

重慶慶風光

DAYN OVER
CHUNGKING

著 學女
鮮無
妹妹 子公女堂語林

在下部記

重慶風光

著者 如無妹 魏龍妹 林語堂女子公堂

林平譯

林語堂氏於一九四〇年夏偕其妻由美國
歸，轉往內地各處觀察，搜集寫作資料，費時
四月有餘。定於冬季寫上新書，為國工勞。
本書係林氏在美國出版界之請，將其全家遊歷
內地所得，由其女公子寫成，並經林氏詳加校
閱。全書文字淺顯雅潔，有節有故事，有
風土人情。天文地理，油鹽醬醋，無所不談。
尤以描寫「地下黨」生活，最為緊要動人。讀
完本書，無異遊歷內地一次。

重慶風光

(原版序)

出版者前言

我們要求林語堂的女公子們寫下他們去重慶巡禮的記事。在她們兩年前所寫的「吾家」一書的最後數頁，她們說出她們對戰爭的意見了。並且熱誠的希望能回到祖國懷抱中來，她們果真回來了，越過日本的封鎖綫，深入大後方，並且在那兒共住了三個月，在這期間，遭遇了四十次轟炸，最厲害的一次是她們動身的前兩天。只因爲她們的父親要回到美國去爲祖國呼號和寫作，她們才戀戀不捨的告別了。

如斯現年十七歲，無雙十四，妹妹十歲。

一 決定回國

如新作

三年來同們胞在受痛苦，在打仗，同時我們在國外却奢侈的享受着，和四處旅行着。我不能再忍受了，不管如何我都要回國。成者還還是爲了私事吧，但無論如何我們必須回去了。

從新聞紙和雜誌上得到一點點關於重慶的消息，不過使我渴望着更多得一點吧了。我怎能得到啊？今天才十行明天不過廿行的。未免太不滿足我的胃口。當我得到一些種類照片的時候，牠們成爲至寶。——但這能有多久？一個人數完照片中草葉之後，就沒有事做了。

「你不快活嗎，在這兒度過了中日戰爭的時期？」當然不會答：「是」，但是唐突的「不」也未便說出口。他們要求一種解答。我怎能解釋呢！我不能說出爲什麼「不」，即使我說了，沒有人會了解我。我只好嚶嚶一聲就嫺雅地走開了。

我所憧憬着的新中國對我還是一樁神秘，當我讀書疲倦的時候，我喜歡沈思牠，當我煩惱的時候，我便專心於牠，這對我是一種有效的藥劑，一切憂愁都融解了，我被安慰了。但是這對我還不够哩！

我聽到關於新中國的討論，贊助的也有，反對的也有。既然除傳說和新聞報導外我再不曉得何事了，我便忠實於前者。我討厭人們對贊助方面懷疑，猜忌和開玩笑。他們老是最喜歡去找一點瑕疵和一點不相干的的小節來利用爲他們的愾意做最大的辯解。我聽見這種人在爭辯這次偉大抗戰中約一個小點時，便覺得他們是錯了。

人類的自尊心使人們不致伸手討乞，我不能向有身份的人們這等說：「救救中國？我們的人民在受

罪！他們的衣服，食物，和藥品！救救這些英勇保衛國土的人們吧，我們的人民是應當救援的呀！——你想，對有身份的人說這種話顯得多麼可笑，甚至孩氣！你必須像這樣說：「中國這個國家正在保衛自己，抵抗法西斯日本強盜的侵略，自然他們正爲食物短少和醫藥設備不足而苦惱。所以我敢說，一個享受和平的國家應該儘可能的多給中國以援助！」這樣當然，我便會忘記上面那個句子，有身份的人們也會同樣。這才是吹進他們耳朵的受聽的熟悉的和柔的聲音。他們也許只聽到最後幾個可憐的字。經過幾點鐘的考慮後他們也許決定送十塊錢給中國。啊，上帝，天哪！雖然我需要這十塊錢爲了我的祖國，但這一定得這樣苦心孤詣和雄辯滔滔才能得到嗎？我得道歉，真實的感情用平淡的言語說出對他們是不了解的。他們所了解的言語只是說出言語的輪廓，並且要快。我很清楚爲什麼人們不急援助；個人的自私阻礙了牠。訴諸這套堂皇的語言寫出來的東西顯得多們可憐啊！——像是一片帶着各種香料和薄荷的肉，一個人吃下去還會想到是一片肉，那就是運氣了。但是肉味在那裏呢？

這種體面或可以說是平穩或正常吧。這便成了日常生活。但對於許多理想和可愛的夢是一種多們的阻礙！我會和一個人辯論過這事，她說了些關於個人主義的事情。這是因爲人們一向慣於生活在自私和懶惰裏。只有在我們國家的制度幾才能輕易的忘記生活上必有的痛苦。有一次我幾乎和她同意了，但我現在却不能夠。我相信現在誰要是拋棄他的自私和努力克服一切當前的困難和痛苦，是一定能做得到的。這年頭人們誰也不願輕易地忘却痛苦的教訓。我看見那種平穩或正常的生活裏男人們和女人們怎樣頑弄慈善和援助窮人了。這是他們玩的新花樣，不過增進社交的無聊和猜忌的另一途徑吧了。被迫在慈善跳舞會上跳舞是多麼可憐啊！許多人以爲是一種新鮮的消遣，假借甜蜜的慈善的名義賣掉一批舊衣

體是多麼便利的事！

够了，我在探尋着真正的慈善和人道，我曉得在重慶會找到的。

回國去——什麼地方再有比這旅行更吸引人的啊？自從僑居外國多時有了新的見解以來，祖國的觀念變得模糊了。但是決不要使祖國的觀念從我們的腦中暗談下去，我們不能允許這樣，所以我們回國了。我們並不是回到古老而舒適的家，而是回到戰爭中的家。我們要去到中國的中心，那兒我們家庭中誰也沒有去過。我們只認識抗戰前四川，不過是有許多美麗的峽谷，內戰吸鴉片者的省份罷了，這像是一個外國人的感想，當然大大不合時宜。等待我們的將是全然不同的新經歷，但也算是回家，因為四川就是中國一部份。只要是中國的土地都可以做家，即使在西藏的山谷裏。

於是我時常想念重慶，苦思描繪牠的輪廓而不可得。包裹分別的包起來了，好像我們一去不再來似的。我們高傲的揚着頭告別親友，站着像是一羣強壯勇敢的兵士。到重慶去呀！

我不想帶着半諷諷的微笑或頗為冷談的聲調來述說我的故事，雖然這似乎是使人諦聽和相信的方法。我不願意以漠然來代替誠懇，或是裝成一個能控制感情的，永不會為任何事情快樂或憂愁的老人。

二 日本

妹妹作

「鬼子」和「日本」這兩個字是世界上最壞的字了，但你不能怪他們，因為他們人民像這樣，所以才有了這名稱。我希望我能够去炸死日本皇帝，再使火山爆發，活埋皇帝和日本，那將會是我最快樂的一天了。那末誰也不會再想到這些矮子要來征服全世界了。與其做鬼子的一個奴才，我還不如死掉。做不

龍強迫我去愛一個「櫻花的國家」。呸！這種名字，他們不過是拿好學樣的人，好學樣的人吧了。我最愛鬼子中的人，就是日本的漢奸。戰爭過去後，我要去生一把大火，把所有日本東西都燒光，那時當然只會留下幾個日本女人和小孩子，我們不要再吵擾他們，讓他們獨自葬埋日本好了，我要到人們家裏去，叫他們把國旗掛出窗外去，叫警報器老在響着和敲着警鑼！——誰還理牠？啊！那時候誰也不管我去做什麼事。我要穿着紅衣服去和農人們跳舞。

三 香港

如斯作

這就是香港嗎？當我到達九龍灣時，我帶着這樣成見，而當我住了兩星期離開這兒時我還是帶着同樣的成見。是的，牠正和我所想像的一樣。

碇泊的時候正是清早。在晨光中香港顯得純潔而無垢。國人生活的第一瞥就是看見許多廣東女人和小孩划着舢板向着大輪船駛來。女人們穿着骯髒，舢板是綠黑色，形成水面上一片片的黑影。孩子們攪入水裏去攫取辨士，正如夏威夷所見的一樣，女人們握着用竹片做成的網來取錢。小男孩們和小姑娘們也都站立在舢板上，側目斜視着靠在他們旁邊的又高又大的輪船。海中風浪很大，舢板波動着，不過男孩們並不在乎這些。每個船上的人都倚着欄杆望着他們，有些中國人却寧願在中板上散步。

一種異樣的感覺纏住了我。祖國，戰時的祖國！我記起以前讀過的關於那些舢板被炸和沉沒的新聞。這只是一瞬間的思想，馬上我便為快要和親友們再見面的想頭所完全興奮了。

碼頭上站滿了中國人，擺渡上站滿了中國人，在牠們後面的香港也是住滿了中國人，我的同胞們！

滿洋，跑路，購置，等候，全是中國人。中國人的臉，中國人的身材，中國人的眼，和中國人的頭髮！我可以看呀，看呀，向任何地方看；日夜都是中國人。我可以看呀，看呀，足可以補償幾年來我所看的外國人的數目了。我安一直有到不再覺得中國人的面孔有任何特異之點，一直看到我不再想看，那時我才滿足了。那時我才會成爲一個真正的中國人，因爲我已熟悉中國人的面孔了。至少，這兒有中國人！雖然說不是中國的本土。

在香港的兩個星期欣賞着衣服，店舖，和食物，我們醫好了我們的思鄉病，並且完全忘懷了。真有意思，我們會見了所有的親戚，和我們的表兄弟們一直談到夜深，他們當真一點也沒有改變呢。我們一天談到晚；我不這樣別人也會走這樣，做夢也有談話的聲音。還有那些箱子，無論來去我們都帶着，我們的膝蓋碰着箱子，我們的東西丟進箱子，我的確也想把自己鎖進一個箱子，和以便離開所有討厭的箱子。既然在香港每事都顯得重要，我們出去的時候也就好像有什麼重要使命似的，並且，我們急促的做着每一件事情，好像每一件事情都會滑走，消逝，和一去不回。在香港我們拚命東瞧西望，一直到我們把這些東西曬膩了的時候。

我們要坐飛機走，應該在我們的行李限制內儘量多帶衣服。一般說來，這限制是太嚴了，所以我們每人只能帶一雙拖鞋，一些睡袍，和兩件襯衣。有的人想三件外衣可以放進去，然而還有十足的空隙來放別的東西。母親的權衡輕重是非常見效的，誰也不抱怨了。我們放進一大堆又加上一點，結果當然是個過重的行李，但是曉得了過重以後，我們拋出了一些，又塞進去一些，最後弄得我們也不曉得到底過重不過重，什麼東西在裏面，什麼東西不在裏面了。我們希望這件大行李能在三個月後經過越南到重慶

去，但是因爲越南事件的爆發使牠決不會送到中國了；當然這是以後發生的事。

我們在香港的生活有一點像我們的包裹，所以兩個禮拜後我們已收集了香港的一切精神。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大道理了。

香港和別處是一樣的熱鬧。街上出現着摩登少女，穿着無袖的衣服露出肩頭，旁着沮喪的流亡者散步。有些人在露天茶館飲着檸檬水，吃着巧格力餅，和傾聽着男高音歌唱，不遠的地方却有着無遮無蓋的人們在街上過着日子。整個的城市有着光明和黑暗的重重性，而黑暗面要佔大半面積。街上人山人海，看見犄角一個帶着乾枯而突出的眼睛的小孩靠着他的母親，悲傷的坐着的印象，是會叫人不舒服的。中國人需要慈善是在香港不是在內地，在這地方窮人和無家者都感到確實喪失一切了。

甚至在上流社會和許多離羣索居的團體也是混亂的。東西不同癖好的會合，東西奇異事物的混合，東西奢侈品的交流，使一切陷入一種各種各色所混成的香料一樣的令人作嘔。

香港有四種不同類型的人。第一種是生于香港，長於香港，和同化於香港。他們就是埋頭於商業上得失的人，不管打仗不打仗，假使環境不同，假使一個人生在江蘇，而他的舖子被日本人燒了，他也會去恨日本人，而爲着自己的利益被變成一個愛國者。但現在當他皮膚還沒有受傷的時候，他還是幹他的買賣。第二種類型是那些因爲有特殊的責任和工作才留在香港的人。第三種，是當廣東被威脅的時候，只是偶然不往北而往南的逃來的流亡者。第四種是了解這戰爭，而好像戰事並未爆發似的生活着的人。內地人談起在香港來就是這樣的意思，並且帶着不同情的態度。

我不願在香港多逗留一天，我願意住在別的國家，或我自己的國家裏，甚至一天到晚在空裏，也比

這裏好些，這裏實在是艱劣和污穢不堪。

四 香港

無雙著

香港也是這樣的一個城市，你在什麼地方和誰吃飯是要由別人來決定的。從廈門和上海有許多親戚跑來看我們。當我們的船一傍九龍，我有到伯伯們，舅父們，姑母們，姨母們，姑表兄弟們，姨表兄弟們，和一個姨姪來迎接時我幾乎快樂死了。我們好久沒有看見他們，許多人面貌和態度都有改變了。我和姊妹互碰肘。

香港是古怪的，因為這城有世界各國的人跑來跑去，而這裏許多中國人都有着外國人的態度和神氣。

在我們準備去早已嚮往的內地以前我們開始到店舖裏去。人們告訴我們重慶沒有多少東西好買，於是我們開始打開我們的箱子，放進大批洗頭水，肥皂，餅乾，糖菜，鹹菜，牙膏，牙刷，香烟，和一大堆這一類的物品。箱子被送到海防去搭滇越鐵路，但結果再不會到我們手裏了。行李被翻來覆去好多次，幸好而我們有許多表兄弟來幫忙我們搬。

啊。香港，香港，我們準備到重慶去，可是我們還要在這兒等！我還不得知道什麼叫做空襲，但是我曉得我必須並且也高興到重慶去。

五 飛渝

無雙作

夜裏九點鐘訪問者一盞而來道別，如在每一次離別時那樣。父親和母親只好向着親友們做着無意思的微笑。他們在珍惜着最後一分鐘的會談。「分離」這個字在空中飄蕩着，隱含在每句話裏面，這就是所謂離別了。

我急於想離開這無聊的城到重慶去。我們都很疲倦，開始打瞌睡了。我和母親睡在一起。我醒來看見月亮光照進屋子裏。到重慶——我們的戰時首都去，多麼興奮啊！我一點也不喜歡空襲，但也並不害怕。

深夜裏，時鐘响了。生命顯得兩樣了。爲什麼人們爭奪土地而打仗啊。爲什麼人們戰鬥着，生活着，猜忌着，只知生不知死，好像他們是長生不死，所以老是打仗呀打仗，忘記去享受了，人們多麼奇怪，當他們老了，死了的時候，才曉得怎樣去學習充份享受生活。人死了以後一定會有什麼，不然人們也不會熱心探討了。而當他們曉得時，他們死了，一切都歸無用。爲什麼人們失去了他們的頭腦，從不曉得真實的過活，爲什麼人們爲着錢抱怨生活，而斤斤計較於一個辨士的出入。

時鐘响了一下，我們豫備兩點半起身三點鐘到機場。但是誰也不會去設想飛機或會出事的時間，因爲飛越日本佔領地域的危險是很大的。

明月比我所想的還要光亮；這同一照耀着的月亮也給人們以一種冷淡，憂愁的感情。這麼長的幾點鐘像是幾年似的，等候，等候；專心等到兩點半。

終於時鐘响了，我們起來，打着呵欠與伸着懶腰，似乎忘記我們爲什麼起來的了。

我們動身穿過我們所討厭的寂靜的香港街市。店舖都關着門窗上上着木板。

我們到了機場。我還是頭一次離一架飛機這麼近，我覺得好像鄉下人了。我們衣裳裏放着口香糖，人們說飛機飛的很高的時候，會用到牠。當我們跑進跑出的時候，當我們從咖啡店走到李過磅和檢查的稅局的時候，口香糖一點一點的跌掉了。機場非常廣大，月光照上去好像鋪了一層雪。我的胃作起聲來和打嗝了，最後痛起來，我曉得我實在是太興奮了。

人們說現在月亮太亮，還不能飛，要我們等一等，等月亮下去一點再說。

風吹得每一個人都有寒意，並且感覺新鮮，但不曉得風自己怎樣感覺？

我們直到四點半鐘，月亮被雲遮住一點的時候才起飛。留在最後的親戚向我們舞動着手。但是我們搖手的次數太多了，我們的手臂都搖得酸了。

當我們的飛機起飛的時候，我實在有點頭昏，但我的腦中只曉得一件事。我打着盹，曉得我正在往重慶的途中。

六 雨中散步

如斯著

早晨兩點鐘我們從小睡中驚醒。起初我只想再睡着，接着我記起今天我們要離開香港，飛過佔領區域往重慶去。明天我就可以看到，觸到，和嗅到重慶了。

旅舍和城市一樣的靜。我們輕輕的走下樓梯，但是仍然發出聲音！因爲我們要飛往重慶啊！天空變

响，而大地寂靜。在沉寂和黑暗中，我幾乎不敢呼吸了。但是我的生命充滿了明日。我扶着各種東西跑來跑去。我的胃裏好像蛙在跳躍，我怎能安靜的坐着呢？我們和我們的舅舅和表兄弟們走進兩輛車子裏去。車子駛過九龍的街道。城市鬆弛了白天的緊張，而生存在各種怪異的夢裏了。

機場很有意思，許多飛機暫時停放在機場上。角燈的光照耀着他們。有些機器在開動，許多人工作着。整個地方是活潑的，有生氣的，甚至顯得有危險性的。

我們到達時已經兩點半鐘了，月亮還是像燈籠似的掛在天空。我們還要等候，於是到咖啡店裏坐着，把衣領聳起，吸着滾熱的咖啡。咖啡一會喝完了，我們不再要第二杯。我們到處去看飛機起飛。飛機是多麼奇怪的東西啊，我老不相信會飛到空中去。

什麼時候我們才能走？馬上嗎？在向舅舅和表兄弟們道別以前我們等了好久，我看見他們中有幾個人嫉妬着我們，我怎能怪他們呢？我慶幸自己有幸重慶去的好運氣。P、T、君也和我們一起去，他也和我們一樣興奮。甚至母親也是。月亮在四點鐘時漸漸下山了。我們得意的走上飛機，驕傲的向着親戚們揮手。我望着天空，一會我就要在那裏了。門砰聲關閉，機器發動了。旋轉一圈後我們與已經來到天空。香港愈來愈小，從空中看來顯得很美。我們愈升愈高，一會就撥進雲裏，我們還是望高處升，現在我們正在飛，明天就會到達重慶。

我深深的埋坐在圈椅中，想得太興奮，新環境的感覺太新奇了。起初我覺得很危險，後來我也處之然。我不再理會到危險，而牠也從我的腦中消逝了。

飛機在雲層中滑着，我覺得假使我走出去一定可以在上面行走，不會跌下。在這純潔無塵的空氣

中必會生出這樣的怪想來。我覺得飄飄欲仙了，但其實不然。飛機中的每件東西都是真實的，明天是真實的。比起別的日子來這是一個奇怪的、不平常的旅行。我不願意走出去。在飛機中舒服得多哩。

我曉得我們自己脫離危險了。曙光已透露出雲層。什麼地方光彩較大？雲層突然變換着絢爛的光彩。白色的光透過雲層射到地面上去。天空愈來愈亮了。雲層反映着閃耀的白光，太陽的光很強。太陽像是上帝太明亮了，逼視強會傷害眼睛，因為人們不能忍受這樣的光亮。但是他的綫條的閃耀我們却可以看得見，飛機銀色的翼也在閃耀着。天空不能再比這更麗了。多麼光輝的一天的開始呀，對我是多麼好看一天呀！

但是看到日出以後我睡着了，雖然我約束自己要不睡。

當我醒來往下看的時候，已經是四川境界了。實際是多山的，但斜鋪在山上的稻田四處可見。有一次我們看到幾個農人在耕田，我覺得快樂極了。這就是我們正在保衛的國家呀。我們怎能忍心失掉牠？在白雲之下一個國家正在復興自己。每個人心裏懷着無限的希望，因為每個人心裏都相信國家的力量，舊的生活，舊習慣腐朽和滅亡下去，新生活有力的昌盛起來了，我們懷着跳躍的熱心，期待着新生，舊社會已凋零衰敗，只不過預示着新生命的來到吧了。有着前途的國家是一個充滿了希望的國家。這國家不僅是保衛自己，和遭受苦難而已，同時還建設，還創造。這是我們在空中所想的，我們要到地面上去。幾點鐘以內我就要降落地面，我高興在地上生活。不久我就要混合在我的同胞們裏面，我會變得去我現在看見他們時那樣小。我便被草地，綠山，和許多中國人新包圍，多們高興的事，我也可拿來和在上所見的比較一下了。我裏抱器着我們來得太晚

八點鐘時飛機內的信號顯示了，我們束緊了我們的皮帶，因為已開始降落了！在說話以前，我已失去了思想的定向，我知道在我身內的三小骨已不能正常工作了。在一種旋轉中，好像出了事一樣，我發覺飛機已着重慶的機場！機場位于河之中部，抬起頭來我看到重慶市了。

「我們到拉！」我們一齊喊。好哇！我們下了飛機，第一次放我的腳踏在重慶的土地上，董先生和FM來迎接我們。我們急忙到檢查行李房去，急于想快點辦好手續。導引我們到重慶去的是很多層石階，頂上排比着許多重慶的房子和重慶的居民。挑水佬匆忙的挑着水走上險峻的石級，轎夫們幾乎成垂直綫的把乘客抬上去。一路有重慶的柱燈和人行道。南岸是一副中國的風景畫，但除了美國標準油庫以外。阿！這就是我們在國外時常聽到的油庫嗎？

檢查過後，董先生問我們坐不坐轎子。「不，我們要跑路！」石階很寬，約有三百級以上。我們吃力的爬上去，但這算什麼。這還只是開頭呢。上了二百級以後我們停了一下，PT君發覺他的熱水瓶和懷錶互撞，懷錶損壞了。我們忍不住笑起來。兩個熱水瓶好久以來成爲一種累贅，我們還不大曉得以後會那麼有用。

一會我們走完了石階，進入一部汽車裏。董先生說我們運氣很好，半點鐘以前剛剛解除警報。我們感到很微倖，如果警報剛發生在我們的到達時我們的遭遇會完全不同了。

防空洞！山坡上有好幾處入口，還可以看到裏面有幾處分枝。數目相當多，但覺得黑暗和可怖。重慶！我們終於來了。這街市，這房屋，我雖還不曉得他們有什麼可愛之處，却已準備愛他們，第一瞥我已有好印象了。隨後我們到旅館去選好房間。我們居然在重慶記居了。居子剛剛油漆過，還有一股油

味。啊，甚至這氣味都奇怪呢。

重慶下一天雨來歡迎我們，這是最大恩賜。那天中午父親和母親被招待到委員長和蔣夫人的鄉間私邸去飲茶。P.T和我們另一個表兄出去了，這人今天早晨我們才知道。P.T在尋找職業H.G帶他去了。只有G先生和我們留在一起，他已爲我們在北碚找好一所房子，離首都都有五十英里。我們急于觀光北碚，但更急于觀光重慶。於是我們決定穿着雨衣出去。G先生向父親借了一件雨衣，和一雙膠鞋。於是我們冒着大雨出去。雨下愈大愈好。

這天中午老天特別開恩。除了爲我們下雨還借給我們一隻眼使我們能看到肉眼以外的東西。道路是泥濘的，雨天中國的道路到處是一樣。我們從孔天子的時候就有泥濘的街道了，下雨天道路泥濘，充滿了泥漿和污水是一件多們自然的事呢？我的皮鞋不再觸着洋灰路，這是一個新奇的花頭。

旅館離城還有一點路，開始倒像是一個鄉村旅行。除了雨聲以外，四週很靜我們漸走漸近重慶的市中心區。重慶的古老的式樣是美麗的，因爲任何一排房屋都美麗，因爲河流和山崗所圍抱的城市就有着美麗的條件。因爲任何雨天景色更顯得更美麗的，我深深慶幸我是在重慶。

我們路過一處軍官學校，裏面發出用健康和強壯的桑音所唱出的戰歌，這立刻給予週遭一種戰時的氣氛，尤其在這樣的一個雨中，一切都朦朧在霧裏，這聲音更抑揚有致了。我忘却了我的思想了，他顯得瑣碎和無關重要。我急于觀察久已在腦中情記的一切事物，而現在是呈現在眼前。我急于想忘却自己，融化進更偉大的真實裏面去。我願意把我自己的身體和手，放進羣衆中去，不再認出牠們，如同我不能從一羣蟻中辨認出一個特殊的蟻那樣。但我却不能不以第三者的眼睛觀察一切。

一路上我們遇到許多穿制服的人，他們立即給予首都一種戰時空氣。當我們走到街上時人越，來越多，好像每個人都跑了出來，或者坐在街上有得見的窗口旁。店裏貨色不多，但人山人海。母親在爐下燒煮食物，媳婦在盆裏洗着衣服，父親作着買賣，孩子們在旁邊遊戲。倒處店舖我看見家庭在工作 and 談笑。這裏有鐵匠，鞋匠，麵包師，賣肉商，但他們的生活都差不多。像一切中國有名的都市一樣，牠也是一座人口擁擠的都市。每個人都很忙。在街上我們在人叢中穿來穿去。驕犬們在街市像是土等人似的談話和動作，一切的勞動者都是如此的。有些兵士沈沈的走着路。穿着襯衫長袴的學生們在書店中翻着書，戰時的工人們在街上大聲笑着，不可避見的像其他城市一樣，有着許多閒湯漢，每個人都跑出來，甚至在雨天——或者也就是因為下雨嗎？

我慌張了，忙在人叢中找尋去路。每個人都注視着路，我從赤足，布鞋，小偷中辨認出我自己的一雙皮鞋。皮鞋也濕透了。在重慶穿皮鞋只是富人的權益。牠們要賣到六十到七十塊錢一雙。那末我也是屬於「皮鞋階級」嗎！但是有總比沒有好呀。G先生的布鞋本可以絞乾，但他以爲不然，跑去隨便買了一雙只能走短路的皮鞋。

我們看到一處防空洞，黑暗，潮濕和漏水。我們在外面只能看到裏面的一部份，因為洞是彎曲的，進路也彎曲，看到牠們是一件不愉快的事，但是奇怪的是到處皆有，許多條街上我們看見人們用鑿子鑿着石頭，在雨中發出一種清晰不斷的响聲。我聽說石塊先用炸藥炸開，再用人工去鑿。「勞工神聖」在重慶是直顯得如此的。驕夫每月有一百元至二百元收入，別的勞動者也比教師待遇高，中國人的勞動力被便宜地和大量地榨取得這樣久了，現在在戰時却已得到國家的尊敬。他們一向受人卑視。但現在他們才

真正的是新國家的建設者和衛國的干城，他們建築了滇緬公路，新的鐵路，他們挖掘防空洞和整理廢墟，所有的機器和必需品的運輸都由他們的肩頭扛住。勞勩比戰前昂貴多了，我想走應該的。因為他們不過是得到他們早就應得的報酬吧了。

第一次一步我立即知道，兩句最通行的口號：「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倒處都見得有。我以為這是很好的標語，戰爭在正直的人們看來就是如此簡單的。人們能簡單的做到這一點就很好了。如果沒有錢我們就出力，如果沒有力，那末我們就應當出錢；我以為這是致勝的最好方法。

我們繼續前進，來到一處廢墟，這裏去年五月有五百人被炸死過。C先生說，他們被火迫退到德國公使館的一面石牆前，石牆很高，難以爬越，只有被燒死的一條路了，並且指給我們看那地點。我們靜靜的站在廢墟前，誰也靜默下來了。五百人被吞在這地方嗎？這裏現在是一塊空地了，甚至沒有生草，好像紀念於這五百死難者似的。雜在現存的店舖和活着的人們中的那塊地顯得荒涼，空虛和令人恐怖。這兒被命令空起來，目的做爲紀念五百死者的無字的碑碣。現在又是五月，讓這事永遠，永遠不要再發生吧！想起來太可怕了。這不是我們第一次和戰爭接觸嗎？假使這五百人死于水災或別的人類不能防禦的災禍倒也罷了。但却不是這樣；這些死者是被人們殺死的，這與死者同樣的人，這與死者幾乎同樣大的同樣高的，多方面相同的人。不過僅有些微的差異罷了，爲什麼這差異得一個人殺死還許多人和毀壞他們的財產？還有那麼聰明的人發明炸彈幫助這些屠殺。還是反常的。否則也許所有住在這些店舖和房屋的人們可以從這次屠殺免難，也許他們的房子可以保持着自然的道義和不遭過這等命運；但這不過是

轟炸季的開始吧了。我向何處能取得保證？把戲依舊玩着，這殘酷的把戲！

「回去吧！」雨停了一會，我們回家了。赤足者們依然游着泥漿前進，好像對着這塊空瑣挑戰似的。我也濺着泥漿前進，雖然穿着皮鞋人不應該如此。

在歸途上，我看到同樣的店舖和同的樣孩子們，因為我已看過了他們，在便注意別的事物了，一些不可捉摸事物抓住了我。我感到牠的力量和種的工作。這事物也可以從每個行人的臉上看到的，雖然他們毫不覺得。而這就是生活，在這個頗有意味的字裏。生活充滿了障礙和苦難，新的生活呈獻在我面前了。這就是我要在重慶所採訪的，否則我將感到失望了。在這種新社會黎明前好的充滿了希望的生活四處存在着。我受歡迎了，我覺得他們讓我共同生活。這真是的。這將是我的家，因為這是我的國家，而我和這裏任何居民都一樣是屬於她。人民和街市都是我們的，每個人的。我實在是屬於這裏，所以返來了。我將過着一種新生活偉大的生活中的一部份。我是衷心的和熱誠的來接受那種生活，因為我已經是他們中的一員，重慶居民中的一員，爭取民族解放的一員了。我實在是屬於這兒！

我注視着泥濘，我的鞋深深陷入了。我踢踢汰汰的走着。我踩着別人的足跡，別人又會踩着我的足跡走，結果誰的足跡也認不出，變成一片互相踐踏的模糊足印了。

天已晚了，G先生給我們買了一本預備學習的抗戰歌集。當我們走過軍事學校時晚飯號已在吹了。還是在重慶黃昏的空氣中一陣清晰的聲音。

我們在門口遇見了P. T. 君，他在刮着鞋泥，我們也學樣。

七 去北碚的汽車旅行

無雙作

我們租到一輛公共汽車，去北碚的那一天正下着毛毛雨。一路上我們可以看到稻田和四川的高山。他們還只剛剛的插了稻秧，一片碧青色使風景更顯得入畫了。

我們的車子顛簸着前進，但我毫不在乎，因為這是在中國，我自己的。我不在乎汽油的怪味，因為是在中國。我不在乎硬的木製坐板，因為是在中國。不管什麼東西，我總覺得是我自己的。沒有出國的人們是不曉得祖國的可愛呵。

我們去的城是很著名的。等在我們前面的是什麼樣的生活，我們還不能曉得。但一定是使人興奮和覺得偉大的，因為中國正在抗戰，與我幾年前所聽到的中國是這樣的大不同了。

當我們到達北碚城時，我們被引到新居去。是一所雜着，但還算是城中最新式的房子。磚頭全是灰色的，整個看來是黑色，而我們黑色屋頂上面的瓦片，堆在屋頂上面，像是一個人戴着頂不合適的帽子。

許多鄉下孩子圍觀新來的人，如中國的一般情形一樣，注視着，竊探着，笑着。他們幫助我們拿手提箱進房子裏去，非常高興每人得到半塊錢的酬力。

這時我們都進去了，因為天氣潮溼，我們的套鞋上染着泥，我們的手上黏着土。但是這算甚麼？這是中國的泥土呀！一個人重踏着他自己國家的土地，感覺他的存在，是多麼好的事。

八 北碚第一天

如斯作

在北碚我們的房子是不十分可愛的，雖然北碚是一個可愛的小地方。我希望還能住在北碚；這是整個戰時生活的一個縮影。

當我們從泥濘的小路上下車，第一次跨進我們的家的時候，我們聽到一陣像是機關槍的開聲。機關槍在北碚幹什麼呀？當走進空洞幽有回聲的屋子，便有達——達——達——達的連續音響。這裏我們要一直住到中國勝利以後，那時我們便會旅行揚子江順流而下了。爲了等待這時候來到，我們要住在這裏，幫助國家和工作，和聽着達——達——達——達的音響——直到中國勝利。既然是在打仗，而我們又願意忍受一切就讓牠一天到晚的達——達——達——達吧。

我們不喜歡這房子，但還是住下了。我們拖進行李和整理牀鋪。我們一面將行李打開，一面將牀鋪刷乾淨，接着一切都弄得十分舒齊了。我們做完工作已經五點鐘，需要着休息了。但是還有一張泥污的地毯和椅子還沒有排落直；手提箱四處都是；我們需要水，洋燭，水缸，火爐和許多別的東西才能過日子。啊！工作的開始！每一個人都高興透了。我們向窗外看了好幾回。我們還不清楚那些街，那些房子，甚至那方向，北碚是怎麼樣的？多遠？多大？我們只能看見一座有着房子的綠色土丘在我們面前，和一條道路。機關槍聲已停止了。晚號响了。我們在什麼地方？「掛起帳子來吧」。我站在不十分窄的檯上做完了。天已黑到使我只能看到小小青色的土丘和幾畝莊稼。還是先把屋內收拾好，再去注意外邊吧，於是我們擦着褲子，釘上釘子，掛起繩子，好像我們很久以來便熟悉這屋子似的。讓外界和北碚在

我們腦裏休息一會吧。

正在紛亂的當兒，教育部的王先生來了。我們很高興他來，同時想起了他在雜誌上發表的幽默文章。他的爲人和他的著作一樣。他微笑的時候眼睛眯成一縫，大笑的聲音非常深沉熱烈和朗爽，他恭而敬之，並且客氣非凡的歡迎我們到北碚來。使我們覺得一定會愛北碚，機關槍都毫無關係。我們既無柴也無食物，也沒有一定要在這裏吃飯的意思，也就不推却他邀請晚餐的盛意了。我們草草的第一次在裏裏盥洗了一下，抱怨着肥皂和手巾，從我們自己的水瓶裏舀着用水。水清潔和寒冷，我們扭乾了手巾掛起來。還真有趣，以後還要有味呢！我們拿了手電筒，鎖了門，動身到城裏去了。

十分鐘舒服的散步後，我們在城外的王先生家門口和他會面了。路上漸漸熱鬧起來，我們跨入市區，後者一共有三條主要的街道。天色已很晚了，但人們還沒有燃起植物油燈。我們對這城粗粗的逛了一下，當我們數了共有五家書店的時候，很覺高興或者是由于對河復旦大學的緣故吧。後來我們折回到酒館裏去，那兒已有很多顧客了。我們走上動搖而窄小的樓梯，占了一個雅座。這裏有C先生和C太太，希望得一個小孩的王太太，還有從教育部來的蕭先生和許先生。許個子大而嚴肅。蕭則矮而愉快。我們圍桌而坐。現在談話和吃飯都嫌太黑暗了。我們聽說還要等一會才會來，於是坐着等。突然間大家一齊「了一聲和拍着手，信不信由你電果然惠臨了！我們屋裏顯得非常光亮，因爲方才是太黑暗了。北碚是天真的，單純的，非常有趣。

晚餐是豐盛的，在北碚和達達達達機關槍手看來是太豐盛了。這是我們在北碚最好的晚餐，食間我們這批從外國回來的人忍不住發出一大串關於客製的問題。一般的意見是：一個人必須事先豫防；我

們私下却以為在北碚是無蟲炸的危險，我們盡可不必慮慮過慮。歸途甚美妙的，沒有街燈，僅有我們的電筒射出的光團導引我們回家。天空涼爽而黑暗，我們到家後燃着了洋燭。我們的房子離城太遠了，不能改裝電燈，但是聽說有九月裏可能裝成的好消息。我們上牀很早，非常興奮，我們的鄰居，楊太太，答應我們一有警報就來叫。我把我的衣服，短襪，鞋子，一支洋燭和一盒火柴放在牀邊一張椅子上，我的電筒放在枕頭下。我鑽入被窩躺下了。今晚有空襲嗎？不一定，他們說。我必須要把北碚的地勢弄清楚，現在我却要睡了。在睡夢中，我準備隨時可以醒來，母親和衣而睡，僅僅脫去了她的鞋，那晚沒有發生什麼事，僅僅給我們準備好下一個新奇的日子吧了。

九城

無雙作

差不多收拾停當和擺設停當以後，我們往四境去散步。簡單得很。也是像別處所有的店舖一樣，僅僅幾家酒店，幾家書舖而已。主要的街只有一條，在這雨天充滿了來來往往的人，因為可以不怕空襲。路旁有許多買橘子的小販，以後我才知道，如果我們每天要吃橘子，必須像別人一樣的和那羣小販講價。小販們談笑着，同他們的貨物坐在人行道上，阻擋着行人去路。

這兒每人都很和氣，生活在這裏一定會有興趣的。情形和中國其他各地一樣，這正是我所關心的。孩子們追隨在我們身後，他們曉得我們剛從外國回來。有幾個孩子還特別跑到前面頻頻回首看母親的那幅模樣精美的跟蹤。以致幾天以後母親想換一換牠們了。一切都 very 平常，只有貼在街角的幾張標語

引起了我們的注意。

「蔣委員長萬歲！」

「好男去當兵！」

「有力出力，有錢出錢！」

這正是中國。女人們在街上喂着孩子，隨意的張家長李家短的談着。老人們盤日坐在家門口，嘴裏

會癩已經熄滅了的長烟管。我在此地才曉得中國人發明了襯衫穿在褲子外的新方法；奇怪的是每人都有

一件襯衫。有些人穿着中國式的褲子和外國風的襯衫。北陪從沒有被炸過，這就是我們選定住在這兒的主要原因，所以這兒看不到像重慶那樣的廢墟

我們沿着嘉陵江走去，對岸就是復旦大學，那裏有牛和羊，可以供給村中的牛乳和羊乳，這真是村

中引以自豪的。街上腳的好，人們豪爽的好。我一看見北陪就高興極了。我重慶會心裏想。果然有一天我回重慶去

我們還沒有嘗到過一次轟炸的滋味。我想這就是能非常坦然的，充份享受北陪生活的一日的緣故了

四川人是這麼良善和簡單，我們的女僕福嫂就是一個典型的四山鄉下人。

她不笨，做事很「好」，非常順使。一天她告訴我戰爭開始以來她的遭遇。

福嫂：「我中國人，日本人，我關人。」

無雙作

重慶風光

重慶風光

重慶風光

重慶風光

重慶風光

重慶風光

「許多人跑來了，有上海人，廣東人，南京人，北平人，漢口人，雲南人，貴州人，香港人。」我以為戰爭增進了她的地理知識不少，這些名字都是她所學來的。

「人的種類很多，」她說：「有中國人，日本人，外國人。」牠告訴我她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鬼子」或一個外國人，我說北碚有一個外國人，她幾乎不相信我。我還說她並且到過我們家裏，不過她沒有看到吧了。

「她們像什麼樣子？」她問我。我告訴她，他們有紅的，黃的，或棕色的頭髮，和灰的，綠的，或藍的眼睛。福嫂覺得奇怪非常。我想我不應該告訴她，我知道她會怎麼想。果然有一天她問母親鬼子是什麼樣子。母親說；他們的面孔和我們一樣，不過非常矮吧了，她甚至覺得可怕起來。她一點也不清楚他們，僅僅只曉得他們和我們是大大不同。她甚至不曉得轟炸有什麼意思，僅僅只知道鬼子是殘酷的人，我們正在向他們打仗。

日本鬼子以為轟炸可使我們屈服，真是可笑極了。福嫂從想不到他們是文明的！到重慶來使福嫂每一件事都感得新奇。抗戰給予像福嫂這樣的人許多智慧，而她也快樂的學習着。

十一 在北碚的生活

妹妹作

我們在北碚的房子不在城裏，是靠鄉間，但只要幾分鐘就可以走到城裏了。我們週圍有三幢房子和我們一樣。每天早晨母親常常起的最早。我們早餐的食品是一鍋粥，豆漿，花生米，和鹹菜。飯後我們

放在沙裏保存下來的。我一看見他們，便喊着母親問我：「要不要橘子。」母親答應的時候，我便向他們說：「噢！我們要買橘子啦。」於是他們笑嘻嘻的來了。每個大橘子值七毛錢到一塊錢一個，小的值四毛錢到五毛錢一個，母親常常買一大堆。

當我們走進屋子時，我忽然瞧見一羣人往鄉間跑。我叫母親來看。我們的房東楊太太向我們喊：「林太太，林太太，一面紅旗了。」我們開始把麵包和橘子放進小袋裏去。無雙跑到廚房去告訴廚子趕快把豌豆湯拿出來。我們匆忙的吞下了湯，拿着傘，帶着我們的小袋子和裝着貴重物品的精緻的手提箱到防空洞去，我們在烈日下往山上辛苦的爬着，爬着，爬着，當我們到達宋先生房子的門口時，緊急警報已响了，我們還得再爬一段山路才能達到他們防空洞。林太太和她的家庭早已在那裏了，防空洞裏比較涼爽。宋家防空洞有兩間房子。不幸我們和林太太同在一間！啊，那種氣味！一進到我便自言自語着：「難道沒有聽到轟响嗎？我曉得她們會早到，但你們不相信我。我不是告訴過你們了嗎。」我們坐在長橙上，電話鈴開始響了，他們彼此喊叫着，弄得我身軀都生病了。廿分鐘後飛機聲模糊的聽到；愈來愈近，好像一面鼓的聲音。我閉着眼睛，張着嘴，矇着耳朵，以便不聽到這可怕的聲浪。在世界上我頂恨這聲浪了。四或五隊飛機沿着同一方面過去，我們設法滑過這四個鐘頭。最後一隊飛過去後我們的背幾乎駝了，跑出來透新鮮空氣。我們攜着小袋子，迫不及待的等候着解除警報。這是空襲中最愉快的一幕了。突然那聲音啊了起來，每個人都含笑的站起。我們趕回家去，慶幸我們的房子沒有被炸。我們的僕人青山從附近的井裏舀了些水來。我們洗了臉和手，渴了一些水，幾小時後我們吃了晚餐，大家到花園裏閒談了一會。我望着天空，曉得明天一定會和今天一樣的晴朗，以後我便去睡了。

十二 第一次轟炸

如斯作

北碚從沒有炸過。

我們來到的第二天早晨，還沒有睜開行裝，還在整理什物的時候，有一隊飛機來了。我們第一次到防空洞去，既然這裏沒有被炸的危險，我們又有許多事要做，不久我們就出來了。楊太太也在家。北碚的人們只有四分之一逃警報，我們覺得他們太神經過敏了。

那是第一次聽到日本轟炸機的機聲，那時我們十分冷淡的聽着。我們毫不害怕，因為不曉得怎樣去害怕。我知道軸正向重慶飛去，去破壞，去屠殺，去自己找死。我們在屋簷下伸直着頸子去瞻飛機。我們趕着出來時，每個人手裏都有事做。他們所擾亂的和他們所看見的就是如此。我們聽到各種關於他們的描寫。有人說他們只有蒼蠅那麼大小，蜜蜂那樣肥胖，通常是九架為一小隊，三小隊編成一箭形前進。有人說是像蚊子的哼聲，又有人說像是雷鳴，有人說是像心跳，或像聽到甲板下部蒸氣室的機器推動的聲音。有些人根本沒有聽見過，因為他用棉花堵住耳朵還不算，再用兩手掩住耳朵。有人說最初像是蜜蜂的嗡嗡，漸漸的像是波濤拍打着海岸，最後則有類怪人的打鼾。你感覺如何呢？人們說：「你會弄習慣的。」飛機幹啦的，我幹我的，各人幹各人的好罷！「不要誇口呀；可怕的很呢！」我自己却絕沒有「一次空襲的經驗；我怎麼說得出呢？」

這時飛機閃着銀色的翼出現了，顯示着死亡的豫兆。「今天是特別美麗的排列呢！」C先生指出。「而且很近！」他加說道。我們奮怒的注視着。天空是多麼的藍啊！我們中只有他能看見，因為他一天

天的看熟了。我不咒飛機，天空會咒咄咄們的。即使我要咒，我咒誰呢？駕駛者嗎？不是，機器師嗎？不是，工廠製造者嗎，不是，誰呢？是日本軍閥不消說罷！這就是所謂東亞「新秩序」程序的一部份。應該多多咒咒他們！！這是東亞的污辱！

飛機愈飛愈近了，這聲音將永留在我記憶裏牢不可拔。當牠們剛飛過屋頂我們低下頭鬆了一口氣的時候，炸彈落了下來，震動了地面。不斷的爆發，不斷的震動，不斷的轟炸。終於飛機聲音漸遠了。我發覺自己傍着父親和無雙匍匐在地上。G先生和C太太同樣的躺在另一個角落裏。母親和妹妹不見了。房子一點也沒有損壞。「媽！妹！」我們在房子裏跑着，遇見她們從廚房走出來。「炸！炸！炸！」我緊咬着牙齒。外面人聲嘈雜，我們趕快跑到山坡上去看。躲在洞裏的幾個人也跑出來看是誰的家被炸。烟從城市中心冒出來。糟了！糟了！糟了！炸彈炸中了我們的神經。第一次被命中了！炸彈離我們只有一百碼遠。我們逃脫了，幾片碎瓦片就是我們房子所受的惟一損傷了。

每個人都沒了，因為這是第一次，第一次是最叫人驚恐的。朋友們彼此問候着，談着他們自己的經驗。我們聽到各種不同的損失的報告，許多人炸死和受傷，誰也沒有想到他們曾炸這城。後來我們又聽說當炸彈中王先生的房屋一部份時，他正跳入一道乾溝中去，王太太已懷了孕，跳都跳不進。王先生傷了肘，他笑着說在漢口和重慶的轟炸從沒有像這一次離的那麼近過。蕭先生頭上圍着一條綑帶走進來，傷是一個受傷的英雄，怎麼回事？當他不得已跳入壕溝時他的頭部碰傷了。我們吃過飯的那家酒店也正炸了，裏面還有一個避難的北平人，昨晚我們還是那家酒店最後走的顧客中的幾人呢。現在是完了。這就是戰時生活！

我們的神志還沒有從這次事變中清醒過來。有幾個人，包括一個大學教授，被炸死在大學庭院中。日本飛機藉口來轟炸的理由之一也許是因爲第十八軍暫停在這兒吧，（所以昨天有機關槍實習）他們正在北碚的運動場上開一個運動會。在前綫已經習慣了爆炸，弟兄們毫不在乎飛機，依舊繼續他們的比賽。這只是假想的理由之一吧了，其實是無根據的，爲什麼離運動場很遠的江蘇醫院和大學也被炸呢？這是有礙的目標嗎？（以後我們要問：爲什麼第十八軍開往前綫很久之後還有第二次第三次轟炸？難道說，這離前綫六百里的地方，還算是有礙的目標，要他們來扔一個炸彈嗎？）

這天我們大家都不高興。我們的神經不寧。我們整理行囊的工作進行很慢，一聽見有什麼新聞或一個拜訪者，我們便跑了出去。我們沒有心做事，除了去聽別人的談論或我們自己談論。整個北碚失靠了。這天夜晚晚飯後，當無雙和妹妹已入睡時，我站在小小的走廊上呆望着前面的景像。天全還沒黑。左面的山坡上四個兵士正在掘地。我可以聽到鐵鏟鋤地的聲音。他們掘着，掘着，在他們旁邊，我看見有一口棺材。四個人低着頭不停的工作。我看得天都漸漸的黑暗了。我下意識的想着。因爲我覺得非這樣不可。四週非常寂靜；人們差不多都正在家裏吃飯，豫備今晚早一點就寢。我們已吃過了。他們掘了半天，才把棺材放下去，慢慢的拂上泥土。誰是應不幸者呢？也許是一個士兵同志嗎？或是一個年青的職員？兵士們沉默的走散了，沒有一塊石碑或一塊木片來做墳墓的標誌，溼鬆的泥土，是新墳惟一的記號了，不幾天的功夫青草就會生出來，覆蓋住吧。

這陣間我想大聲喊叫。這時，中國，我們各國家，我們的人民，和我們的土地，充滿了我的心情。這四個是多麼無情的冷淡，甚至連葬禮都沒有！他難道沒有一個親人？或是他的親人在別的遙遠省份嗎

、誰也不知道這一座墳和這一個士兵，除了這四個人以外，而他們也還是沉默的。

夜漸漸的降落了也許會有夜襲。這時我的愛國情緒高漲，並且更深刻的知道戰爭是怎樣一回事了。我惦念着這四個兵士，相信中國會從這一切憂愁和苦難中新生。我是這樣的堅信，好像上帝曾對我說過似的，也許「他」這樣做了。

「早一點去睡，把東西像昨夜一樣擺在牀邊吧。」我排除思慮的閉上眼睛，走進被搖晃的油燈所映亮的臥室。

十三 第一次轟炸

無雙作

北碚以前還沒有被炸過。我們很佩服鬼子的聰明，想他們決不會浪費他們有限的炸彈來炸一個村落，連炸中的炸彈的一半價值也沒有，而炸中的也不會有未炸中的一半多。但是明顯地日本想法兩樣，所以來炸這小村子。

這是我們在北碚的第三天了，我們這批從外國回來的人，還沒有熟悉邁邁的生活。

「嗚！誰也不會這笨笨來轟炸北碚！」每個人都說，所以我們和大多數人一樣，不去躲防空洞。

我們和朋友们呆在家裏。飛機來了，一種十分深長的怒號聽到了。這是可怕的。怒號愈來愈近，聲音也愈大。轟，轟，一直到轟聲到我們耳朵裏不能再高的時候。

我們跑出去看到牠們了。共有二十七架，一架轟炸機為兩架戰鬥機陪伴着。

「噫！今天的行列特別美觀！」我們的朋友說，一點也不害怕。這才是中國人，當轟炸機隆隆飛過

我們時還有飛機行列美麗的閃光。——

「他媽的！」他咀咒着。——

人們關照母親和父親把眼鏡摘下的，怕是牠們的反光會引起機關槍掃射。

怒吼過去了，我們還呆着。

一羣過去了，又是一羣飛來，仍然是徘徊着，徘徊着，好像載重過多似的。這種恐怖的機聲使得每

一個人都懷着憎恨的興奮起來了。牠們仍在徘徊着，每一次從二十七架到三十六架。

「哈！」我們的朋友又叫着。「看？那一架旁邊只有一架戰機陪伴。那一架旁邊沒有轟炸機陪伴

，看，看！我們的空軍力量着實不壞呢！」——

我們耐心的看着，自信的懷着日本飛機決不會轟炸我們的信念。

是該殺的第六批飛機使北誥着了火。

這時飛機飛來了，隆隆之聲進入我們的耳中去。他們正從我們頭上飛過。我們的隣人也跑出來看，

並且指出，「這次很近了！」

他們盤旋着，現在正好在我們頭上了。假使他們要炸我們，可以正中其的。

「危險已過去了」，父親說。

當我們聽到爆炸聲音和看見火光沖上天空時，父親一字一頓的說着。房子震撼着，炸彈繼續下來。

我們全都跑進屋裏，平平的躺在地板上。母親和妹妹跑到另一個地方去，但我們都怕得無暇顧她。

們了。

我們張大了嘴，以便使耳中的空氣壓力減少。轟！轟！轟炸繼續着，每一聲都像是一個鎗擊在我們的心上。

於是他們完成任務，飛開了。

我們躺在地板上，直到聲音消滅以後。我們不想起來。後來我們大家聚在一起，去找母親和妹妹。我的感情中混合着憤怒，不安，憎恨和苦痛。

「母親！妹妹！」我們喊着，但走她們沒有答應。後來她們從地窖中爬出來了，手腕着手，因為怕而面孔蒼白了。

「廚子叫我們到地窖裏去。那裏安全些」。母親說：誰可以指示呢？炸彈沒有眼睛的呀。我們跑出房子來看。烟直冲雲霄，黑色的烟霧使人發生一種災禍的感覺。從這時起，我們就到防空洞裏去，不再在外面冒險了。

十四城

如斯作

我曾愛過一個城市嗎？假若我們愛過，那末就是北平。啊，北平，要我忍受離開的煩惱真會使我發瘋！

我們幾乎每天清早或傍晚進城，因為沒有別的地方可去，並且我們老有一點事情要去做。這是一座繁盛的城。我必得說經過轟炸後我更愛牠了。我曾有見許多店舖今天還驕傲的立着，明天却化爲一堆廢墟了。雖然是廢墟，燒焦了的土地，還是可愛的。店舖的東西很貴，因為明天也許被炸。每次轟炸後北

飾更光輝的存在着。炸彈把一切渣滓都淘汰了，所以每次都更顯得純潔些。現在剩下的只是精華，最好
的部份了。

三條主要的街道我們早已非常熟悉。經過多的巡遊以後每個角落都清楚了。街道是古老而典雅，人
們是現代中國有趣的混合。人們從各處來可是人們非常愉快的為北陪所同化了。週遭浮着友愛的氣氛。
我們全體有一些共通之點，舉例說，當電燈總開關閉了時普遍「哈」與「啊」的快樂呼聲。這是很可笑
的，老幼都是這樣的喊。還有別的地方電燈這樣被珍視的嗎。當我們看見一些房子被燒着時，心裏含有
同樣的感覺。假使你在店裏談論起前次轟炸的時候，他們會樂意告訴你一些誇張的故事。你知道和我知
道，天知道，而當我們射落五架飛機時，就轟動全城了。每個人都曉得啦，即那些不讀報紙的人們。當
市場上充滿了穀子時，每個人都有穀子了；當端午節來到時，每人都擁擠到廣東食品店去要粽子吃。真
有味！這像是穿了一雙舊的鞋子，舒服並且自在。這裏沒有沓腔滑調的人，假使有，在北陪就叫他們旅
行者或臨時客人。北陪是每個人都愛的地方，不願意稍有異端。炸彈毫不動搖我們友愛的空氣，僅能
加強體肥了。

但是，你要問，在北陪的人們就沒有幾種不同的類型嗎？這裏有懶惰者，放蕩者保守者，急進者，
起洋鬼子的人。我們自家一塊說起廈門方言時別人還以為我們在說外國話哩。我們肩上抗着六呎長
的甘蔗。我們講着價，並且說「假使你不照那價賣給我們，炸彈會來光顧你，那時就後悔不及了！」
板搖着頭笑着。「不，不，炸彈不會炸中的」。

城市是這樣小，每天在街上都碰見同樣的人。我們只是識面，不曉得姓名，有時遇見次數太多我們

忍不住笑起來了。有一個女孩梳着很奇怪頭髮，老是穿着美國裝來，她想她一定是屬於某些劇團裏的。她好像老是等什麼人。她從來不笑，也沒有見他說過話。還有一個男人有很長的袖子，頭上一簇剪短的亂髮。他在郵政局做事，每當我寄一封約值八元，去美國的航空信時，他老是懷疑的看着我。爲什麼這裏竟有人寄信到美國去，花掉整整的八塊錢呢？

接着我們遇到面熟的人。每個人都在相同的鎖點到城裏來，所以我們不得不遇到他們。四周充滿了哈囉，哈囉的道候！

市場靠近嘉陵江，幾條主要的街市都在一個較高的坡度上，四周都是私人住宅。

沒有比戰爭這件事再能把我們結合在一起了。我看出偉大而強烈的同胞愛怎樣的消滅了微小的妬忌。我們見過房子燒掉了，人們怎樣惋惜牠們。我們中的感情是相同的。我們注視着廢墟，也注意着存活的屋子，我們既不嫉妬也不嘲笑人家。毀滅的機會是在我們約束能力以外的事。每個人盡量出力或招待朋友到他們家裏去。當有些房子決議要拆掉開闢火巷時，房主們衷心的順從了，他們搬了家，因爲每個人都愛北碚，願意把牠從毀滅中可能的多救出一些。而當舊的房子燒毀時，我們隨處建設起新的房子來。

我最愛北碚是在侵晨七點鐘的時候，那時我聽見在河岸上船夫們上下貨物的「嘿啊！呵啊！」的喊聲，那時木匠店裏鑿子鉤斧頭敲着木頭，那時人們正從廢墟裏收集渣磚頭和玻璃，當我看見工人們在挑着水，麵球在油中滾騰着，婦人們洗濯和搥擦時，我高興我正是他們中的一個。當街市上擁擠着，每個人在做生意，在吵鬧，在買賣，在講價，在計算時，我也急急忙忙去做些事情，以便滲入他們一掬兒

這兒有工作和生活，鬥爭和收獲，厭倦在這兒沒有位置。每個人在勞動，不是用他的手，他的腳，就是用他的頭腦。天氣酷熱，每個人流着汗，去賣力工作，去奉獻，去生活。廢墟讓牠去，沒有人理會牠們。一個人的職務是建設，不是去悲傷失去的東西，是要在一個短時間內做很多的事情。因為時間是極端可貴和有限的。這像是在夏天飲一杯熱茶，寧可使身體順着自然秩序發汗，比較飲一杯冰水，和頭寒的騎着乘涼好。

當工作的色，味，聲包圍着我們時，我覺得這一切正是我們國家抗戰的象徵。這不是尋求妥協的和平，而且要不惜一切受難與痛苦來抗戰到底。不誇言，也不要榮譽。牠們做事是為自己的好和國家的好。有些人是不自覺的這樣做，有些人是下意識地，一切的人工作着，好像他們彎下身軀去抓一把泥土，緊緊的握着不放，決定不放棄牠。啊，還不止此呢，還有那江，那山那北碚一排小屋的古老的屋瓦！要是從他們把這些剝奪去了他們怎麼得了呀！有些人住在北碚是因為他們的房子被敵人燒掉了或佔據了，他們的城市和村莊被敵人。強暴的毀壞了。我們要收復失地，爲了敵人的記憶要把舊房子毀掉，在牠的位置上建設起新的來。

我記起從飛機上看見的鄉村和城市來了。牠們看來像是小小昆蟲的住宅。我也希望能爲這羣小小昆蟲中的一個，努力尋求着立錫之地，以便日後無困難的住進去。我不管這是這樣的渺小，如在飛機上所見的似的。讓牠們一個昆蟲吧，因為實在我也僅只是一個昆蟲呀。讓哲學家站在一旁嘲我吧。讓永生來嘲笑吧，如果牠願意。讓歷史去批評或說理吧，如果牠願意。但是讓我爲我的真理而活着，並且爲牠戰

關。誰也不能說我錯，因為這是我願意做的。生命除了生存競爭以外還有什麼意義呢？有些人為疾病而戰鬥着，有些人為待遇不平而戰鬥着。每個人戰鬥着求進步和自衛。所有的人樂於地生活着，因為前面有一個理想。沒有理想，真理不是真實的。人努力去改革社會，去停止戰爭，雖然他不過是住在房子裏。世上有變革和戰爭，革命和換朝。但沒有一代失去了希望。當我觀察在北碚的人們，他們的面孔，他們的眼睛，和透視到他們的欲望和理想的時候，我確信北碚和中華全工會永存下去的，這些面容向我保證，沒有貪婪，沒有獸性的表現，沒有下賤的行為，沒有醉生夢死的表現，不輕挑也不冒險。這是人類所有的最佳的面容類型了：這是自尊的面貌，這是人類的至性和值得有一個文化的面貌。有時我覺得人和野獸之間的差別十分微小，而我們所珍貴的就是這一點微小。有時我不能從那些發明的裝飾和花粉之中看出。這是純粹動物的生存狀態吧了。雖然具有社交禮貌和知識，和做事的老謀深算，一個人都依然只能是一正畜生，從臉上可以辯認出來，誰有一張高貴和聰明的臉。縱使一個人不認識一個大字，他依然可以是一個有教養的人。還有什麼比一個人知道了他的生存狀態和畜生一樣這回事更令人沮喪的呢？做人的驕傲和光榮那就要一起丟盡了。人需要一種過人的生活即是萬物之靈的感想覺。一個畜生是一個畜生，而一個人，却是一個人。永遠是有這種分別的。當然在北碚是無須乎說教的。用不着來囑咐。說出來。

啊，北碚，在我面前看到了我在外國所夢想的事是多麼奇怪的啊，北碚可不在乎別人怎樣批評她。她當自生活着，而這就夠了。

在每隔三天一個市集的日子里，農夫們從四鄉甚至廿里外跑來了。他們從黎明動身帶着他們的青菜

泥瓶，和籬籃，在這兒集會了，散着買賣，在城裏跑來跑去，也許帶回幾樣東西到鄉下去。約摸六點鐘，他們到了城裏，把籬子攤開在街上，等候着買主。這像是一個鄉村市場，農人們有着充裕的時間做買賣；他們備到了戰時的各種變化，也備得十足的抬高物價，因為現時是什麼東西都貴了。他們看到滿載軍用品的車子滾過街上時，便搖着頭，伸伸舌頭，「是吵！嘿，現在是新中國啦。是吵！好傢伙，嘿！你可以打賭我們可以拿牠來打破日本人的腦袋！是吵！」

他們坐在路旁含着行煙管，注視着來往事物，女孩們穿着制服或喘息的跑過來時就是這麼一句「這年頭！」聽到醫院裏的免費注射時，他們不安的彼此相覷。年頭改良了，當然；每件事都不同了，他們也聽到戰事，和重慶空戰的新聞。他們現在都備得了！當他們看到女孩們走往前綫去看護傷兵，當他們看到了雜軍們被組織了起來，用讀書和做工來好好的教育着的時候，他們曉得我們會戰勝的道理了。難道以前有這種的事麼！中國已變換。空襲嚇倒他們了嗎？啊，毫無關係！他們經過了內戰，饑餓，和戰時地主的重稅。這算什麼？這兒有一種「作風」。當他們敲着鑼時人們隨便躲在什麼地方去。這就行了。而甚至在一個晴天的市場上他們到城裏去也儘可能的做着買賣。他們有腿可以跪呀。要腿做什麼的，真是！躲在山裏的洞下以後，他們抬頭看空中落下的炸彈。鬼嗎？好傢伙！烟，塵土，還有那種鬧聲，房子的倒塌聲！幸虧他們往在城間。他們下了山，既沒有炸死，那聲轟炸後就可以爲了責任而集合了。他們多方面配去做不同的工作，去幫助搶救值錢的東西，去拾傷者到醫院去，去推倒危險的房屋，去清除街道。他們認得怎樣幫忙。他們看到了轟炸後的犧牲太大了，真慘，他們的同情心被引觸了。

和建設房屋。沒有他們中國的手，早要就得了。這是中國最好的人民，也是在這次戰爭中最吃苦的人民。他們在戰前的許多年一向吃苦，現在他們懂得怎樣幫助國家和保衛鄉土了，他們以爲這是世上最美的地方。流汗的是他們，犧牲最多的是他們。知識份了也吃苦，但比較起來太渺小了。我想觀察一下階級區分，雖已大大的減少了，但還是有些。對在戰爭中的國家言，對新中國言，這實在是一種美中不足。這是富人之咎，對窮人階級抱着卑視態度，自以爲有權奴役他們，命令他們去爲欲所爲。一個主人和一個僕人的關係自然也只是人與人的關係，決不能允許做出逾越範圍的事。從什麼地方來的這主人和奴才的觀念呀？在戰時是正在消滅了，但還不能即刻清除。學生們和青年工作者們深入農村去向人們唱歌和演講也他們幫忙他們，尊敬兵士，勞動者，和老于行伍者。他們爲中國人民而工作。他們了解中國人民是怎樣的偉大，青年和老百姓很好的合作着。在另一方面也還有舊思想，這是我在中國惟一不愉快的事情。他們應當曉得中國人民在世界上於最好的人民，真正有敬養的人民。毫無雅利安人的至高無大的感覺。中國人民是奇怪的。

勞動在中國是昂貴起來了。也應該如此，因爲一向太便宜。但下面是一個小故事；

一個政府書記有一次要求加薪，但等得不耐煩了，他辭職去拉黃包車。有一天他發覺坐的人原來是他以前機關裏的上司，後者也認出了他。到達目的地後他下車和他談話，說他的加薪已批准了，勸他回去。這前任書記搖着頭，快樂的說道，「不，即使加了薪也不能及得到我現在所見的多。」於是他拉起車子走了。這人現在每月可賺三百塊錢了。

十五 煉乳和咖啡

妹妹作

在北碚我們吃牛乳時，先要把牠煮開，我們乘熱吃，我們熱吃，我想你是知道其味如何的，有時我們合在粥裏吃，但仍沒有冷牛乳的一半味道好。北碚只有有限的幾罐煉乳和咖啡價錢非常貴，一罐咖啡要賣到二十元，一罐牛乳五元或六元；約一英吋高的小罐頭要賣到二元五角一罐。可是，我們上山的時候就去買牠們，因為這裏買不到牛乳。我們第一次買來的牛乳是褐色的，母親說是腐壞了，但父親說不，因為罐上寫的是「咖啡牛乳」的。父親用手指浸了一點來嘗味，我們都跟他學樣，只有母親還在將信將疑。牠味兒很好，我們塗了些到麵包上去，但我們小心着不塗的太多，因為這是非常昂貴，即 *Sarnw* ; *Hills Bros*, 和 *Maxwell*。牛乳吃盡後父親洗着罐頭，鏟着鐵邊使成爲烟灰碟。咖啡罐也是非常有用的，我們擺着很多有用的東西在裏面。

我不喝咖啡攪牛乳，但是喝牛乳攪咖啡！這裏的糖有些不大像糖，顏色既不是正黃也並不正白。我們瞧見「衛生牛油」其實並不見得衛生，所以我們從來不買牛油。至于果醬呢？這裏根本沒有果醬，每個人都無須乎果醬，也不知道果醬是什麼東西。

十六 唐老板

妹妹作

當我們初到北碚時，我們尋找一個女僕。唐老板和他的媳婦到我們家裏來了。他的媳婦叫做：亭嬭。她恰在找事情做。於是我們雇用她了。一天晚上亭嬭和母親談話，無雙和我聽着。母親問：「你的丈夫現在在什麼地方？亭嬭答應：「我丈夫又要和別個結婚了！」我們都不明白，問他是什麼意思，他說：「她的丈夫不曉得在甚麼地方已和一個女孩訂了婚，當他來這裏時，他却和我結婚了。」我們聽完都笑了。

還有一個唐老板和他親戚們的故事。一天我聽到唐老板和他的妹妹爭論什麼事情，以後就天天聽到他們吵鬧，一直到她搬到別處去，而當她走在路上時，他們還是彼此大罵，弄得每個人都跑出來看熱鬧。

唐老板從來不躲防空洞，他的一家也如此。一天他們看見日本飛機散下許多傳單。

十七 康仔灣（譯音）

無雙作

我們既是在我們特別壞的洞內受不住驚嚇，一個禮拜左右的樣子，我們想在警報來時離開村子躲到鄉下去。

我們一個朋友找到一處，我們能去的鄉間，離北碚約二或三哩遠，約有四十分鐘的路程，北碚在一年中這時候是頂炎熱了。而我們來到這裏正遇到最壞的他們所謂「轟炸季節」，天空很少降福我們以雨，而代之以空襲，飛機每一個好天氣都來，我們料得到他們

每天，當紅旗揚起時，即表示飛機已從漢口起飛了，我們把熟雞蛋和麵包放在籃裏去，便在晴天下翻身。我們和北國的半數人一起步着。我們可以看到人的潮水流向鄉下去找尋平安，我們每個人都備着潮外的事，我們都帶着中國通行的帽子，如果在路上遇到飛機就把牠們頂在一起，我們準備躺在溝裏或潮溼的稻田裏去。

在中國有一種顏色最爲普通，那就防空色，一種軍隊的綠色，大多數人都盡可能的穿上這種類色的服裝，因爲假使你躺在草地上不動，飛機是不會從草辨認出你的，紅色和白色是被禁止，這種顏色吸引起人注意了，任何人穿着一點純紅色的東西最容易被抓住當漢奸辦，我們應當小心，日本人只要一發現有人，就用機槍掃射，或投下一顆手榴彈。

我們不得不趕快來走這一段長的路程，當我們到達目的地時多半已響起了第三次警報了，我們從沒有享受過這步行。

房子大而且空，有好幾個院子，一座道地的中國式的房子。前面有一座學校，學生在沒有警報的時候就讀書。看他們跟着一個女教員歌唱着那些功課，真是可笑的事。

陳的家庭就住在內院，他認得我們那朋友。他們是很好的，對着他們的那間空屋就是我們屢次停留的地方。他們是很好的，也很和氣。陳太太一來就堅請我們和他們一同午膳，而我們會告訴他們在袋子內裝着有熟雞蛋。但是他們老是找機會爲我們整理着東西。在那間房子裏我們擠在一起，坐在硬板牀上。

假使他們需要炸那房子，那兒危險較小，而他們大約也不會轟炸竹林，如果我們沒有看見有人走進，但我老是懷疑鬼子駕駛員的準確性，他們有時會炸不中房子而炸中樹林的。

一次我們的飛機和他們的發生空戰，我們聽到槍聲和機關槍的響聲。我們害怕着惟恐有一粒子彈掉下來打中我們。但他們沒有經過我們的頭頂。站在樹林中時，我們用樹葉折疊成許多小玩意，掛在樹枝上。每一次我走出來，我就做好一個，以至做了好多，以後雨和風把牠們吹掉了，下次我又會再做。

有一次飛機突然來到。我們來不及走進樹林中去。飛機咆哮着，這種慣常咆哮像是巨人的呻吟似的，你準備等死了。這聲音在屋裏响得特別大，我們驚慌着，流着汗，戰慄着。飛機像是正在我們頭頂上。持續約有十五分鐘；他們繞着我們兜圈子。當我們知道有一個秘密軍事會議在一英里外舉行時，我們的驚恐更爲增加了。我們嚇得甚至懊悔不該到鄉下來。我們幾乎斷定他們要轟炸我們了，那時候的恐怖像是在每人頭上壓着一塊木頭，不能再想什麼了。我們到房子的一邊去，因爲屋中心上面有一根大樑，假使屋子倒下來那一定會打死我們。這種不可終止的恐懼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了，這就是說有一些可怕的事要來臨，而你却不知道什麼時候和怎麼來法，但你確知馬上就要來的，你只得等着，聽天由命了。假使我們困惑，我們老是等着那該咀咒的飛機下蛋。飛機嗡嗡的環着我們飛着，像是一羣野蜂。我們恐懼得無話可說了。父親去關那通向空闊庭院的房門，他曉得絕不會有什麼愉快的事要發生的了。關上門的房子僅使鬧聲顯得更大。

很有一會轟炸才停止，飛機飛遠，我們平安了。

我想瘋狂的，喊叫，我想飛到空中去和他們打一仗。假使我被炸彈炸死了，我想，我會變成一個鬼

，我會升到半空去扼死每個駕駛員，便扔炸彈的機器失去作用。那麼飛機就會飛回漢口去，炸彈既沒有扔下，着地的時候一定會爆炸的。我不斷的遐想，一直想到我腦筋痛。

午後，我們聽到汽車的喇叭响，看見人們叫着和走着，轎子在抬，我們曉得已解除警報了。當我們國家時。我們較有時間來觀察街市。我們必須經過天然橋。那兒有賣乾點的舖子，在市集的日子人們才來。還有學校，我們老是在看見小學生們端坐在坐位上。一個很老的人當教師，眼鏡架在鼻樑上。當我們走過時孩子們吃吃的笑着和指點着，教師却似乎沒有看見。他一動不動，手裏流膏貼近面孔，以致擋住了看學生的視線。還有一家死了一個什麼人，請了一個和尚念經。和尚似乎不理會空襲，安閒的敲鐘和誦經。他的鐘很像發警報的鑼。路過的人向他喊。

「喂！還在唸經。你聾了嗎？空襲警報了呀。你想叫飛機聽到你敲鐘嗎？」他們指着和尚，而他僵僵在黃袍內聳聳肩，停止唸經了。他是一個老人。

這樣，每天我們總得三或四或五點鐘才能回到北陪。我們感謝又過了一天，希望第二天會下雨。但仍是如此，如彼。這將繼續到戰爭終了吧……

每次空襲時，我彷彿覺得和所有的中國人在推一塊大石頭。有時石頭碎了一點，一片片碎石擊到我身上來。有時我們躲過了，但更多的時候躲不過。每次警報後，我覺到已將石頭推下了一層石階。這是很艱難的工作，但我們願意做。因次我們曉得如果我們不推對方的人就會推向我們這邊來，那時將使我們失去地盤，或甚至落到我們腳上來了。

推呀！推呀！推呀！我們要忍受每次空襲，不想偷巧逃避。

十八 康仔灣

如斯作

康仔灣是防空洞的代替物，有一時我們很高興到那兒去。對我們，意即指離北碚六華里或兩英哩的農莊。M先生第一次帶我們去那兒。

第一次警報來時，我們看不到，城中升起紅旗，但是我們也一樣能知道，因為我們的房子是接近大路的。我們看到老幼的人羣跑着，一看就知道是跑警報。當我喚住他們中的一人問：「是空襲麼？」他點着頭繼續前進。空襲，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

於是帶着幾個袋子，背起我們的熱水瓶，我們的帽子繫於額下，加入人羣裏去。我們離開一個目標——一座有着三條街的城市。路上並不擠，但四處是徒步者。有些人肩上肩着行李，手裏拿着包袱。有些人，常常是青年人，空手走着。老人或病人坐在轎子裏，後面跟着家裏的親人。纏足婦女困難的時候到了。我總帶着他的飯碗——鬥。一個脫斗是很貴，要值二十五元哩。每個人戴着一頂草帽。

路總是臨時形成的，但却是一條交通幹道。我們向前走着。我們的行走是因為警報的關係。天氣很熱，每個人都似乎在想着什麼事情。我們回同一的方向走去；有幾個人現在想返回北碚！有時一輛載重車載載皇載的駛過，為我們下一陣塵土。時間很急迫，但我們仍然落後，我為我的腳不能走快而感到生氣！並不害羞。假使飛機來了，我隨時可以跳進稻田裏去；假使我被命中了，那真是「航空藥卷的頭獎」。我有這樣的幸運，還有呢？無論如何，我還想再看一次飛機，自第一次轟炸以來我還沒有仔細的觀察過牠們。我繼續走着，雖然是頗為勉強的。路上的行人漸漸的稀少了，因為人們分散到田間小

路去。約摸半點鐘以後，我們也離開大路轉入小路。轉灣，抹角，我們到了農莊，在那兒我們等候平安的度過空襲。

M先生爲文化協會工作着，而這農莊的一部份也還是屬於這協會。這房子在去年夏天北碚新屋未落成前當做辦公室用過。

這農莊很好的掩護在一片樹木的竹林中，所以從空中很難發現。這是一座道地的有着庭院的中國老式房子。左面一排是一列空屋，我們在空襲時就留在那兒。

在空襲最初的經驗是恐怖。我一生中還沒有比現在這樣害怕過，我必得說。既然是完全缺乏經驗，我也無庸羞于說出了。

我們坐在好客的陳先生和陳太太借給我們的凳子上啜飲着茶。甚至在農莊內空氣還是緊張。孩子們禁止談話，婦女們輕聲耳語着。當飛機聲響到時，我們寧可沉默或低聲耳語，也許這是在危險的脅迫來到時，自然而然的如此吧。

一個不妙的消息聽到了——某軍事機關正在鄰近的農莊內開會。這兒可能有漢奸，當我們坐着用大草帽搗涼的時候，我們不禁開玩笑的談論此事。也許敵人已得知消息而來殃及到這錯誤的房子嗎？

雖然在鄉下只有幾座農屋散立在稻田內，我們還可以聽到大路上一個人用鑼敲着表示第三次警報。M先生有着長期的空襲經驗，他帶我們到這兒來，因爲他想這裏是平安的，他自己去夏也住在此處。啊飛機走過時，他走進後面的竹林中去。我們還留在屋裏面。我們靜靜的等著時間逝去，但一種可怕的嗚聲聽到了。「飛機」！我們站了起來，準備應付任何危險。我們輕輕的關上木門，好像是怕聽飛機當到

到似的。

日本的飛機！這是中國最討厭最可恨的聲音了。每個小孩都曉得，甚至遙遠的西方的苗人和獵獵人都領悟，明白憎恨牠們了。當我聽到時，我的血沸騰着，甚至我的指甲和我的毛孔都曉得如何去憎恨，如何去挑戰了。這種無言的但深刻的抗議使我們有一種普遍的要求，成爲一隻喚起每個中國人行動的號角。甚至我現在想起來，這種以遺忘的聲音還在耳邊。這是我自己的良心。用得着任何人說日本人是殘酷的嗎？用得着任何人說戰爭是可怕的嗎？牠增加我們的仇恨，作爲中國人羣中的一個中國人，我毫不慚愧的說出我的憎恨。但是我恨誰？不是個人。我恨日本這個國家，這一個野蠻的字眼，但卻有許多解釋。野心的日本，殘酷的日本，野獸般的日本，我國侵略者的日本！假使我所提到的這些日本字樣除去，我才能不恨日本。但即使他們死了他們的記憶也會長存一個時期的。

當我們的兵士在戰場上殺死日本人時，他們不會想到這些日本兵士的個體。在戰場各地開火和爆炸下他們所想到的就只是我們所提到的那些日本，也就是他們鬥爭的對象。當我們的飛行師飛到空中擊落日本的飛機時，他們所想到的也就是我們所提過的那些日本，而不是日本的飛行師。是的，在戰爭裏，有着人道心腸的個人是被遺忘了，埋葬在虛偽的名義下。我了解一個日本母性接受一瓶她兒子的尸灰時是怎樣的感覺，但一個中國母親眼看見他的兒子被殺死也有同樣的感覺。在戰爭裏到處是恨事和苦難。但我想，即是有着警報，我們還是這次中日戰爭中最幸福者。我們有希望，痛苦一過，就可達到較好生活階段。我們是有前途和希望的。不受任何種顯明的障礙，我們覺得，我們正要接近一種生活的理想，一種較佳的社會了。不僅要保衛我們已有的，並且還要建設新的。要知道戰時的痛苦只是過渡到有

較好生活的新國家的誕生的階一段這吧了，痛苦他是無關重要的事。我們樂於忍受。日本人民更糟，被稱為侵略者，被強迫去團結。還有一羣人比日本人的情形更壞，那就是滿洲的居民，被迫打自家的同胞。「殺死你自己的同胞不然捏在你背後日本人手裏的槍就要殺死你！」這是一個滿洲人向戰場這邊中國人投降，叫他不要射擊時所喊的話。中國人回答：「那末到這邊來吧！」在那滿洲人能回答以前，一粒子彈從後面射殺了他。戰爭中有這樣殘酷的事，轟炸當然，還不能算是最壞的事！

還是回到康仔灣的恐怖經驗吧：當飛機飛得更近和俯衝聲更大時；我們站了起來，背倚牆壁。聲音愈來愈大以至幾乎不能忍耐了。我們五個人擠在一起；妹妹的臉緊貼住母親的。飛機約摸有二十七架，像是在我們的屋頂上翱翔，不斷的兜圈子。轟炸機的降落聲像是一隻野獸攪住狼重的食物似的喘息着。幾乎像是死刑前的鼓聲。目標一定是軍事機關的集會；他們立刻要扔下炸彈了。他們盤旋着，聲音忽而小，忽而大。一個年老的婦人幾乎暈厥過去，我們的情形也差不多。我們瞧着橫跨天花板上的大樑，盡可能的緊貼着壁站着，生恐炸彈炸斷了樑，倒下來壓殺我們。這種期待至為可怕。我們不敢偷視，只能無救助的站着，好像僅在等候飛機把房子和我們一起炸毀似的。這情形大約繼續了十分鐘的模樣。我們奇怪怎麼能忍受過來的。不可能，不可能。我的面孔青白，血流凝住，我不能動彈了。當這一瞬過去，我們才開始奇怪他們為什麼不扔炸彈。最後，真怪，他們飛遠了。我顫抖的開了門，我們從極度疲憊中坐倒椅子上，流着汗；三杯茶都蒸發了！奇蹟呀！

W先生跑了進來，我們詫異的望着他。他看見了飛機，我們問他是怎麼回事。你態度平常而冷靜。「他們飛機遇到了一架中國飛機，就在北碚的高空盤旋，後來又向重慶飛去了。他們一定被我們這架飛

機弄得狠狠不堪。哈！哈！」他還能笑！什麼？他們不是離我們屋頂一百呎盤旋嗎？我們告訴了他這念想，M先生說這房子是空的，我們關了門後響浪一定因在屋內旋繞而增高了，以至我們對於距離的感覺和鬧聲的方向辨不清楚。此外，我們看不到飛機時，總較覺得可怖。我們是怎樣的一羣自擾的大傻瓜！這樣無端驚慌，但我倒喜悅這是無端的呢。我們笑了，但是不能哀心的笑，因為心中的恐怖還沒有完全消失。

在這次經驗後我們就到竹林裏去了，那兒沒有空屋那樣可怕的惡果。那裏是機關槍和手榴彈的較好的防禦處，林子很密，竹子十分易於濶轉。手榴彈擲中時，牠的碎片不能飛的很遠，所以危險的面積大大減小了。

於是在康仔灣×午餐的幾個緊張的鐘頭，我們派一個守衛的人專門去留心，一聽到日本飛機近的聲就來報告，以便我們在飛機來到頭頂以前進入竹林裏去，小心着不要搖動或响的太厲害。一種動的物件或輕微的動作叫日本人看見了就是一個中國人的記號。你曉得，日本人是要摧毀中國的呀！

當一隻馬蜂嗡嗡的掠過，或一個蒼蠅來找尋食物，或一隊中國飛機飛過時，以為又是警報了。我們習慣只聽到一架或三架一組的中國飛機的响聲。

康仔灣是非常有趣的。甚至在這種荒涼的地方中國偉大變革的動蕩是可以感覺到的。在前面有兩個房子是鄉村小學。屋內地板雖靜，却是清潔的。在剛得很白的壁上掛着學生們的圖畫和習字，此外還有坦克，飛機和機關槍的圖解。在黑板上被一些剛學會寫字的小孩寫着拙劣的字體。有些地方應該有門和窗戶的實在沒有門和窗戶，却空着。但這仍不失為一個教室。我們僅是一次看見學生們在教室裏，當

警報响的時候，甚至這羈屋的小學生也分散了。他們都是鄰的人的鄉下孩子，如果不是因為戰爭，他們決沒有機會受教育的。學校可以任意入學，教師由津貼學校的教育部任用這僅是戰爭爆發後教育部諸般之一吧了。教師們，同着別的人從敵人那裏逃出，飄泊到中國西部來。他們成百的失業了。所以教育部衆中識字運動。在這小小學校裏共有四班，每間房子裏設立一個機關使教師們能維持生活，同時展開羣早晨有兩班，午後有兩班。

中間的房子被一個四川本地人的大家庭佔據了，右邊一排是安徽來的另一個大家庭，陳先生和陳太太是從河北的西北部來，那兒近來也打過好幾次仗。文化協會的另一個是從重慶來的，△先生我以為是從廣西來的，而我們是從福建來的。多麼複雜和不同的方言！惟有戰爭能做到這樣——使人們結合在一起。在這間小小的農屋內有多麼不同的習慣，觀念和生活方式！知道了多少故事呀！

午餐時，我們從路邊糊下一個女人那裏買來甜餅，熟雞蛋和茶來充飢，因為位置的關係她生涯極好。W先生，那使我們能來康仔灣的人，最喜歡吃雞蛋，父親買了約十五個雞蛋，W先生覺得不大够，老是額外的再買六個八個來，我們的袋子只能容下父親所買的，W先生買來的只得擠進袋裏和拿在手裏。

在康仔灣的午餐約比平常早一點鐘。我們拿出所有的雞蛋和甜餅來，燒水沖茶。空襲中舉行野宴！

不久我們發現了一座院子，並且很喜歡。院子的一部份被凸出的屋簷擋着，另一部份裸露着，我們老喜歡坐在那裏，因為那是午後最陰涼的地方了。四週老是很靜，那裏堆着很多的舊雜誌。一天我翻開一本雜誌，看到一篇非常動人的文章，是一個航空員的寡婦在他死後週年祭時寫的。詞句單簡，可是她的回憶和對未來的希望可以感動一個鐵石心腸的人。當我讀着時，我彷彿聽到中國偵察機在天空中

飛翔着，搜尋任何敵機的踪影。我放下雜誌了，我們做過了什麼呢？

鄉下沒有解除警報這回事，我們只有估計着這是該回家的時候了。康仔灣永遠是有趣的。這裏沒有外國味。只有在這裏我們完全忘記了所有外國的習慣。我在這裏好像是家裏一樣。回家時，我們要跨過稻田到大路去。有一次我遇到一羣鄉下孩邊走邊愉快的談笑着，突然同學氣氣來三了，們自動的停止了談笑。他們又變成了安靜的服從教師的學生。直到教師走過很遠他們才敢談笑，又變成鄉下孩子了。

此外，我看見許多人回北三。此外，我們意識到已經解除警報，每個人都約在同樣的時間回家了。此外，還有許多鄉下人到城裏去。每個人因為熱和緊張都顯得疲倦的樣子。回去的時間總好像慢一點，因為已沒有在路上遇到敵機的危險了。

十九 防空洞生活

無雙作

的人和在自由中國任何地方的人們一樣。空襲來了，我們應付牠們。空襲不來，我們倒覺得意外。連三四個晴天他們不來時，這就是說他們在幾天以前已大炸了一次，現在需要休息了，我們以為日子是變聰明了一點。他們又來時，人們無所謂的跑到防空洞裏去。

沒有金錢和財產生命裏還遺留下什麼呀；每個人都要活命，旁的什麼都不管了。金錢流過着，人們倚靠着拙拙生活。假使運氣好我們每禮拜買幾個鷄吃，否則，沒有也行。女人們也共患難。生活就是這麼簡單。人們工作着儘能混飽肚皮。貧富現在都平等了；每個人只有一條命。金錢，珠寶，房屋和田地算

什麼呀？現在每件事務都是無意識的。每件事務都簡單。我們的快樂是共同的，那就是當一天我們打了五六架飛機，我們高興我的空軍能力的那時候。我們的憂愁是空襲來的太頻繁和來的太久，還有物價極漲。老年婦人進出防空洞的可憐的情形是有目共睹的事情。

一把椅子，一張桌子，一間屋子算什麼呢？牠們全是空虛的、牠們不是生存的。沒有牠們我們可以坐在板上；若是我們有了，不過是奢侈品，我們感謝這能有這些東西，當天雨時我們感謝上蒼，大家跑到城裏去兜圈子，高興我們還能這樣辦。

但是人們並不憂愁。人們做事的責任心突然提高了。每個人在生活中都有個的目標，在所能生活的每一個點鐘都盡責做事。我們也有一個共同目標，我們等待着什麼一天！——這是最後勝利來到的一天！那末汽笛機和鼓都要響起來了，每個人都無所顧忌了。爆竹將一天鬧到晚了。

「打勝仗後，我見一路喝著酒到北平去！」

「我要在街上和每一個人跳舞！」

「我要把店裏的爆竹全買來分送給每一個人」你放過了爆竹嗎？「我要這樣問他們，假使他們搖頭說沒有，我就要說，「那末，拿這些一直放在你心滿意足吧。」」

「我要買敵警報的鐘來，一直敲到我的耳朵發響手臂伸不直才罷！」

「我要一天大叫到晚，嗓子壞了我也不管！」

「我要褲身穿紅，燙頭髮，像上海女人那樣動作，還要招搖過市！」

這樣在人們熱烈談話中，警報響了起來，在每個中國人都覺得有一把刀子開始割切了。

我們具着新的勇氣到防空洞。

「總有一天，總有一天……」

二十 嘉陵江

如斯作

是一個晴明的早晨，我們曉得潮機一定又會來。但是空襲能使我們一天到晚不出門嗎？不，附近有一個溫泉，就是說，許多有着乳石和石筍的天然洞穴。所以有一天我們在週末的心情下一大清早就動身到北溫泉去了。

我們穿過城市來到江邊。許多載重和未載重的船隻老的非常忙碌，木頭撞着木頭的鬧人聲混合。有些駁船裝滿了蔬菜堆，有些裝滿了一籠籠的鷄，有些是木材出俱。市場上有着同樣多的船隻和交易，北江在這一帶看來實在算是一座繁榮的城市了。這一帶的河床很寬，激流打擊着露出水面的圓而光滑的峭石。有時我們只能看到峭石的頂；今天，江水很低！我們看到了他們整個的顯露。這就是北江命名的由來了。「北」是指「方向」，「礫」是「水中的峭石」，意思就是「北面的峭石」，在英文中叫起來是很古怪和不自然的，但中文却不然。

我們在江岸小路上走着。我們右邊是江，左邊是一座峭巖，有着許多岩洞，可算是最好的防空洞了，因為炸彈在未爆發以前就滾滾進水裏去！江水流得很急，我們看見順流而下的船非常迅速和平穩，而上流的船板在岸上的船夫們用長繩拉着前進，我們看見每一個順流或逆流的人都是忙碌的，我們自己也应该忙碌，因為我們不願意在岸上散步的時候會遇到轟炸機。走了兩哩路後，我們到了一個停船候渡的

地方，就僱了其中的一隻。這船很潔淨而寬大；未油漆的船舷由于久用顯得光亮而平滑。我們坐在船邊的舷，懸着兩腿，駛往溫泉去。微風很海源，布棚遮着了陽光，太陽底下散步以後的此刻真是爽快極了，真快樂。我們開始享受，忘記一切事情，每一件簡單的事情！

我們緩緩的流逆而上。靠岸兩岸都是矗立的高山。從低低的水面上看來，牠們高大和不可思議，好像江上的天然要塞一樣。有一處江水和壁峭做了一個典型的四川的峽。山上佈滿了矮叢林和常春藤，在褐色的江水上顯得暗綠色。但是，一些事情騷擾了我們；像是在熱天窗上一件三衫似的。也許我們帶着現在的東西回去的時候我們的房子會不見了——這是在這些空襲的日子中共通的思想。這兒也許吧，但泉邊有許多岩洞，討厭的東西是那個帶們帶向防空洞去的內有珍貴物品的袋子。在警報中走出時，我時常討厭帶。這是空襲中必要做的事情。但是今天我們是在遊歷，沒有比袋子再重要的事情做了。我們輪流的拿牠，我老是高興把牠遞到別人的手裏去。

船繼續前進着，我們無所專事的坐在船舷上，我們瞧見在一處山上孤單單的一座房子，四週有一簇美麗的小叢林包圍着。父親指出這真是很妙的居處，離空襲目標很遠。就是嫌太孤單了些，C先生說這叫做鬼屋，沒有人願意住進去。這是不確的事，但我非常感到寬慰，無雙，妹妹和母親也這樣。父親並不想駁斥這迷信的謬見，也不想急于去住。也許是迷信，我不管，讓我也來迷信一番吧。

不一會我們到了溫泉，爬上很高的石階上山頂去。我們累的喘不過氣，急于要找一個歇蔭的地方，但是却驚奇着溫泉的風景原來是一座很整潔的公園。我們來來去去的走着。風景非常美麗。有一間招待室題名為「數帆塔」。

沒有飛機和任何空襲的消息。午餐後，帶着餐後懶散的樣子散步到兩座莊嚴的寺院建築去。但是天呀，其中的一座已變爲一間俱樂部，另一座變成了理髮室。真使人昏倒了。這是什麼年頭，多們亂來！我真要抱怨現在的世界了。看見這些廟宇真要叫人劃十字和喊出「這年頭！」一張乒乓球桌子放觀音菩薩的前面，乒乓球時常打到千手觀音的身上。靠近這桌子又有「揮子戲」和別種遊戲在小桌上玩着。廟的右廂是一個圖，有着流行畫圖的和別種的雜誌。這很不圖錯。在另一個廟裏，有着莊嚴的石階走上去，在四大金剛的可怕的眼睛下一個理髮師穿着白色制服，正在替一個舒服的閉着眼睛躺在一把彩飾的旋椅上的人剃頭。毫不理會金剛的眼睛是這麼可怕！但是這小理髮師非常滿足，雲着睛眼，靈巧的撫摸着顧客的頭。這廟有着又高又大的花板，寬廣的門，溫和的風自由的吹進，在這裏剃頭真是最舒服的事了。

我知道中國廟宇從不會變成一個避難所的，但我禁不住驚奇，當聽到學生們用英語喊着：

Twelve—all [Fifteen—Sixteen] 時這樣靠近香烟繚繞的三足架。

仍然沒有飛機來，也許今天沒有飛機來了。我們到洞裏去，幸而我們帶着電筒，但是母親向黑暗的和狹小縫隙的入口處看了一眼以後，決定留在外頭，C先生也同樣留在外頭。

於是我們走下去了。我的頭馬上被懸空的山石撞了一下，好像我走入另一個世界裏來了。冷和莫測的黑暗。洞樣奇怪而前行又非常困難。有時我們必須摸索前進或抓住潮濕的牆壁以便支持。我以爲電池的能力在這時毫無辦法。這倒並不十分有趣。我們走下了石階，足下摸索着更多的石塊。幾分鐘後我們發覺已走完第一段石階。我們更往前走，直到走完了四層石階後才算走到了底。地下早已泥濘難行，在深處我們可以聽到地下泉水的流聲。我們最好還是回去吧。我真不勝感謝今天沒有警報。在這種

地方線警報真糟糕了，如果炸彈從上面的罅隙中透射進來，我們無疑的自投羅網。任何石鐘乳掉下來就可以阻止們我出去。想一想我們的骨骼在這兒冷卻吧！我感謝任何人，只要使日本空軍首領不要決定在今天做此旅行吧。

父親在一個危險的地點騙我們說我們的電池用光了。我們曉得他在開玩笑，但是這幾秒鐘恩和悉怖却毫不減少，因為這是十分可信的。

接著我們又在溫暖的太陽下了。

約模四點鐘時，我們回到河岸，下了船。玩得很開心。我們坐着，讓水流將船帶下去。還未到北碚以前黃昏的暮靄裏，江水平靜，青山依然。恬靜中風景含有一種深邃而天然的高貴。一天的遊玩以後雖倦猶樂，我們盡情享受着週遭的事物。

一隻駁船滿載着木材順流而下，船夫們一面俯的划着槳一面歌唱着，駁船的每邊有六個人，他們的動作完全符合着歌聲的節奏。他們所唱的這種唱的類型我們以前從沒有聽見過。或許這是無字的歌，為船夫們的天籟，從沒有被記錄過吧。聲音飄過水面，升入山中，強而有力，一個勞動者的歌聲是不同于廳堂音樂的。啊！這江山，這人民！在疲倦中我飢渴的欣賞一切，這是一些我不能向自己保持沉默的事，全世界，每一個人都應該知道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可愛的地方。駁船超越我們過去了。我不能充分描寫出來，文字不能表現予萬一，世界的偉大孕育出這樣美妙的事物。當一個人深潛其中時，肉體和理想合而為一，一個人能夠拋棄所有的感覺和慾念，只有靈魂存在，自由的像一隻鳥，在無盡的天空翱翔。戰爭，炸彈，掃蕩，人民，山岳，河流，痛苦和艱難，一切奇妙的配合成一個概念，一個感覺。

而只有這種感覺在選購國產食品。這是精神的出會。人們能嘗試這種極高的喜悅是何等的美妙啊！

二十一 榛林

妹姝作

在北碚我們從來沒有吃過任何外國食物，有些人却聰明的開了一家酒店，從那裏得到外國食品，咖啡和冰淇淋。這酒店叫做「榛林」。M先生十分喜歡那裏的食品，所以他每天都去。

榛林的主人是一個上海人。他花了一大筆錢從上海運來各種東西，但也從那酒店賺了大批的錢。他把酒店裝璜得很美麗。壁上柯伯耳和嘉賓的圖畫都是他自己畫的；她們都實在很像本人。店內共有兩層樓，上面一層是中餐，下面一層是西餐，榛林在北碚很有名。這兒有咖啡和煉乳賣。我們去吃過兩次。招待非常壞；我們要等到半點鐘才能吃到一碟東西。

在北碚七點鐘以前電燈不亮。當屋內突然亮了的時，大家都要「啊」牠一聲。但不知怎麼回事，這光線使我渴睡。真是天曉得第二次轟炸時榛林全部被燒了。他們想救出一點東西，結果所獲很少。我們聽到這消息都互相發問，「M先生到那兒去吃飯呀？」我們再看到報時只剩下一片瓦礫了。

二十二 宋家防空洞

無雙作

當康仔灘天天覺得越來越遠時，我們的房東好意的爲我們介紹一處私家防空洞，宋家的防空洞，他共有十二個孩子，從卅歲以上到兩歲。我們以爲這防空洞是不怕炸的。於是每次空襲我們都高興的到那洞去。洞內例外的很明亮，他們把石牆上粉白了，又開了兩扇深而非常窄長的窗子。還有另外幾個來客

也在這裏所以有時倒顯得頗爲擁擠。在北碚兩三架電話中的一架就是裝在這洞內，構成防空情報網的支部。

我們天天都去，變成很熟悉牠了，同時也頗爲愛牠和這裏的人。這些人有些很好，有些怪可憐，有些太自私。他們使防空洞內很有趣。還有H太太，她稱她自己和孩子們爲「衛生家」。啊你不知道他們在防空洞中是怎樣重要的份子呢！她和三個孩子老是佔據着每間屋子裏兩張長凳中的一張。她肥胖醜陋，又有臭氣。她俗氣無禮，談話如牛吼。但是她還是一個醫生，某教會大學的畢業生呢。

「哼！」她誇口道，「你不知道我！從前，李太太有一次幾乎死掉了，要不是我，唔，她現在早死啦，「嘿」我的婆婆說，「着什麼忙！」假使我那時唔，她，你現在怎麼說！我吃完了那碗飯就跑去看着她正在呻吟。要是去晚了一分鐘呀！……還有她的那幾個孫女！整個家庭的命運都捏在我的手裏！」

她有三個女兒，一個正是她的一副小小縮影。一個很瘦和狡猾，還有一個男孩，不可教的小孩。最大的的一個大多數時間留在學校裏。

這樣的婦人和這樣的孩子們，一天，當飛機飛得很近了，她向她九歲的孩子唱着「喬治亞進行曲」來吵我。H太太是專門喜歡探聽壞消息而當作好消息來散佈的人。

一天父親正在說德國有兩萬架飛機，而H太太剛一聽到兩萬這個數字，立刻就對每個人嚷道：

「聽，林先生說日本有兩萬架飛機來轟炸我們，別奇怪，你聽說過嗎，楊先生，兩萬架？」還有就

是拾着接線生打電話時所說的話斷來駁給每個人聽。一天她聽說父親和別的幾個人到縣一個地方去了，立刻就嚷嚷着：「看來消息說是日本原子已炸中那地方了，直到接線生不覺不來否認這消息。每一大還只

是二次警報時，她總說，「不，第三次了，我離開家便聽到啦，嗚嗚嗚嗚嗚嗚嗚嗚。他們當然立刻就要來了！」於是她笑着，露出了滿口的金牙。

因爲是空軍情報網的支部，這裏有兩個人坐在電話機前講話。他們必須要叫喊才能收到消息。

「喂喂喂！什麼？河川嗎？這是北陪。飛機過了河川？方向北陪？不，不是這兒，……炸聲聽到了？什麼地方，向南？」於是這人停了一下，接着又拿起聽筒，向重慶或別的地方喊，「北陪叫。飛機過了河川，方向北陪，北陪。」立刻我們聽到飛機聲飛過我們的頭頂了。

「飛機過了北陪，北陪。喂，重慶，重慶，重慶嗎？重慶？重慶電綫斷啦？炸啦？什麼地方？誰？哦，……這就是他們談話的方式，有一次當他們接綫時，我聽見一個人喊，「你們午餐吃什麼？什麼都沒有？我有穀子，穀子炒！」他愉快的笑了。

我們時常聽見重慶的轟炸，那種深沉的爆炸聲。

「喂，飛機正過北陪，方向重慶，共三十架。誰？不，沒有炸彈，正向你們飛去……」喊叫繼續着，每天他們從警報的開始叫到終了，到沒有什麼消息來的時候，我們曉得飛機就快要離開了。

我們漸漸的不大害怕了，由于聽音的多種經驗，可以辨別出牠們在什麼地方飛，近還是遠。我們可以辨別出重慶的轟炸還是別的地方的轟炸。我們可以辨別與他們不同的自己的飛機。還可以辨別由遠方轟炸而來的門的撞擊聲，警報或家鴿的鈴聲，我們的驅逐機或戰鬥機，日本的偵察機或轟炸機。我們能聽到離開很遠的聲音，我們的耳朵已訓練得能偵知任何細小的聲音，我們已變成聽覺過敏了。諸事都過

得順利，一直到北碚第二次轟炸的時候。

二十三 日太太和她的家庭

妹妹作

日太太是一個非常，非常肥胖的婦人。她有四個孩子和一個婆婆。她使防空洞內充滿了難聞的氣味。但是她的最壞之處還是她的孩子們，而她的孩子們中最壞的一個是那討厭的男孩子，他同時要做一個者大哥和一個嬰孩。牙齒痛時他便哭了，他把餅乾浸在水裏吃，好像味兒跟冰淇淋一樣好，他吃着她母親先嚼爛了的餅乾。當他須要覺得像一個老大哥的時候，他便走去輕輕的拍着宋先生的孫子，他自己也還必須拍着才能入睡呢。

他們撤的防空洞內一地都是碎餅乾，麵包屑和雞蛋殼。每個人都恨他們，連日先生也在內。當他在這兒的時候，她像耗子一樣靜。他責備她不該讓孩子們吃生李子，他們兩個都是醫生，用英語談話。日先生在一個什麼山上的醫院工作，有時他回來一天或兩天。當他走開的時候，婆婆真是可憐，她被她的孫女又擰又打，他們吃麵包的時候什麼也不給她。他們佔了這麼多的地方，以致有時宋先生都沒有地方坐。

宋先生和宋太太是很好的，他們從不抱怨什麼事情。有時他們不去坐長凳，而去坐在角落裏的小凳上。雖然他們是主人，可是他們讓客人們享受最好的坐位。

二十四 第二次轟炸

如新作

當我們聽到爆炸聲時，我們正在宋家防空洞裏。炸彈落的太近了，太近了，這是不能喘氣之幾秒鐘。洞裏的人們很害怕。大家都急着跑出去看，但年紀比較大的警告大家等一等。好容易等聲音漸遠了，洞的門打了開來。誰的房子？火嗎？什麼地方？多大？有幾處？我也急於一瞧。每個人都失去了鎮靜，心在空中浮動着。洞會被厲害的搖撼過，但洞是無恙的。我也走出來了。是的，被炸了。我想打什麼人。四週浮動着塵土。附近的一間農屋着了火。一股濃黑的煙柱從城內商業區冒了上來。我們的房子仍在那兒立着，蒙了一層塵土。楊太太的房子附近中了一個炸彈！有的人趕下去看那損失；有的人站着。我皺着眉頭觀看。我們的房子安然無恙，但是……

鄰近的山坡下，一個老人從一間正在燃燒着的房子跑出跑進，非常鎮靜的遷移着他的行李，桌子和凳子，好像火不是在那兒似的。他不去救火滅火。爲什麼？我們看得他跑出跑進都不耐煩了。他繼續搬東西。遠處是另一堆火，轟炸的範圍這次比較廣大。江蘇醫院方面也冒起了火。我很傷感和興奮。沒有一個我的同胞是安全的。我跑出跑進的告訴母親外面的情景。警報還沒有解除，我們不能下去。我們都好像失去什麼，每個人心裏是澈底的空虛。宋家的房子是無恙的。但楊太太的房子受損失很大。離山坡約一百呎的田裏，有一個更大的炸洞。塵土帶着硫黃的黃色。這是一個燃燒彈，但什麼也沒燒着。那老人仍奮力搬去，甚至看都不看那火。城內的黑色的煙柱已經擴大和延長了。週遭都很懷慘，看見洞內的談話和動作覺得懷慘，看見北塔覺得懷慘。當我觀察了一番後再看那老人時，那火奇妙的滅了。現在僅只冒煙了！也許那房內有什麼人幫助滅了火嗎？那草舍的一半還是完整的！

解除警報很久才來，我們立刻奔下山去。今天情形很不同。一個電報辦事處裏的人走過笑着說他的

被服因爲想用來滅火而燃着了。一切都好，就是被服上燒了幾個洞。

我們回家去。鎖同扣鈕都跌掉了。一扇門倒了下來。我們就心着因爲頭痛沒有發警報的福嫂。她對她的胆怯笑了又笑。危險的時候她躲在桌子底下，她覺得要出什麼事了。到處都是灰塵，許多塊玻璃都打碎了。我們的牀覆蓋着一層塵土。客廳裏一部份天花板掉下了，屋頂的瓦都滑落下來。我們驚奇着鎖竟會這樣的脫去。

有些人在街上跑着，到處都聽到掃除碎玻璃的聲音。我不能保持通常的鎮靜。沒有人能够。我惶惶無主而不能安靜的坐下。我們下山，看到火擴大了。廚子豫備了晚飯，我們照例的吃了，很早就入睡。沒有什麼事要去做，我非常的想去睡，但是我躺在床上，覺得我在此地純粹是偶然的；我不能睡着。興奮，心中感到空洞。或許我的一部份腦子失去作用牠的空間讓憤怒的興奮佔據了。靠近我們屋子的

大路，平常是很靜的，此刻充滿了脚步的鬧聲。東方的天空被火照亮，火，破壞！於是這兒有生命與死亡，憂愁與快樂。我願意這只是一個人的聲，而這一切，都會隨着他的生命埋葬了。

我可以把發生的事當做純然物理的性質來看。火可以用眼看見，脚步聲可以用耳朵聽到，塵土和碎玻璃可以用雙子感覺到。一切都很清楚和簡單。某一個鬼子轉動了開關，一個炸彈經過空中落下來，當牠擊中一座房子時，牠爆成一片片榴霰彈，而這含有硫黃的榴霰彈觸到什麼東西上什麼東西便燃燒了。火着了，火燒倒一所房子，房子沒有了，一家人沒有地方去睡覺了。這就是這麼簡單的事情；但我願意更爲紛擾的事情以產生情緒上的緊張。這樣單純使我恐怖，在今天這夏天的夜晚，沒有風吹過我的窗子。蚊帳一動都不動。外頭熱裏頭也熱，可是我不開冷熱，不開是非，不分你我的睡着了。

早晨醒來時我想起昨夜我曾經太興奮了。我記起轟炸這事實，但那不像回憶，我會喝過一杯水那樣
的簡單。不過我仍不能照常讀書。我需要忘記我的感情。

這就是說整個的市場和周圍很多的房屋都燒光了。只剩下河邊一排房子，其餘都沒有了。人們整夜的救火，但木頭房子燒得太快。整夜，人們向鄉下搬家。今天又是晴天了。又來警報了，連着五天都有。第二天下午我們到城裏去，正在一次空襲之後。在鄉村大路上每個人都帶着一副匆忙的樣子，和掩着鼻頭。我們有點忍不住，但我們知道爲什麼要在這個時候進城。每個人都突然改變了臉色，掩住鼻頭。這是什麼？當街上人都四散而逃的時候我們也跑進書店。原來是在抬死人！爲什麼掩住鼻子呀？這就是那個人，你可以聞到。我聽見四個人帶着担架走近了，書店老板的眼睛興奮的注視着。由於突然不可說出的衝動，我轉身向街上觀看着。一瞥是够了，我連忙移轉頭。我用手緊緊撫着鼻子。我必得對一些東西掩着鼻子。接着我看着急週圍的那些面孔；他們都現着同情和哀傷。所有的人都好像是一羣孩子在怕一個妖怪。一個他們害怕而不願多想的妖怪。一個威脅你所有的每一件東西的妖怪。死亡對我們就是一個妖怪。重踏的足步聲走過了，一些恐怖的事過去了，街上又充滿了從店舖裏跑出來的男人們和女人們。有些事我們怕着，有些事會發生在我們之中。我們都說，「可憐！可憐！」

可憐。我們可憐那被炸的人；我們可憐生命已離開了他；我們可憐那現在被我們討厭的人，也許可能是我們中的一個吧！——任誰。他一定在鄉下停留過的。以後他就失去家庭了。這裏他被拉開，埋掉，謹記念着他是在轟炸中的犧牲。他是一個老人，一個店老板，還是一個農人呢？我只看到他的肺和五臟。他日光曬紫了。他單獨的裹在一張蓆子裏。他是一個好人，一個壞人，一個有野心的人還是自大的人

知道。周圍活着的人都是像我這樣的想。生命是熱烈的和健康的。我們沿街走去，每個人都靜默無聲。也沒有說話的必要，我們僅讓自己的奇怪的思想奔放着而消遊，我們應該忍耐，因為還有許多這樣的情形。城裏的每個人都看見了，向死者們呈現夜以難過的一瞥，但是他們繼續他們的工作。

達到街角時，看見前面的事情我們突然驚愕的站住了。什麼，一切，都隨着那場火不見了！一切都跟地面一樣平。這裏一定有百家房子被燒掉了，變成我們所看見的黑烟，化成了泥塊。我們低頭看着靠近我們腳下的混合着碎玻璃和廢物的燒焦了的磚頭，牠們延綿排列約有一百英尺長。我不相信我們的眼睛。現在變成能够遙指的空場了，從前這兒有過一家店，我們還從那裏買過幾張襪子哩。這裏曾經十分擁擠滿在現在上空飛着鳥雀的地方從前是人們睡覺的二層樓。但是現在人們怎能睡在同一的地方呀。好像是我們的視界突然加快了；通常在一百年以後一個人只能看到牆壁的小碎片蘇碎下來，而屋樑是極慢極慢的腐朽的，所以這變遷使人難於相信。這就像一個人被禁了卅年後，重新跑出一個不同的世界裏，看見他的兒子已經長了鬍子。太突然了，太厲害了，我們難以領會。孩子們在廢墟上探索着他們所能要的值錢的東西。有幾個燒掉家的人就在原址廢墟上搭起草棚來。每個人停下來看着，因為這是難以相信的。青年和老頭都有同樣的感覺。壁上貼着佈告，通知所有無家可以歸的人可入瀟灑河到復旦大學去，那裏可以解決住和食，在廢墟自身中顯示了新生命和希望的光輝。

廢墟老是使人們覺到生命，財產和野心的無用，因為廢墟代表時間。廢墟是自然退化的象徵，所以永遠是可悲的。但是我們當時却沒有想到這一層；我們只想到我們的男女同胞被弄得無家可歸。我們

離開這裏，漫步到北碚的完整地方去。我們遇到另一個僑營者，我們快趕進一家店裏去推銷鼻子線過。但他是在一具棺材裏。

我們買了幾樣東西回家。活人依舊活着，幾天的工夫就會把死人忘記了。就像是許多片綠葉中的一片凋零的葉子，許多活着的松鼠中的一個死的松鼠。在路旁，一輛汽車被燒成一副半焦的骨骸。這在至可笑的。還有直徑約有十二呎的炸彈痕跡，周圍被燒黃的黃色染遍了。

佛教徒說，「紅粉者，枯骷也。」佛教徒是像時間或像永生的上帝那樣有智慧，但我並不想有智慧。讓我的官能欺騙我吧，一若官能去欺騙別的人。我不能保持智慧，假使我要這樣就不能生活了。我看見我的指節動，一隻狗向我吠。一個婦人在木盆裏洗衣服，因為她的狗抖而抬頭看我。生活，這就是我所需要的，我需要享受事物和娛樂我的官能。讓我只看到美麗的女孩而不看到她的骷髏吧，因為這天午後我看到一副骷髏。而我却只需要看一個美麗的女孩。與其做一個智慧的人，能同時看出一個女孩和骷髏還不如乾脆死掉。

我看見北碚從這次大病中脫出了，它又驕傲而強壯矗立着，甚至更可愛，因為北碚只像那美麗的女孩；也因為北碚曾經過骷髏，但牠更願意多看見美麗女郎。北碚是對的，它的視覺是正確的，我要追隨牠的例子。牠將繁榮的出現了。中國也是一樣，經過了掙扎，她同樣，也要繁榮的出現的，北碚永遠不會死滅，因為牠的存在不會毀壞，正如中國的存在或精神不能毀壞掉一樣。

我腦裏的幻想正在奔馳之際，連晚飯都覺得沒有味了。今晚我所看見的事物以後還會來的：時間可似還奔這傷痕，但却劃下一個永不能忘記的紀念。

離散風光

四

二十五 第二次轟炸

無雙作

那天早晨我醒來，覺得什麼事情。假使今天再有警報那就是第十三次空襲了。日本鬼子經過十天不停的瘋狂的轟炸和空襲後，一連休息了五天，好像有人告訴我們在無線電廣播內說日本鬼子藉口宣稱要給我們一星期的假期。但是在第十五天他們來了。

每天觀察天空。可說是一種痛苦，我們要看的是一個晴天還是陰天，但晴天老是居多數。

假使強迫你站在一個尖峭的巖邊，你感到怎樣的痛苦呀。每天從九點到五點就是這種情形。

八點鐘我們試着不去想到空襲，到時鐘一點一點的接近九點鐘時，我們便緊張和不安起來了。

我們讀書時，便立刻來了中斷，站起來從我們的後門去看我們右面的山頂上是不是有人站在防空洞前。這時我們是那樣的_不安，以致我去坐在走廊上去看行人，我想我是人們中最胆小的了。假使我看見許多入往防空洞跑時，我便要去對我們的聽差喊：

「去，去看紅旗有沒有掛起。快一點！」有時他去了，有時他却不。

或者我們的女房東，她也是害怕的一個，會跑去_看。時常，我聽見她的聲音叫着，「林太太！林太太！」意思就是警報來了。她答應警報來時隨時通知我們。

「林太太！林太太！」

女房東尖銳的聲音時常在我的耳中振响，我會豎起耳朵聽，有時才曉得是錯覺。

但是很例外的每天都有一次招呼。我們一知道就要有空襲，便着手準備，直到二次警報來時便動身

防空洞去。

我們動身老是浪費時間。不是忘手帕便是忘了鎖門——只好再回去。也許我們有一種未曾意識到的感覺在吧，以爲回去一次時恰好趕上警報解除了？我不清楚是不是這樣。

在那特殊的一日，六月二十四日，日本鬼子又一次轟炸北碚。我們照常的到防空洞去。飛機往來盤旋，我們坐在那兒等着。急性的青年人時常跑出去觀看，他們的太太和母親則害怕的坐在洞裏。

突然，他們一擁而進了！我聽到呼嘯和爆炸。所有的人擠在洞的一角；沒有人發出一點聲音。

呼嘯繼續着，我們曉得他們非常近。烟從窗中跑進來，硫黃味吹進，充滿了洞內。

後來飛機跑開了。我們站了起來。我的身體出汗，衣服幾乎溼透了。也許我們的房子炸了吧；我們斷不定。我不想出去看，這是太可怕了。

父親出去了，他看見我們的房子附近炸了幾處，但我們的却沒有炸中。這一次比頭一次更近了。一個炸彈離我們家門口二十呎的地方炸了開來。我們女房東的房子的門被擊倒。烟和着塵土四升。

過了一會我也出去看。七八處起了火，但是多數的炸彈沒有投中，只燒了幾棵樹。

我們年青的女房東楊太太哭起來了，因爲她的繼婆，一個很老的婦人，不願意出來，就躲在她屋後的一間小屋內，值錢的東西都在那裏。她也許被震死了。女房東想回家去看看，但是別人攔阻了她。

那討厭的「太太開始笑了，當楊太太不在這裏她的女兒指着說：「哈，哈，哈，哈，她哭啦！」太太開始談話，高興這次空襲能供給她閒談的材料。「哈，一清晨凳子跌倒，我就曉得有甚麼事要發生囉。瞧那場火！那是李太太的房子，哈，可憐他們吧，牠們昨天才買了新的被褥。「最好不要買」，我曾大

過他們，但是嗎！誰要聽？現在，看你不聽話！——誰也不去注意聽她。

火焰繼續着，燃燒，燃燒。我們的消防隊已出發救火了，但在幾處大火總不能救。江南的一處最動。那是篋竹子的和市場的所在地。

火烟的黑烟升騰於空中。我開始惦记着我們的女僕，她因為頭痛不懶到防空洞來。解除警報了，每個人都趕回家去。

所有的鈕扣和鎖在震動時脫去了。天花板上的白粉一塊塊掉了下來，玻璃打破了，我們的女僕已經掃乾淨了地板。

她說：「木匠會經過這兒，很多人都說飛機今天不會來，我便睡着了。等一下我聽到了鬧聲。我爬到飯桌底下，那時許多東西都破碎了。」

我們的花園內拾到一片榴霰彈。這次楊太太的房子受傷最大。「我不能決定修理還是不修理，」她嚷嚷着，「我怎麼辦呢？我不想修好牠，再叫飛機來炸」。她屋裏的天花板，以及玻璃和一切東西都炸毀了。

靠近我們房子的炸彈洞非常大，四週是綠黃色的硫磺，那末可見是燃燒彈了。

楊家的老太太還好，僅只昏了過去。第二天，雖然我們想市場已被燒光，食物或許不能買到了，但交易照常的在一處空場上進行着！轟炸的那天夜裏，我聽到人們呼喊著和喘着氣，好像拾什麼很重要的東西。我不敢起來看，幸而我不

會，這會使我的心中難過。這是人們在或裏被炸的醫院裏抬棺材出來，死人身上血淋淋的，火把在黑暗中必刺的燃燒着。

醫院炸了，那就是轟炸機的慘的。我們聽得了北陪有三個目標：醫院，銀行，和大學。

二十六 轟炸以後

無雙作

當我們覺得炸後的恐怖已平靜時，我們到街上去看所受的創傷。木製的窗，玻璃窗，被炸壞了。一路上，這麼多人用手絹擦着鼻子，我們問他們是怎麼一回事。他們沒有回答，儘指着大街惡心的搖着頭。我們往前走。我看見四個人鼻子和嘴都包着。他們是抬棺材的。我想現在去巡街恐怕沒有什麼意思，但我們繼續往前走。當我們經過街上時，許多十分熟悉的店舖燒光了，還有許多家有着很多的彈穴。我覺得傷心。

突然間人們掏出了手絹，往路的兩旁走。我回頭一瞧，看見四個那樣的人抬着什麼東西。母親已經注意了，連忙遞給我一塊手絹，我趕忙跑進背後一家新舊店去。我恐怖的閉着眼睛，不敢呼吸，書店裏的人們也拿出了手絹。一殺鬧街上很靜，只聽到四人的喘氣聲和吆喝聲。

我們又走出來了，我朝着那裏在一床很壞的草蓆中的東西瞥了一眼，血都浸透了。母親和如斯都見到了說：他已燒焦了，心，肺，內臟都從身體裏裂了開來。

啊！我不願意再聽和再走了。這已够慘。他，幾天以前一定在我們所走過的街上走過，現在死得這種樣子。人們現在都避他，怕他的出現。我們現在多麼殘忍呀！我覺得對他很抱歉，這是戰爭給他的賜

子。他一定會是一個可愛的人，沒有人會像現在這樣嫌惡他，他，應該享受着生命，應和別人一樣的活着，現在生命却離開他了，他的身體分裂了。他的朋友們拋棄了他，誰也不需要他了，這就是爲什麼他在死時只有一張席，永遠永遠的——誰曉得到什麼時候？

戰爭，炸彈，戰爭，炸彈！啊爲什麼人們互相打仗？去消耗一個人的兒時在戰爭的氛圍裏，一個人的青春被強迫去和槍彈玩耍而早早地在戰場上在家裏結束了一個人的生命。爲什麼一個人不安安靜靜的生活着，與世隔絕呢？沒有煩惱，沒有負擔，沒有困難，去煩擾他的生活，沒有人去殺他，讓他自然的死夫不好嗎？那末，爲什麼人們不能隔着一重海在平安的生活呢？

我穿過街沿着岸的街上走着，那裏什麼東西都燒光了。我們一星期前曾買過一把椅子的那地方現在已不見了。這好像是不可能的，但却是事實。在原地地方只有灰堆和塵土，其餘是空場。繁榮的街市沒有了，在這裏玩耍的孩子不見了，河邊空着。只有幾個老婦人留着，探尋着剩下的東西，從前曾經是他們家裏的。有些孩子拎着榴霰彈片，可以賣八毛錢一斤。鬼子却沒有想到這一層。三天前的灰燼餘熱未散。整條河岸都燒遍了，掃過許多條街而停在某一家店旁，燒焦的木樁，木塊殘磚，破瓶狼籍滿地。老婦人們一面眼淚滴下鼻頭一面尋找着東西；她們眼睜睜的看着她們的房子被焚，會是她們的每件東西都失去了。

所有街市都像被骯髒和死亡覆蓋着，我們像是住在一座鬼城裏，我覺得我在站着的土地也會被死者站滿，這地方就是爲死人的。

北碚失去了牠的恬靜，牠只剩下了一副強壯而消瘦的骨骼。人們全都興奮起來，努力的做着事，不

知將來還要發生什麼事。人們互相選擇的對象，「若實爲此處進無事」，或「一掩避，我還好！」
但是人們已經在計劃建造新房子了。我聽見一個老婦人擺開一片藍布在地上，已經在賣她的東西。
肥皂，香烟，和刷牙了。

轟炸後的一天，鬼子又來散下許多小傳單，勸告我們不要再打仗了，同時重慶却被炸得一塌糊塗。
我們以爲在炸後還是有效的，但是炸彈只能使我們痛恨他們厭惡他們，一張小紙片怎能打動我們的心呢？
我們笑着把紙片拋開去。炸彈不能破壞我們長期抗戰的決心。做着愚蠢詩句的小紙片能有什麼用？鬼子絕望了，但我們却不然。

二十七 防空洞生活

如斯作

日復一日的，我們到避難室去。我們在同一防空洞內遇到同一的入門。我們走着同一捷徑，談着段轍的事情。每天是相同的。這裏有兩種類型的人，「鄉下」派和「岩洞」派，鄉下派老是走過一長段距離到鄉下去，快樂的消磨了幾個鐘頭，但是他們回來時却感到很疲倦「岩洞」派到防空洞去，睡在裏面，出回來又做事，我們從「鄉下」派變到「岩洞」派，因爲在鄉間不測之事太多。

在洞內的幾個鐘頭是很好的，但是後來就討厭了。我們準備在警報鐘頭內受苦，而這是歸罪于日本的飛機的，所以當空襲者不來的時候我們却毫不討厭。時間由于有警報變得珍貴起來了，我們只要稍微有點時間，便擠着做必要的事體。

也許還是因爲我剛從外國回來的關係，我甚至有些愛起警報來了，我不是一個好戰狂，也不喜歡看

見人們被殺死。聽見遙遠重慶炸彈的爆發，是最痛苦的事。聲音非常低而遙遠，但這總像是愁雲和抑鬱的提示。這像是心跳，在沉悶的靜止中突然來襲下重擊。聽遠處的聲音比聽頭上聲音還要痛苦。

這是空襲才使我忘記了富人，窮人，接近我和圍繞我的人們的缺點。這是空襲才使我覺得真正是一個中國的公民。這是空襲才使我感到戰爭的脈膊。這是空襲才使我想到每個人，甚至最壞的，也應該活著。這是空襲才會使我寶貴這生命。我高興看到一羣人切實的和普遍的感到一些事情。我老是喜歡看到一羣隊快樂的老兵。我喜歡看見感動每個人的心弦的一些事情，而空襲就是這種普遍的感覺。

當轟炸機飛過我們的頭頂，我坐在人羣之中，在黑暗裏用兩手掩住耳朵。期待着隨處聽到一聲轟炸。知道這麼多同胞和我同在，我感到堅定和快樂。當我聽見每個人在那種地位上都平等，連抱怨着的老婦人們和沉默的嬰孩們在內時，躲在洞內並不是恥辱的事情，反而是光榮的。在黑暗中，每個人心中他有一道光。我是極度愉快的。我希望永遠不有任何空襲，但是在空襲中我高興有這經驗。我不願意以來來交換任何東西。這是自私的，也許超過理解以外。我不害怕，因為我相信上面的石塊，雖然現在看都不覺得怎樣可靠。當我眼睛緊閉，聲臨上空時什麼事都顯得可能發生。你在日常生活中愛一個鄰人嗎？只是在機聲下他也是一個優良和奇異的人了。我寧于批評好與惡，正如當我閉上眼時，無從覺出我是孤單的還是與大家同在洞內；但是我覺得這是新奇的經歷。真是這樣嗎？我不知道，在那時我只是快樂而不憂愁，只是高興而不憂鬱。

當雲霧過後我睜開了眼，我看見廣生的鬚髮閃着光，老婦人轉轉阿轉轉。這些面孔都是苦痛的；最苦的人是痛苦的，除了幾個對發生地都無動於中的青年，他們像是儘量避開來。我自己聲音蒼蒼。

便是快樂。快樂每一次都臨到我不，我不痛苦。

最後快樂的瞬間之一，就是當我走出防空洞看見每個人都平安的走出的時候。洞裏塞在一處山坡上，正當在一座山巖下，堅固而且安全有許多小路引到別的防空洞去，全都狹而難走。當解除警報時，青年人和老年人都快樂的叫了，每個人都趕着跑下山坡去。每個人都很疲倦，但是在下山坡時僅似乎幫樣牠們恢復了精力。有些人跳躍着；有些人飛跑着。甚至老婦人也用力趕路，雖然她的小脚不允許她這樣做。那就是我們有的共通的快樂——簡單的快樂，但每個人享有牠們。有些人叫着「防空洞裏一場甜美的休息，嘿？」；「快一點，我還要開舖子呢。」；「嘿！我希望我的橘子還在原處。我方才亡命的跑，全把牠們忘啦？」老婦人顯着愉快，「嘿，他們讓我們太平啦，今天沒有炸。」；「別那麼說，也許明天一個炸彈正炸中你的床！」每個人咯咯的笑着。每個人是樂觀的；甚至懷疑者在洞內經過幾個小時的憂愁後也應該快樂了。「早一點到我家裏來，六點鐘好不好？父親的生日宴會還舉行。早一點來。也許會有夜宴呢！」；「你是說你不中止嗎？但你怎末能在這短時間內豫備一切呢？」；「別替我擔心。我回家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把麵下到滾水裏。作料早上就切好了！別擔心：就來吧！」；「在洞中每個人都走開和消失到自己家裏去了。家庭工作是有興趣的，作買賣是有興趣的，做木工是有興趣的。在長時間的監禁後生活本身就感覺得有趣的。木板幾乎有着一種節奏的鋸倒了，編織籃子成了一種輕快的工作。每件事都顯得新奇，完好，和渴望着去做。一種威脅的生活是勵人的，就像是花園中的一朵玫瑰。我們不欲多求。只要讓我們太平的生活着就好，因為太平已經變成一種奢侈了。

即使沒有太平，這麼多事情可以去做和這麼多事情可以做好！當我們回顧到那些太平日子的生活時

，我們奇怪着多們一種浪費呀，他們多麼慢！太平重來時，我們決定過一種生氣勃勃的生活，而不是那種不整潔的生活，此刻我們過的生活正像過去二年所過的一樣。

笑，工作，甚至沉思，都是有趣的，這並不是說要有什麼目的。他們是生活本身，我們會老是錯誤做什麼高不可攀的事物。

我喜歡看燈在各個屋內閃爍着。他們一個個的突然在東，突然在南的點亮了，像是數天上的星星，一個人不曉得什麼地方會出現第三顆；一個人老是數不清。而當天墨黑了，所有的燈都亮了，在黑暗中閃爍着和移動着。所以在黑暗中燈光的溫暖代替了寒冷，像太陽在白天一樣。每件東西都是可感覺的和人間的，我在週遭的環境中感覺得很舒適。

在那些空襲後的夜晚，有着一種含有遐想，感謝，和模糊的憂愁的心情。有點像是禮拜堂中心情，只不過更為曖昧更為浮動吧了。這就像烟霧與雲霧之不同。

沒有缺陷，沒有疾病，沒有痛苦，沒有實在的憂愁觸到我們，但是他們却在四圍。我是一個很「盛」的孩子，就在這兒也很「盛」。我不要被週圍的男人們和女人們那樣憂愁。雖然他們的憂愁打動了我的小孩，這一向晚上他們所加于我的似的。這裏很多的故事，戰爭故事和更多別的故事。所有這些故事纏着我，有孤獨的，有悲傷的，有勇敢的。因為在夜晚回憶就特別活躍起來。白天是工作，夜晚是睡覺，在這二者之間却是回憶。這是回憶，使戰爭更辛酸，更可怕，因為不只是兒子在戰爭中被殺了，還有關於兒子和他的死的回憶，舌頭着他的母親，夜裡一夜的傷痕出現，一個志不會醫好的創傷。望着窗外響着槍聲手雷更厲害的轟轟，轟轟下聽得我淚和聲的蕭蕭響。她在瀟瀟落雪，然而那勇氣是覺得可憐。

的，她羨慕着鄰人們和孩子們共同進餐，一瞬間地對幸福和嫉妬充滿了怨恨。但這並不持久，因為她知道她的憂愁多麼崇高，而不願意到入也有同樣的事。

然而還有更多的轟炸，更多的人被殺死；更多的回憶！每一次轟炸後，就要多出一個像她自己那樣的人。

雖然炸彈對任何人都沒有偏愛，他們却常常不自覺的照顧窮人。一間草棚燒了，對於主人，有時，比一座磚房炸了要傷心得多。甚至火也特別易光顧窮人，一座磚房很慢才能着起火，而草棚一根火柴就可以燒光一切。一間房子燒掉了對窮人並不是一個單簡的問題。這比皇宮之于皇帝還要緊得多，因為吃，穿，和住的諸問題對一個皇帝是毫不感覺困難的呀！對於窮人，那就可以等於饑餓，寒冷和無家可歸了；但我也並不去太悲觀，因為他們可以從慈善團體，找到臨時的住宿處和食物，他們也可以得一些錢去重新造一個家或做少買賣。還有這樣的路！

可是周遭都是痛苦，默默中出現着痛苦和勇氣。天才知道勝利就從這些痛苦和勇氣中生出。

所有給予我的特權只刺激我去幫助，去參與，去加入到羣衆中去，完全與羣衆混合。這樣做我才覺得快樂。當高興的洗刷着牆壁和天花板時，我又成一個最快活的女孩子。

生活在北碚只是增加對我們國家的愛，香港的人們說早晚會感覺到一個失望的。假使他們不來為什麼要使別人灰心呢？「呵！呵！你們將對穿得破爛的人和重慶無數的老鼠而失望了！一個人會對破衣和老鼠而致失望嗎？多們目光如鼠他們希望着一個烏托邦在重慶出現！也只是這些烏托邦者才會破老鼠弄得失望的。他們只是議論着，議論着，但試對實際工作着的人們有什麼批評和議論到的呢？我恨我自己

也是他們階級中的一個。一個燙洗衣服的實踐生活者比描寫他的生活的人要強得多。

是的，這裏每個人刺激着另一個人的工作。他們是互相鼓勵的。這是一種愛國狂的表現；却不是戰爭狂；這種狂使人發瘋的工作却覺得快樂。也許這是最最好的一團生活了；生活對每個人裸露他的殘忍和美麗；生命誠實的運行着，沒有虛偽的幻想，沒有玫瑰色的光。只是我並不是諷刺着一戰爭萬歲！——我只是試着從戰爭的壞處中指出好的一面來。只是在這兒，個美以後，我才能花費時間去默思過去的事。那時我生活太忙碌了。

二十八 生活在北碚

無雙作

當北碚二次轟炸後精神緊張起來時，時間很快的流過了。每天在防空洞內已經筋疲力盡，那還有力氣去工作。父親不能每天都呆坐着等候鐵鳥來下鐵蛋呀。我們決定去找一處沒有必要進防空洞這類煩擾的所在，這就是說那地方太小了，鬼子都不願意來轟炸。北碚是飛機往重慶必經過的十字路口，飛機每次來都經過北碚。

二次轟炸後北碚比以前冷落些了，沒有什麼事情值得敘述，只是照常生活着。自然北碚沒有現代設備；沒有自來水，沒有電燈（除了有數的街）沒有煤氣，沒有電車，沒有外國製品，也沒有人須要牠們；每件東西都是道地國產。但有時我們需要一點小舒服，舉例如，一杯普通的咖啡。一罐 Maxwell 牌的咖啡，那是一種外國牌子，因為中國是不出咖啡的，要賣我們二十二塊錢，我想全村也不過四五罐吧了。有人已被請去吃晚飯咖啡被視為任何人所能給的最佳禮物了。假使咖啡攪手乳，那就被視為道

一個皇帝。實在我們很少嘗味。雖則牛乳是僅是稀薄的東西。所以我們遠離一切在西方認為當然的奢侈品，而飲食樸素。

有一個時疾，叫做榛林的新酒店開張了，曉得了外國食品的需要，主人專門購進，包括冰淇淋和咖啡，這裏有這麼些刀叉，我們已久違了。他們裝了電燈，那是僅有幾個辦公室才有的。八點鐘時電燈才亮，我們要在室外等着，因為室內太暗了。每個人發出怎樣的一聲歡呼呵！那骯髒的司賬者，裹在內衣裏，跳起來拍着手。於是電光漸漸亮起來，一直刺深夜。但那是同樣的好。

至于水，我們或掘井，或雇人挑河水。我們自己做了一個過濾器，包括着五層砂子，棕葉，小石卵和炭，我想砂子共有兩層。牠們放在一個水壩內，在底部開了一個洞，用一片竹子當做管子。

我們的房子，變成城裏最新式的了，有着一個浴盆。當我們洗澡時，我們的女僕從水壩裏打水，她一看見這外國式樣的浴盆，便開心的笑着，她以前從沒有看見過。別人老是用木桶，剛剛容下身子，水都四濺到地板上。

自然這裏沒有電影，但是每晚有京戲，或不如說是新劇，或兩者混合的東西。他們在夜裏扮演，我們七點或八點就要上床了，因為我們第二天要早起，在警報來臨以前多做一點工作，所以我們從沒有去看過。

「按時而睡」是時常聽到的格言。在月夜時我們必得早睡，因為假使不這樣，恐怕飛機半夜會來，我們就沒有時間睡覺了。按照舊歷，每月十八到廿四晚間，我們要準備好，把我們的鞋或襪子，和衣服每次在睡前放在床邊同一的地方，以便有夜襲時我們可以找到。我們每個人在牀邊都有一隻電筒。

電筒在鎮時很吃香，每人都有，我們到什麼地方都帶着牠，警報的時候我們在防空洞內要用到，走路時在沒有路燈的地方要用到。街上只有黑暗植物油燈。

有些北碚的店製造外國餅乾，「外國」這字意指他們不是鹹的，像中國的東西鹹而且黏。雖然他們是普通的乾餅，我們却要六點鐘起來才能隨心的買到。因為牠們的需要很大。有些內攪雞蛋，有些沒有，但很少用過牛奶。（我們在北碚從沒有聽到過奶油）。有時牠們從我的陪都重慶來。當空襲破壞了重慶的作坊時，我們就要一連幾天沒有麵包和小糖餅了。麵包舖在外面貼着條子：「重慶麵粉工廠被炸，兩天內可照常借給。」但是不管材料的粗糙，吃起來還是有味的，因為我們只能得到這種貨不消說麵包，還不是麵包，而餅也不過是一片麵包樣的東西，沒有奶油或任何東西在裏面；除了在形狀上，實際並無分別。有一次在溫泉我們看到有外國餅乾的廣告，我們走進去了，果然不會給我們失望，在餅的上面薄薄的澆了一層奶油。牠們嘗起來天曉得！飲料，除茶外，我們飲着甜甘蔗水。

但是我們並不感覺缺乏這些東西，因為當習慣了別的東西時，牠們就不需要了。

在北碚街上購物時是很奇怪的，因為我們必得作買賣。在買橘子時，我們必得問問價錢，當叫賣者坐在路旁，他們的東西擺在路上時，人們聚攏來看。

「呵，呵！太！你不知道這些橘子，剛從鄉下摘來，我本來賣五毛錢一隻，但我賣你四毛五，老主顧！」

「嘿說！這樣的小橘子，我這你三毛錢一隻！」母親這樣回答。

「不賣，不賣，不賣！」

「好箇，三角五，這可不能再少一個！」旁觀者却喊着：「呵，不要買他的！這樣又小又爛的橘子要賣三毛五一隻，你這瞎眼的賣東西的！你簡直看見老主顧不認得啦；」橘子在夏天是昂貴的，因為他們是從去年起保留了整個冬天。於是每個人都笑了，我們以最初所提到的價格的一半買到。父親從不願意還價也不曉得怎樣還法，他還覺得母親對小販大苛，而實在你一不小心小販就把當給你的假。使他們索價十元，你五元就可以買到了。

二十九 內地老鼠

無雙作

四川的老鼠實在是可怕的。牠們倒處都是，假使當你有客人在座而跑進一個來也沒有什麼不好意思，不來倒是例外。我怕死了貓，這裏既很難得到一隻，我們也不去找了。但是老鼠却倒處都是，你實在要數得頭昏眼花。牠們除去六吋多長的尾巴還約有半呎長。對付牠們的困難之點是在牠們並不怕人。

至於我們的新房子也有老鼠。父親着堵住了壁爐，但一點沒有用，牠們從窗戶和門檻上跳進來，你實在無法擺脫牠們。一天晚上，當我在帳子睡覺時感覺到帳子比人還要重，又聽到幾下跳聲。我以為牠們是賊，嚇的看也不敢看，後來跳聲在我屋裏四處亂動，我才知道是老鼠。牠們跳坐在我的椅子上，我的掉子上，擱聲的開開缸蓋，牠們約有四五隻的樣子，我始覺得蚊子倒不錯，因為牠們的關係我才使用蚊帳，而帳子至少使我隔開在另一個房間裏。接着牠跳進缸裏，我的棋子就在那兒。於是每一個老鼠搬走一個棋子，每個在椅子上和地板上跳兩跳。每一個讓棋子滾出我的鍋裏，每一個跑過壁爐又回來弄更。

的東西。牠們是非常有秩序的，我可以數出十一只棋子拿出來了。老鼠，老鼠！但我並不十分怕牠們。

「嘶——嘶——！！」我叫着。老鼠們對我絲毫不加注意，仍然繼續着搗亂。接着我發覺我的官筒裏了，我沒有東西可以嚇唬牠們，除了我自己以外，我又不敢起來去趕牠們。

於是我只好讓牠們跑，整晚我可惜着我的棋子，第二天早晨我發覺十一隻棋子不見了，我曉得牠們在什麼地方，如果小偷不是這般十分有禮的老鼠時，他們也沒有這耐煩來打開我的缸蓋了。

另一個晚上我發覺自己已被一個巨聲鬧醒了，我想那木匠一定瘋了，晚上這時間還斬樹，接着我才發覺原來是老鼠在咬東西。

我們時常在報上讀到，「重慶最近轟炸以來，炸死了不少老鼠，某一地區甚至消除。無一逃脫者。」

於是我開始想日本鬼子倒不僅因為要得我們的愛才來轟炸我們，但也是出力幫助我們殺死老鼠。

一個月的工夫我的棋戲無法進行了，直到一個特殊的例外當牠們又出現的時候，牠這是在北碚的第三次轟炸，那時我們房，被炸了，自然，屋頂倒了下來，意思是老鼠的家被破壞了，我的棋子也跳了下來，共有十一個，全在這兒了。

我看到屋頂已經沒有了，奇怪着。正當我們已鎖住了老鼠的時候，鬼子却在天花板上弄了一個洞，使老鼠又能跳下去，這時鬼子破壞了老鼠的巢穴了，我覺得鬼子好滑稽，但不曉得他們是爲了老鼠還是爲了人。

我們在青雲山找到一處不值得轟炸的小地方。這是一座荒涼的山，上面有一個廟。從這廟走半個鐘點的路到達一所荒涼的寺宇，現在改開旅館了。但是這地方太荒僻，人們僅在夏天來，冬天這裏不見佳，因為人太少，不大太平。有幾個家庭從村裏移住這裏來逃避。我們叫牠做廟。

作家王老向和他的太太也在這裏，我們和他們變成很要好的朋友。

這裏有三座建築。我們住在最大的一座建築內的兩間房子裏，這建築包括一排房屋，左右都有走廊樓梯，在中央的樓上還有着帶房屋的陽台。幾個和尚整天禱告着「啊！我佛慈悲」。還有一間大廚房，足供幾家人在裏面燉飯，每家有座分開的爐灶。

我們搬到這裏，覺得這地方合適。我們幾乎完全回到開始的生活了，沒有一件東西感到不缺乏。這裏只有幾把椅子，幾張桌子，幾張牀，和幾座火爐，這幾件必須的東西。我們穿着藍色棉布衣服，在北陪裏算最好的式樣了，我們除非看見太髒才脫下來洗，因為無須乎把我們的衣服都換穿出來給大家瞧。

這兒，藏在原始的地形裏，飛機也掠過我們。實在，他們並不每次從這兒經過。當一個小孩子拿着第一面鏢跑過了廟裏通知有空襲時，我們就走到樓下。這裏只有一次警報，我們通常是吃完了飯再走進竹子林的最密處去。

在林子裏如果我們要讀書也仍然可以讀，喜歡做事的也可以做，但當飛機嗡嗡的飛過頭頂上面看不到什麼時，却並非怎樣痛快的事。

在這裏我們才看到我們空軍能力之變。時常有一架在我們這一帶環飛，我們設備在「恭迎」敵機光臨。我們飛機架數很少，他們飛的十分高，等轟炸機來時，他們就衝下來射擊，接着更下降一點，在他們下面，忽然倒轉來射擊敵機的腹部，因為他們是沒有向下射的機槍的。我們的飛機時常以一當二十七或三十六，每次都打下一兩架來。這是一個奇蹟，我們從沒有聽到我們自己的飛機跌下過。

有一次在北碚空襲中一架中國飛機射下五隻鬼子飛機來，他非常高興，空襲以後他再來北碚空中表演翻筋斗來娛樂北碚的人們。

提起空襲來，每件事情都是有趣的。鬼子飛機本來慣於在夜裏來空襲，白天不敢來，怕我們的空軍。人們和報紙都嘲笑他們，激他們白天來。於是本年他們開始日襲了，沒有一次他們的飛機能整隊回去。每天他們要損失一架至七架飛機。我聽說有一天在漢口我們的飛機擊落了他們二十一架，鬼子整個夏天都沒有來。這才叫「偷雞不着蝕把米」。

在空襲中中國飛機給予了我們勇氣。使我們的決心堅強並且安慰了我們。我們覺得他們是爲了地面和我們而戰鬥的，在出了什麼事的時候他們就來幫忙。我們望着我們的飛機求救，他們每次都給了回答。我們幾乎整個身心都託付他們了。

我聽說，飛行師全都是大學生。這麼艱苦的任務，飛起來又急速的衝下去，突然作熱又突然作冷。他們隨時都穿着皮衣，因爲一有警報就可以立刻跳進飛機起飛。警報時所有的飛機都升上天空，避免鬼子在地面的轟炸，空中倒安全些。

有人問什麼是他們最難忍受的事，他們回答當突然的衝下靠近地面又突然的升起時，他們會出汗，

兩汗水像蟲子和螞蟻似的在身上爬着，最難過了。

⑧ 一次在竹林中，我們聽見飛機響，並且聽到上面的惡戰，以後聽到一架飛機跌下來，着了火。對我們是多麼大的快樂呀！在空襲的日子裏，惟一開心的就是聽到或看到一架日本飛機被命中的跌落地去。

在空襲的緊張中每個人都屏着氣，老是高興聽到有些殘暴的轟炸機被擊落的消息。啊，勇敢的中國空軍！我怎樣用鉛筆描寫于萬一呢？

搬來了這荒涼的山中後，從寂靜的林中找到了安全，我們十分寧靖下來了。當飛機飛過時，山中感到特別有趣。我覺得我們，藏在深密的竹林中的這幾家，是非常幸運的。

豹羣在夜裏咆哮着，但豹羣總比炸彈好一點。

他的太太希望有一個孩子的那個王先生，一週間每天都在北碚工作，而經常在週末回來。當他回來時，我們的僕人青山照例跟在他後面，帶來許多鴨，雞，米和吃的東西，供給我們一星期之用。有時我們住在一起的廚子親自在集日下山去買東西。

王先生是一個樂觀家；他老是愉快的毫不在乎空襲。任何事情發生他都是最快樂的。

「哼，讓鬼子來炸我們吧！」他老是這麼說；「假使他們投下五個彈，他們全炸不中，一起扔在水裏去了，魚都被炸出水，還省得漁夫費工夫去釣。假如他們投下十個彈，就算炸中一間房子吧！還是我們的便宜。我們收集起這十個炸彈的彈片來，都值得八角錢一斤；還有比這更上算的事嗎？」每個週末我們照例快樂的看他帶回來的報紙。

「有什麼新聞？」我們會問他。

「確實消息，我們昨天打下七架飛機！我們收復了一座城，邊殺了許多鬼子！」

「一天當警報的時候他走到山裏來，當他看見我們和他的太太在竹林中時，他叫着。」

「噲！別害怕，今天飛機不會來。我回來的時候，聽到我們的飛機，呼，呼的飛！不要問我有多少

隻，要問多少羣！」

「有幾百呢？」我問道。

「我也不曉得，太多了。只是呼呼呼的響，你從沒有聽見過這樣的聲音！我沒有看到，但卻聽到

一。就算他形容過作一點或過火，那又有甚麼關係呢？我們高興快樂的聽。但第二天，我們在報相上看

見共射下五隻飛機！

他舞動着手仗和抬起黑邊眼鏡。我不是發狂的惟一的人呀！一當他過甚的形容什麼時，他老是說。一整個鄉村都狂熱的談論這事

情！我們全都恨鬼子，我們彼此互相幫助！一這就是王先生。他的太太是一個護士，有些人最初一看並

不美，但是愈來愈顯得漂亮，有些人最初看來很美，但漸漸的結果使你覺得他們很醜。王太太則是屬于

前者。

如今我們住在山上，比北碚本地要高一點，每天早晨我們照例的望望天空，看見不是晴天。當我們

起的很早時，常常雲塊還沒有從北碚升起，依舊籠罩着北碚，使牠像是一個陰天。我們這裏地勢很高，

如

的

可以看到籠罩着北碚的雲層只是一層稀薄的烟霧，馬上就是一個晴天了。我知道在下面的人們希望着一個陰天，但是他們的希望落空了，而他們還不知道。在這高山上我有一種奇妙的感覺。我彷彿覺得我對北碚和牠的居民負有責任。我覺得，既然我能知道等一下是什麼樣的天氣，我就應該下山去到北碚的街上喊，「走呀！走呀！到什麼地方去躲藏吧，離開，因為今天等一下子就有警報來的！」

北碚只是一個非常小的村子，雖然牠有成爲一個文化中心之稱。北碚有着很簡單的居民，這些人甚至不曉得什麼叫做錯事，爲甚麼他們要被迫受苦和忍受警報的煩擾呢？他們爲什麼在這兒？我，不知爲甚麼緣故，只覺得對他們有責任，真有些傻。這不是因爲鬼子，或是炸彈，只是一種很默然的感情。或許因爲這是我們的生死關頭吧。

我希望我能把北碚的人們都叫到山裏來，躲避轟炸。但假使他們全來了敵人也要轟炸這兒了。在這兒逃避轟炸是一種特權，而我不應該比別人有這權利。我應該參加到羣衆裏，去與每個中國人忍受同樣的事情。但即使住在內地也正是一種特權；住在中國，一個正在戰爭的國土，又是一個極少數的懷有國家觀念的人中的一個。我覺得生活太好。有着一副重担在我的肩膀上，我不知是什麼，或爲什麼，在那裏，反正總一樣，是應該有這感覺以是了。我既沒有權利拋開這感情也不能不注意牠。這是一些我不知其所以然的很重要的事情。

以後我覺得我是和我的同胞在一起，在戰爭中，我知道我正協助着將鬼子趕出國門的工作。在晚上，在溫柔的月亮下，幫助中國的工作就是向山下望，希望第二天是一個雨天，可以讓北碚平安的過去。我覺得我很關心天氣。假使是適合空襲的天氣，我感到失望不會有雨下了。出太陽並不是我的過錯，但

我却耽症的以為這是我的責任，我不能管理和控制天氣呀。這給一天的生活加了一點憂鬱，但在中國却隨你怎樣想就怎樣想。從前所住的地方是平安的時候，每天都可以做很多的事，我們並不加以重視。但是現在我們懂得牠的價值了……重視每一瞬間的平安並且為此感謝。縱使在連着幾個晴天有警報的日子中夾了一個雨天，也是好的，我們也需要。瞧着北陪動員到防空洞去，老年的女人們和年幼的嬰孩們，跑出跑進，造成防空洞的行列，他們不會，不，他們會平安的活着的！我常想到那街上的老年女人，永是痛苦和需要幫助，平安和幸福是例外的事情，不能忍受這情形。啊，這些人們是這樣的謙遜和良善，而且生活簡單。他們對自然和上帝絕不懷疑！這些人們，以為生活的痛苦只是他們的命，是應該給予幸褻的。現在他們習慣了，也不曉得這就是愁苦了，他們忍受着而不問為什麼。我於是突然對他們感到了責任。

但總有一天，那時甚至他們將享受幸福和太平，那時爆竹儘量雷鳴，鑼鑼時人們也不害怕了；那時將是每個人都感覺快活的一天。我知道：我們全都團結一致，北陪，重慶和中國其餘的地方。我們不理會戰時的痛苦，我們瞻望着戰爭的終結，我們決定會勝利的；我們努力着，努力着！

三十一 青雲山

如斯作

我們在抗戰三週年的那天的前一天搬到青雲山去，所以在七七這紀念日，我們已在雲中整理行裝和居住了。趙老太太，遊擊隊之母，將在一處公共集會演說，全北碚的人都會去那裏聽她，並且慶祝這一天。那天會有空襲，我們可以斷言，但是我們和平常一樣有防空洞可躲。我要求七七以後再搬，或在那

天午後或次晨。趙老太太的集會在早晨七點鐘，無論如何在警報以前，我不願失去這機會。但我們先已決定在六號搬了，而且準備也完成了。

我非常失望。住在青雲山是無可避免了，但是我想我們還可以去瞧七七在北碚的慶祝，那晚，當我們在燭光中整理行裝時，來了一場暴風雨。一面窗子碰壞了，玻璃碎了，我們必得清除，一張蓆子和榻榻也吹倒了。燭光老是吹滅，我們很費事的擋住屋外的雨。解開行一是容易的。我已熟練了。但我厭煩這工作。我整理妹妹們的衣服，幫忙整理廚房器皿。我整晚對自己發脾氣。我對時常熄滅的燭光發脾氣，拿出手電筒來用。我需要浪費。十一點鐘我才去睡覺。雷、電，雨整纏繞了一通夜。我的桌子已經空了，我的屋子也是空洞的。我可以聽見雨聲在房外離我這麼近。我不除暴風雨，我不睬任何事情，拼命想睡覺。

七七，我們在青雲山的第一天，是一個晴天。我們昨晚在地板上睡了一夜，因為床還沒有運來。從公共陽台上望見前面的風景很美麗。因為這裏很高，圍鎖的霧要到八點才散，到那時我們才能看見遠山和村落在中國風的青色裏。每件東西都是詩意的和青春的，可是這是我仍然生氣的原因。我不喜歡這樣不上不下。一個人應該有勇氣但是却要照顧自己的生活；一個人輕篋富人但是却只有一點錢和一點階級區別。這老是这样的。在這種狀態下沒有可以澈底的事，甚至言無二價和公正的買賣這事實也不盡然是言無二價和公正的！我不願意這樣。永遠是這故事，毛頭小伙變「聰明」了「成長」時便懶惰了，爲什麼青年的夢老是失望和醒來呢？當一個人從他所忠誠從事的工作中醒來時，留下的正是困苦的生活。而

這是痛心的，學會了生活不過是生活，想我不能了解這醒來的原因，因為我還年青。我希望我永不了解它。我也不須乎。或者少想一點也好，太想多了反而不好。

也許集合已經散了，每個人都去討論趙老太太的演說。「正是一個普通的慶祝集會。幾句演說，和其他等等」。讓牠「正是普通」的吧，但我却要聽。

我看着白雲在動，啊，但是太慢了，太慢了！我看着我與沉思着。理智，荒謬，理智，荒謬，這樣討厭的事情！我須要一點刺激；一個刻版的生活是太可怕了！

做了一些事情後我才改變了心情。那只是一種心情吧了！我的神志又把我拉回來了，一個女孩是比男孩感覺來得多的，可是，我希望我是一個男孩，永遠自由的做我的夢！

假使這只是一些心情，日常工作也是心情了，我極願意心情在後者。我時常反躬自問，而結果荒謬嘲笑着理智。我在怎樣的心情下，一個第三者，批判的心情呢，還是公正的合理的心情？我想拋棄一切，而只留一個，就是那稍稍狂熱的一個。我喜歡爬越了一個入，又一個人，又一個人，一直爬得頂高，搖着手，我發覺自己坐在雲中，我越過的那些人都失望了，然後我再下去。這不是怎樣愉快的冒險，一個能思想的動物的不可懈的心情。

青雲山的和尚是摩登的。有一個從事政治的和尚對世界的變遷頗為開明。還有一個和尚從我們借了一本通行的小說，讀後很覺激動。還有許多和尚曾經上過上海前線，幫助過傷兵。也有出去了的和尚，正幫助照料難民。這裏沒有一個歸隱的和尚。和尚的類型只有這三種，我不能理解他們。他們唱着佛歌

法典音樂，念着祈禱詞，計算着飛過頭上的轟炸機。他們的課程在警報時停散了，人們分在樹林裏。一個和尚這時該怎樣想？他擁護中國的佛教，使他再成一個盛行的宗教，還是恐怕裏面隨滅亡而毫不在乎行牠自己的主義呢？我不能了解他們。或許如果佛教成爲一個「會社」會要明朗一點。現在我不能斷定他們是活躍還是懶惰。在這個時候是很難判斷是非的。有一個和尚從西藏旅行回來，穿着一件喇嘛傳統的明亮的黃袍，像一件印度長衫。他穿過粉紅色玻璃質的衣服。他面孔紅而強壯，任何時候都是愉快。他不像一個和尚，和尚理論上應是蒼白的，瘦弱的和恬靜的，此外，他還有一個十分好的聲音。

在四華寺我們住的地方，離廟約有三里路，我們有各方來的朋友。這裏在三座建築中已經有十家人，每家平均佔有兩間房子。我們有着朝南的兩間，有着一個陽臺在前面。

早晨我們念書一直到早餐的時候，午後繼續，假使沒有空襲。我們很早睡覺，生活很簡單。這裏我們依舊可以聽到偵察機，轟炸機戰鬥機轟炸的聲音。

一個孩子敲着一面鑼從廟裏跑來跑去，通知我們第三次警報來了。因爲第三次警報總是在二次以後的一刻鐘的樣子，我們知道飛機馬上就要來了。縱使在這一面山坡上只有這幾所房子和兩三處農家茅舍，我們還是去找隱蔽的地方。每個人急忙放下洗衣的工作，滅了爐中的火。我們不需要現出有人住在這裏的痕跡。我們離開屋子，不然，也許有機關槍掃射。

第一次經驗是很糟糕的。王太太在睡覺，我們在一棵大樹下，一面讀書一面等着飛機的來臨。後來飛機聽到了，我們一次又一次的招呼王太太，但她顯然沒有聽見。一霎時飛機來到頭頂，我們不好再

叫。已經走不及去到母親和妹妹所在的竹林了，因為我們還要經過一條無掩蔽的路。轟炸機的轟聲非常大。這裏有一個小石龜，約二呎半高和二呎寬，土地菩薩的像坐在中間。無雙和我把頭擠進去，爲了避免機槍和手榴彈，假使他們在這方面來。父親站在一株老樹下，以樹身做他的掩護物。

我老早就說一個人決不要相信日本人，沒有人能斷定日本人什麼時候會突然臨時決定拋幾個手榴彈，到田舍上去。我信任石塊還比鬼子好些。我是寧願一有警報就隨時準備進洞的同志。這時我的一半是比較安全一半則比較危險，這小土地是被兩個闖入者所騷擾了。飛機並未離開，响声亦未停止或減低一點。我因爲興奮和着急汗都溼透了。我希望聽見任何東西，急于偷看一下。飛機看不見，因爲在我們頭上的樹葉子擋住了天空。只聽見而不看見是可怕的。但是立刻我們聽見一架中國戰鬥機來了。牠的响声很響很急。一場空戰！我們聽到單翼機的機聲，轟炸機的吼聲。我不曉得要發生什麼事。啊！讓牠發生吧！我在這小洞內鬆了一口氣。這不是開玩笑的。接着一聲單翼機聲，機關槍聲，和轟炸機聲漸行漸遠了。我們燈藉的的站了起來，母親從竹林叢中出來了，還在我們和她談話以前，聽到一種刺耳的聲音，像是在傳音器中傳來的絲綢的撕扯聲。有人喊着日本飛機跌下來了，跌下來了！我們聽到一聲巨响，好像一個巨大的炸彈的爆炸聲一樣。是的，跌下，炸開，壞了，一架日本飛機跌下來了！明天我們在報紙上可以讀到紀事。其中的一架爲我們親自聽見在鄰近跌下！這裏每個人感覺興奮。一架日本飛機墜！這就是這些可恨的下蛋者們之一的末路。你想吧，我們並不去問是一架中國飛機還是一架日本飛機。無疑的是日本飛機墜。我們的驚慌是不足一道的，只是我們，由于對外間的世界沒有經驗，大驚小怪吧了。我們站在天井內，聽一個人講空襲的故事和冒險。站在陰蔽的地方是得涼爽的，我們聽到勇敢，愛國心和

犧牲的故事。突然我們聽到了熟悉的機聲，輕快而迅捷的回來了。這是戰後的勝利者，他將才戰勝了，現在他在這一帶的天空迎候着別的飛機，我們靜靜的站着，向天空的英雄感到敬意。我們想要向他敬禮，只是他不曾看見。這是我們親自看到和聽見的一件事，一件勇敢表現！

飛機一定已在燃燒了；飛行師死的還是活的？我一點也不見得難過，因為我已聽到够多的炸彈爆發和死亡的數字。

那人講完故事了，沒有其他隊的飛機到這邊來，又恢復鄉間裏安靜的午後了。蟬在飛機去後繼續的鳴叫着。

王太太也來了，我們把書放在一邊，「現在」比若干年前的古典文學較為需要了，石階坐下去是很陰涼的。我們愉快的聽着竹林中的風聲和從廚房傳來的竊嫂尖銳的笑聲。回想書中的內容是有趣的，雖然我們現在不去讀牠。啊！這是滿足的表示，也是懶的表示，我們應當去工作了。

X X X X X X X X X X

報紙天天送給我們，但從重慶來的是遲一天。牠們是廟裏的信差每天下山到重慶去帶來的。

報紙是山中最珍視的東西了。這裏我們周而復始的瞧着，一天的黎明，中午，和黃昏，這些永久的東西，但並不就滿足這些。我們必須得到戰事，國外，和重慶方面的消息，我們需要知道人類的世界，而不只是這個孤獨的仙佛世界。

報紙是非常花花綠綠的，有粉紅色，綠色，紫色，黃色，總是更換着。這理由是我們所出產的手工業紙雖然是足量了，品質究竟次一點，用顏色的紙印了鉛字後顯得整齊，清楚。只要紙上有一點綠，上

顏色時就看不清了，有時我們讀着重慶的新聞的細目時的確有點吃力。

新聞老是受歡迎的。他像日月星辰對於天文學家一樣的引動我們。我們在陽台上讀罷了報紙後，就討論着新聞。新聞，這不僅是新聞，而是事實，而是意味許多，許多的事情。我老是激動着，望着永遠不變的山岳。我不喜歡牠們，因為那是無生命的。我在陽台上往下看着幾個家庭的孩子他在院子裏遊玩，我又看着自己。每件事情老是不變的，老是正合乎中庸之道。

當秋天來了時，我要下山到北碚或別的地方去，做着我一向高興做的事情。有一件事在我可說是錯誤的，那就是我對我的願望和需要保持着沉默。假使我大聲的傳進每個人的耳裏，我會得到滿足而人們也會爲此破鈔。我老是喜歡自己保持沉默，直到時候來臨。我甚至寶貴這奇怪的感情，有的事情在我自身內是絕對秘密的。但我是愚蠢的。

王先生在週末上山來。晚餐很早，我們坐在陽台四角落裏，這建築的最佳部份，聽着王先生談話，王先生老是愉快的，告訴我們北方的詩歌與遊戲。有一次他談到向西方撤退的故事，他自己的經歷。他流了眼淚，我們曉得回憶過去對他是痛苦的。我們聽時也感覺痛苦，但是我曉得我必須聽完這些事情。一種可怕的感覺充滿了我的心情，我不想移動一步。我必須等待着，讓感情像氣體般的沉落下去。人類應對這事感到羞恥。當我們談論理想的事時，爲什麼這種真實發生的事情，老是興起本身的戰慄？最真美麗的東西也不能長期保持美麗。所以我在我腦海中老是一副混亂的圖畫。像一副立體派畫家的圖畫。這是單純而真實的，在事實上也沒有加以潤澤。我緊咬着嘴唇，拳頭緊捏起來了。啊，我希望這所有的事情都從我的腦海中消逝了才好。

我們在陽台的一角談着，那裏我們可以看見院子裏的舞臺正在進行，也可以直接享受着夜間的微風。王先生飯後喝了酒，他的臉很紅，談鋒很健。當他笑時他的眼睛眯成一縫。他用着北平風塵講着話，快樂時他便抖着膝。在陽台的欄杆旁有着一排狹狹的坐位。但是我們不敢任意坐下，因為支柱不大結實，並且有跌到院子去的危險。這正當日落的時候，在夜幕降下以前，每個人都跑來聽這黃昏的故事。

王太太懷着「看看」（這嬰孩的名字）的孕，她坐在光滑而舒適的藤椅上聽着。王太太有着一雙光亮和智慧的眼睛。她大約有三十歲，頭髮剪的很短。她是四川本省人。但她也是從東海岸遷移到故鄉來的。她是一個產科醫生，在紅十字會裏與跛行的老兵共同工作，在撤退時，她跟醫院一起行動，直到「漢口」才遇到她的丈夫。她是一個有着前進思想的熱情的女人。

「我看到的最感動人的事情」，她說：「就是在南京的最後幾天。我永遠，永遠不會忘記那事。撤退非常突然，整晚人們坐着汽車，人力車移動着，也有步行的。醫院在最後一分鐘才得到離開的命令，還有一隻特准為傷兵用的汽船。我走到那最末一隻船上去。醫院裏充滿了從前送來的傷兵，船不能容下所有的兵士。所以，啊！這是太可怕了！——我仍然記得那些面孔。甚至便使我們在船裏每個可能的空隙裏像沙丁魚似的塞滿了兵士，也還是不能完全帶走他們。於是痛苦的工作開始了。醫生們和護士們只好走到每個兵士面前，去檢驗他的傷處，判斷着他大概會死或者會活，於是做了致命的決定，帶他去，或拋棄他讓他的命運與鬼子俱在。對於醫生，也是可怕的。生命都捏在他們的手裏，能够讓他們死，或讓他們生，兵士們等待着他們的命運。他們哭着和求着醫生們帶他們離開。『我與其看見日本兵證不如去死！』我也許還有用吧，我還有兩條腿！——他們像懷抱的孩子一樣的哭着，醫生們和護士們的跟

睛溼溼了。因爲在日本「法律」下過活遠不如死掉好。但事情也只得進行。兵士們戰慄着和叫喊聲，有些人哭聲的噪，「殺了我吧，不要讓我看見日本人吧，行行好事！」他們是瘋狂的，一個挨一個的等着他的命運。「給我來沙面！矮子會來活埋我，他們會火燒我！」「只要給一點毒藥就行啦！讓我們死！」於是我們動手搬着兵士們到船裏去。四個看護用昇牀抬一個兵士。我們護士抬，醫生們也抬。我們日夜在碼頭上來往着。共約有一百個工作者。我們的腿都麻痺了，我們僅只饒得回來又前去，在船上是遇空即補。統艙裏滿了；房艙裏滿了；甲板上也滿了。我們盡可能的多救。以後我們上了船，只有五百人的容量却裝了二千人。我們在甲板上倚着欄杆站着，我就這樣的站了三晚兩夜。我沒有坐下。我不能動，簡單的因爲週圍沒有空隙。兵士們甚至不能轉身。一個醫生記起帶了一袋麵包來，分給兵士們每人一塊。我們自己除了在蕪湖吃了一餐外一直到漢口都沒有吃。我們飲着河裏的水，用罐頭當水桶。只有一種麻痺的感覺，我們也沒有辦法照料兵士；這裏沒有地方可以轉動。每天總有廿人死亡，我們搬到河裏去。當我們遠漢口時，有些護士簡直不能走路或轉動了。」

有些隣人也跑來聽了。

「留在南京的兵士們結果如何呢？」

「在漢口我們聽到南京失陷後跑出來的人說他們被活埋了。……我還記得他們中幾個面孔……」

這不是快樂的故事，但是真實的。

這裏，我只是纏得自私和愚蠢。有時我却逃避幾個鐘頭。王先生說自從戰爭以來他每次喝酒就痛哭。我們需要從這些事中鬆一口氣，因爲日復一日的我們忍着和等待着，永遠在興奮的緊張中，這裏只有

樂觀主義者，像王先生的，解釋着每一項的新聞爲走向勝利的進一步。決心不會鬆弛的，雖然身體和腦筋或者疲倦。這裏有兩條路，一條投入這高貴工作的中心去，另一條逃避在一個人幻想裏。我讀着秘書烏托邦的發現。我希望永遠不要發現才好。

也許我會想過，我們在山上會忘記了戰爭的。但是我們不能，我也高興不能。然而我渴望回到北碚加入羣衆裏去，不住在這山上。我詢問着每一個下山住在北碚的機會。我覺得在這兒好像是一個逃亡者。我準備着爲國家去做任何工作。我可以拋棄我們過的這種生活，所有這些正規的生活。我準備自己接觸死者和受傷者，我只能做的很少，但是這一點事却對我很有意義。

有一次我們討論着到貴陽去工作的事。我想去，想去工作。我從不會接觸過一個死者，但我會使自已習慣的。只要對國家和同胞有幫助！沒有不幸的事光顧過我，但我覺得應該幫助更多的人。我儘是在戰爭中這兒的一個寄生蟲，我是如何的自恨呀！我最恨的就是不冷不熱！讓炸彈落下吧，假使他們必須。我們的人會忍受牠的。我愛我的人民，他們一千年都一成不變；他們永遠，永遠不會死亡的。我需要看見我自己消失到羣衆中去，但我現在却客居在冷清的山上的一間屋子裏。

我們掘了一個小防空洞，當我們聽到轟炸機時便匍匐而入。洞很低，我們不能直身站起來。躲于榴彈是好的，假使一個炸彈落下來就會是一場巨禍，懸着的石頭會壓碎我們。即使這兒，隱伏在洞裏，對我們也不是一件自私的事情，因爲進防空洞是每一個市民的天職。爬進去吧！我高興爬，我曉得我不孤獨，因爲全國人民都和我一樣的。也許這是我的宗教我忠誠于人民和國家，我知道勝利會來，我們全體的新生活會來。一定的。我能看到那種生活，那時農夫們就會像若干世紀以前那樣耕作和生活着。郵

就沒有這些煩擾了。中國將變成一個新的國家，人民將和諧的與平安的過活着，所有國家的恥辱和不平等將掃除了，每個人都享受自由。總有一天會實現的。中國的農人，將能繼續着他們的工作和滿足的太平日子，像他們好久以來所享受的。這可怕的戰爭，像以前的內戰和革命似的，將會告終，而人民將為自已工作。暴風雨要停止，和平一定會來。暴風雨已經這樣長久和可怕了，當犧牲已造成時，雨和雷會過去，光明的早晨將黎明了。我高興過這光明的生活。但是現在我們必須為奮鬥。中國為我們供給了驚奇的無窮源泉。我們平常那知道這兒有孫女士這樣的人。她的團體是恐怖的，甚至有點使我害怕。呵中國！在你懷抱中有着這樣傑出的人才！

孫小姐是一個遊擊隊的領袖，和一個虔信的佛教徒。她想到西藏去，組織一個有政治意識的團體。她會領導過向一座日本佔領的城市的突擊。她的打扮包括一雙草鞋，一件長袍，衣下一條佛教徒的褲子，一頂草帽，一副銀框眼鏡。她的頭髮剪短了像個男人似的；她的指甲很長；她有着很好的牙齒，當她談話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她從湖南來，她極慢的談講着她的工作目標，我還清楚的記得她的聲音。

一天早晨她來到廟裏拜訪每一家的人。她來拜訪我父親，我們坐在陽台上談話，那兒是我們的會客廳。還用得說我是心醉了嗎？在我們相信我的感覺以前我看了她大半天。她走後我們還是很費解。她的聲音與她的樣子不相適合，自然我們遇到一個遊擊隊的婦女非常興奮。但是哎呀，我們被這個人弄得奇怪透了，她安靜的開始她的故事，她顯得已經講過她的故事多次了。一當日本的隊伍佔領了X城時，我們打聽了清楚數目和城市戰略之點，我們開始計劃一次突擊。有些人應當先進城裏去。我想你曉得西

瓜吧？我們亦由裏把西瓜割開了縫，每一個放進一把連發手槍，過了幾天楊痕又長好了。於是我們化裝成農民進城賣西瓜去。籬籃子就這麼毫無問題的運進去。城內時時有槍聲，但我們化裝成農民，有些人真的問她化裝一個男人還是一個女人。我化裝自己為一個農家婦人頭髮是圍着頭巾。日本的衛兵開始奇怪這幾匪滑進城的西瓜這麼多。我已經在城裏了，我曉得假使再不動手就會太遲了。於是我走進一間屋子裏放了一槍，這是一個信號，接着同志們都出來了，開始打鬧西瓜，射擊每個看到的日本衛兵，同時城外的同志也開始突擊。這裏的居民皆大歡喜。日本司令部大感驚慌，高級長官們從第一層樓跑到第二層，又從第二層跑到第三層。但是他們無法逃脫了。我們中有些人進去，同時有些人防着前門窗戶和後門，他們呼救是太晚了，所有的衛兵就逃跑了。我們射死他們，佔了城。你看看那些百姓吧！我們中只死了一個，幾個受傷的，但百姓沒有一個受傷。我們佔領了兩天的城，但是我們知道必須退出，因為他們的援兵就要來。數目遠超過我們。於是我們放棄了城，把這次戰爭解釋給人們聽。他們中有一羣跟隨我們來了。天雷，後面更響，轟隆隆非常恐怖，響聲非常響亮的雷聲，轟隆隆。這只是突擊中的一部分，但我告訴你不過因為西瓜吧了。哈哈！她能領導一場突擊，但為甚麼是一個佛羅徒？因為喇嘛們特別聽他的話嗎？她的舉動遲緩，但我幻想着她跑上一座山上大叫着，一突擊呀！她住在相隣的田舍裏，我相信她在教書。她說只要她的方言能懂她就立刻動身到西藏去。她是冒險的類型，但是我仍然不習慣于她的聲音。一週十夜不睡覺，她住在西藏。西藏王子的太子大喇嘛。她有一次從少龍寺帶了幾個孤兒來。她對孤兒們很寵愛，叫他們唱歌給我們聽。但自然她是從國家主義者的見地來愛護兒童的。她有一雙目光銳利的眼睛，也許這就是為甚麼她要去西藏的原因。當她出發

時，他隨身帶了一個孤兒去。祝福她吧，願她永遠健康，一路平安到達西藏，雖然她給人第一瞥的時候會叫人驚慌。

與孫小姐成強烈對比的是趙清閣小姐，是一個十分年青的現代戲劇家。她和王先生和王太太都認識，有一天她來到廟裏拜訪王先生。那天霧非常濃厚，陽台上很冷，但不管這些我們仍舊坐在那裏。她也是很不服眼，過了些時候才使我們習慣她的面貌。她老是穿着外國大衣和襯衫，因為她的父親失望沒有得到一個兒子，自從她生下後就把她打扮成一個男。她有一張典雅的面孔，在她的眼鏡後藏着一雙美麗的眼睛。她的頭髮黑漆如絲綢的光滑，後面剪得很短，她的聲音非常柔和，說着非常純粹的國語，但是她有着用手指撫摸頭髮的習慣，並且起坐怪樣。這是因為她被當作一個男孩子養大了的緣故吧。她經常的為電影公司寫電影脚本，後來覺得電影有許多限制而改寫舞台劇了。不管她的西方知識，她的服裝，她的職業，她顯然是一個中國婦女。她常常一動也不動，而且能够不講話的安靜的坐着。觀察她和同她談話是非常有趣的，她不拘小節。

那天和我們在一起，那晚她也和我們睡在一起。她摘下眼鏡後，顯出一雙十分美麗的眼，我希望她僅穿一件女孩子的裝束。在山裏我們全睡得很早，我發現她躺在那兒很久才入睡。第二天一清早醒來時外面下着霧和毛毛雨。我們躺在牀上開始談論着當代作家。停止談話時她非常安靜。我們從西方的觀點討論着中國的工作，多許地方事都彼此意見相同，她問我愛讀甚麼俄國小說，但我讀過的很少。我們平靜的暢談着，這是最有趣的事了，我們躺在牀上誰也不亂動。她的判斷非常對的，至少我這麼想。很久很久以來我沒有實質在的跟一個中國女孩談過心了。我和她傾心而談了。

我不喜歡談論青雲山。我們聽到的故事和新聞毫無趣味。我們生活退化了，因為我們生活在這裏像是山旁的屋子，與北碚相離，孤立與袖手旁觀。我成天的讀着故事和小說，因為我們在青雲山的生活覺得乏味。也許這是因為山中的寂寞之故；我聽了故事後，就能很遠的和自由自在的跑着，也許聽了故事，我才覺得做了些甚麼事了。我讓別的英雄和英雄冒着危險和成就什麼事情。聽了這些故事後，我生活在他們經驗的恐怖和憂愁中。這是無聊的事，但現在我既然不能做甚麼工作，只好追憶着故事了。他們引起了我的同情和尊敬，使我顯得自卑和渺小。於是在路上靜靜的散步中，在聽到和尙們開懷大笑中，這些故事都日夜纏繞着我。在夜裏我夢着同樣的事情，相信着自己已被機關槍射殺了，或被命中槍彈而流血了。夢裏非常痛苦，因為夢裏我確以為流着血。但是一切皆空，純屬於虛，我幻覺經驗而於人無助！我厭倦讀書了，甚至有點懶，因為我在等候有允許我去幫助，去為受苦的人們做些什麼事情的機會。我對周圍的痛苦並非無感覺的。假使我熟視無睹，我的良心會責備我這樣做，我覺得欠缺他們甚麼，我僅是需要還債吧了。

我想知道傷兵之友怎樣的工作，他怎樣開始的。他很有錢，他把他的錢都花在傷兵身上了。他覺得他老得太富了，他籌出錢來，直到他覺得生活得良心過得去為止。他買來整管的橘子送給傷兵，詢問着他們的傷痕，絞着腦汁找尋幫助他們的辦法。當他聽見他所住的房子無須那麼大時，他自己搬到一間小房子裏去，省下房錢給傷兵用。他有一個職業，他把薪水幾乎全用在傷兵身上。當他請求成立的一「傷兵之友社」的組織得到批准時，他非常高興，而為他的組織奔忙了。這是一個照顧老兵的組織，為他們找職業，成立合作社，使他們能够自立。盲者可以編籃子，缺腿的可以做手工，無臂的可以用他的腳踏着

機器。使受傷者能够盡量的有用。當他們能工作時，他們意識到自尊心和自立心，不會再滿處亂跑了。他們不再覺得是虛弱的人，永遠依靠別人爲生。

這位傷兵的偉大的朋友開始了這件義舉，現在正在積極進行之中。他替傷兵們幹着大大小小的差使而感到極端喜悅。因爲這是信仰佔有了他，不是他佔有了信仰。他只能在發揮他的信仰到了極致才找到快樂，他的時間、他的整個生命，屬於這信仰，如果不這樣他就會像一個失去靈魂的人了。他不想比傷兵富有，也不想比傷兵們較爲舒服。他瘋了嗎？不，他是世界上精神最健全的，最快樂的人，因爲他不懂醜惡而只感覺美好。我希望世界上多幾個像他這樣的人，因爲在他的心內決沒有懷疑和遲疑不決的事。這種典型的人做事才最有成績，並且也沒有受過高度教育，普通人也了。他從來不會失敗，因爲他不允許自己失敗。他沒有什麼外表的特色，因爲他和信仰是合而爲一的。多數的人忙着很多的事情；沒有一個人像他，只有一種信仰，工作的目標也只有一個。世界是混亂和悖理的，只有這種類型的人才能給我們忠誠和希望。我希望多出幾個這樣的人。你隨便叫他做甚麼吧，但是他總是他自己，傷兵之友。

鄰近，離我們這裏約有六里路的地方，是另外一個廟，叫做少龍寺，改變成一座孤兒院了。這是利用一座廟宇的最佳途徑。廟位在小山谷中，有着高大的松樹和竹林。廟的屋頂仍然是紅色和金色的，頂上精心的描畫着飛舞的龍，只有一條由路通到這孤兒院，房屋從空中很難辨認出來。這兒共有二百個孤兒，一個和氣的太太做他們的代理人。

一天早晨我們訪問他們去，當我們看到屋頂時，我們開始聽到裏面的鬧聲和孩子的聲音了。這是一座戰時的孤兒院！在有着一個兵守衛的門口，我們看到的大歲大的小孩子們都穿着黃色的軍衫褲，

白襯衫，有的還拿着他們的大草帽。當他們聽見我們時他們停下了。就是這些戰爭的孤兒會遇到一個殘酷的命運嗎？他們是清潔的，快樂的，和美麗的。我沒有想到他們會像這個樣子。我以為他們只被好好的照料着和舒適了。不以為他們快樂和美麗！有些女孩子是很害羞的，當我們去問他們到那兒去時。一警報來啦！——我們跑到山裏去！——使這兒他們也不是平安的，因為這兒有一座孤兒院！等一會一個醫師出來了，他們快樂地向山路走去。我們進去會到女院長女士，一個哥倫比亞大學的畢業生。有些較大的孩子還在那裏吃早飯；有些在採桌子。這就像在任何學校裏吃飯的時間一樣的先滿了鬧聲。年歲大小不一，最大的約十四歲。有些人在院子裏玩着，整個的地方充塞着兒童，但是陽光與空氣充足。我們參觀了兩間主要的臥室，以前是這廟的兩間大殿。牠們是出色的清潔和整齊。在兩層的牀架上潔整的疊着絨毯；在每張牀後掛着一個袋子，裝着每個孩子的衣服。孩子們好奇的望了我們一會，又去玩去了。他們穿得非考究，而且出色的健康；他們的頰玫瑰紅，很少有害壞血病的大瓶子裏，誰口渴就可以來吃。有些年紀小的孤兒緊纏在教師們，但是男孩子們則太忙了。他們在領隊的面前排着隊，準備上山去。在報數時，每個孩子做着軍事訓練的姿勢，畫着腳量高喊。他們靈敏的向左報着數，一一，二，三，四，——有一個孩子用長而高的聲浪喊着「十六」，高喊着以閉着眼睛。有些是粗魯的；有些是如京戲般的。非常有趣。當有一個漫不經心的孩子正在七十九以後報着「七十一」時，突然引起了一場紛亂。每個人喊住他和糾正他後，報數再繼續着。接着他們動身上山去，多數帶着他們翻滾的行李，包括幾隻美好的玻璃杯子。他們全都忙着忘却自己了。飯廳像是一個美觀的倉庫，但是有

盤很多的窗子和門。也有禮堂，有講台，壁上懸着中國國旗和孫逸仙的肖像。

多數的孩子們已走了，剩下一兩班馬上也要走。我們參觀了廚房，那兒有一個燒飯的大鍋。廚房裏有兩個人在工作着，他們顯然願意爲孤兒們工作。我們在一間小屋中吃了中飯。菜單包括兩樣青菜，一碟豆子，和一樣菜湯。這就是孩子們和教師們吃的。他們一星期吃兩次肉。後院還有幾個大一點的孩子洗衣服。他們有一個自來水的桶子，得山上的泉水連接一根管子。他們正在嚴肅的工作着。在大院子裏有幾個小孩子做着各種各樣的事。從警報來時他們並不「退」到山裏去，因爲他們被指定輪流做救護隊，假使孤兒院着了火，他們幫助搶救東西和救滅火。職務使他們覺得有用。

這兒沒有人有思鄉病或顯得痛苦，除了剛來的和年紀小的幾個。午飯後我們被允許去會看一些他們的筆記簿和圖畫。他們極端的意識到戰爭。圖畫包括着轟炸，房屋燃燒，前綫，中國的兵士打擊日本矮子，農夫和紅十字會護士幫助抬傷兵。有幾張很好，在他們小小的作文中，十分嚴肅的說明放在每個市民肩上的責任；他們長大時要幫助去做建國的工作，以爲今日國家給予他們教育和好生活的感謝。他們爲人民的利益而工作，戰後也沒有日本帝國主義存在了。許多兒童表達着希望去做機關槍手，砲兵，飛行師，或工程師。他們全都希望去打日本。這是可驚異的，也是自然的。

我不知道這些孩子成長和進入社會後會怎樣想。他們被養着中國將是一個有着平等國土的新的國家。政府也是人民的公僕他們出來時會發現世界怎樣啊？他們沒有聽到人民任何貪婪和自私的事情。他們只曉得華盛頓，林肯，富蘭克林，岳飛，孫逸仙；他們全都希望成爲偉人而爲人民工作。世界不要使他們失望吧，不然他們會覺到痛苦和困難的。他們相信他們是社會的一份子，社會一定會容納他們。

在孤兒院內所接觸到的一些大社會的事情，只是他們所念到的。這裏是有秩序，平等，正義，和友愛。我們能找到一个世界正如這個小小的孤兒院一樣嗎？

周女士開始告訴我們一些孩子們的故事，他們中約有半數雙親是活着的，這委員會到該處去帶了兒童到這兒來，那時他們的雙親還拒絕遷往內地。孩子們必須救的，父母在戰後可以領回他們。有許多是從路旁拾到的，他們的房子毀了，父母被殺了，有些孩子父母叫他們回去都不願回去。在自己家裏沒法有吃得像這兒好，並且還讀書，還有着應有的孩子做伴侶。

有一個女人，他的丈夫在重慶的第一次轟炸中炸死了，她和她的兩個小孩子到孤兒院來。孩子們收留下了，母親也住在這兒，幫着孤兒院做着各種事情。她拿到很少的薪水，但她高興有一個地方睡覺，三頓不用憂愁的飯食，她的孩子們這麼近，學着讀書和寫字；她是心甘意足的來帮忙的。在我們坐着的辦公室裏，有一個四歲的孩子站着。他是新來的，正在哭泣；他的面孔很瘦，皮膚不健康。護士帶他到辦公室給他上藥，他哭泣着和痛苦着。他在這孤兒院裏太小了，不願和別的小孩們玩，只是悲苦的徬徨。

有一個病人住的病房，他們食物較佳。周女士告訴我們一個瘦弱生病的孩子的事情，當問他是什麼病時，他說他只想吃雞，他告訴周女士說雞可以醫好他的毛病。於是周女士特別拿出錢來叫廚房豫備雞。吃光了三隻雞和雞湯和一切的東西後，他病好了，而且又快樂了。

農夫們十分和氣的賣蔬菜和西瓜給孤兒院，取費頗廉。周女士告訴我們他們的話：「孤兒院是好事，我們不想賺他的錢！」當他們寬裕的時候，他們就送孤兒院許多南瓜。這是一個很好的世界呀！

有一次一個農夫挑了一整担綠豌豆來放在什麼地方，那天午後當他回來取豌豆時牠們已不見了。聞

女上一半疑心到小孩們。全體集合了，她詢問他們。他們多數回答他們知道一點兒。他們說有些孩子們發現豌豆新鮮的好吃，於是他們開始去吃了。自然，每人吃一點整担在幾分鐘內就光了。周女士叫他們以後不要再犯這樣的事情，他們全體還很懊悔。

「他們吃了就算了，幸好他們都這樣的誠實。」周女士笑着說。這些孤兒們不能再找到比周女士更好的保姆了。她實在愛孩子們。

我們在三點鐘離開了寺院，在山路上我們遇見孩子們回來了。他們之中有的還只有四五歲，但是他們能在烈日下每天走這麼長的一段路。他們長大了以後會變成怎樣呢？沒有能像他們這樣自立的孩子，現在充滿了熱情的愛國主義，他們的頭腦不會被不緊要的事分心和染上壞習慣。周女士告訴我們他們中有些個的確在各種部門有着真正的天才。假使不是戰爭，他們也許永遠在田地上耕作。

還有一處「特別技能學校」在鄰近。創辦人是一個熱情的教育者，到各地孤兒院去，選擇有才能的兒童，在這學校的每個學生給予物質和時間來發展他們的特殊技能。

三十二 西華寺

妹妹作

當我們在西華寺的期間，我們遇到從中國各地來的各種各樣的人。有一個患肺病的婦女；當我們吃飯的時候，她喜歡搖動我們的桌子。她自稱是一個藝術家，但我們從沒有看過她的圖畫，她的丈夫是在銀行工作，每一次他回來的時候都帶回來一些關於戰爭的壞消息，她有四個小孩子，肚子裏懷着一個。但是我們只聽見兩個，因為其他的兩個跟他們的祖母在別的地方住。我們的對面是另一個家庭。

我想他們大概是有六個兒子和兩個女兒的樣子，但只有三個在這兒。大的一個戴着眼鏡，第二的是一個書獃子，第三個是一個傻子。他們每天早晨做着練習。他們十分用功，有時已經日落了，他們還在工作。

我們定了一份「生活」雜誌，每次牠來到時，我們搶着讀，我們非常開心的看到巧格力餅，牛排，香腸夾麵包，蛋餅和每件東西的畫圖。我想吃這些餅和咬這些厚的牛排。

三十三 獅子峯

無雙作

一天，我們被和尚們請去吃飯。我們吃了素雞，素鴨，素火腿，素肝，所有都是豆子做的，味道很古怪。這既是一個很好的陰天，我們想到不如到獅子峯去玩玩。

「如果你沒有聽見過獅子峯，你等于沒有來過青雲山一樣。」一個很胖的和尙說，我想他長期吃素決沒有這麼肥。我還會以為他是一個銀行家，假使他不穿着在西藏時穿的僅只裹着身體的黃袍的話。他的兩臂和兩肩都裸露着，他的肥胖的身體顯露着。但無論如何他是非常高興和良善的。我們和他還有另一個和尚動身到獅子峯去。另一個小和尚帶了一壺茶。因為和尚說我們在山頂上會口渴，喝着茶也會增加欣賞風景的興趣。還是很奇怪的，這些和尚喜歡欣賞風景。另一件令我驚奇的，是那一個向我們借書的和尙，他完全忘了他自己是一個和尚的說，「我等這本書出版等得很久了！」於是他很快樂地借去。

我們上了山，座在位置在一處很險峻的地方的長臺上，那兒假如一個人跌下去，就會跌到很深的下層，而你一個不留神就會跌下去。當我望下去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北碚。河那邊是一座非常險峻的山

，橋上有一條四川惟一的鐵路。有幾個人會座過。這時車子正在走着。

突然我們聽見了一架日本偵察機飛來，我曉得這不是好現象。等一回鑼響了，我們聽到了二次警報。我們趕緊跑到樹林裏去，又找住在附近的賣糖的借了幾張長凳。於是我們坐在樹林裏，不知道什麼回事，飛機却幾乎立刻來了。我們的飛機也出了，有很多。這時我們夾在中國的和日本的飛機羣中，十分驚慌。他們彼此相遇，鬼子要到重慶去，我們的飛機攔着去路，他們越來越近，立刻遇到了。他們在我們的頭上。上面有一些雲，所以我們不能看到他們，但我們很清楚的聽到。這時他們開始空戰起來，而我們正好在下面。我們聽到機關槍開火了。我覺得戰爭正在頭頂上進行着，並不十分覺得是好事情。他們恰恰在我們頭上，我們聽到他們打着，打着，兜着圈子還是戰鬥着。

我跪伏作一團，很害怕。他們實在在我們的頭上，我好笑的想着他們是正好在我們頭上。假使一兩粒子彈或別的什麼東西從飛機上落在我們之中任何一個的頭上，那我真不知怎麼說是好了。他們打了約有廿分鐘。他們潛入雲裏去，這更壞，我們簡直看不到他們了。

我開始害怕這陣和尙的漂亮的黃袍會被認作目標，但他並不怕，並且笑着說，「就會像秋天的落葉似的過去罷！」

於是兩個和尙彼此開着玩笑，背靠背的坐着，直到我不能忍受為止。

如往常似的，我們的飛機趕回他們了，他們必得回轉去。我們感謝幸而沒有子彈落到我們身上。我常常不知如何選擇；一架日本飛機被擊落在我的頭上好，還是讓他飛開好。一架轟炸機值十五萬美金，我不能決定我是否值得償還麼多。可是我還想活，我從不敢決定，也從不需決定。假使我被一架日本

飛機壓倒了，那真是等不及了。航空發券的頭彩一樣，而頭彩是難得的。仍然我想知道那一種於人民更有益。

三十四 山中

如斯作

在傍晚太陽落山時，沒有什麼事要做，我們訪問山的同一邊的幾家田舍。在山路的兩旁既沒有被竹林深密的遮蔽，也沒有險峻和難走的石階。當我們靜靜的站了一會時，每件事物顯得非常靜和永久。這裏沒有動的痕跡，除非聽到黃葉偶然的落地。我們在這裏會忘記每件事情。山中僅有樹，樹葉子和竹子久用而光滑的石級沒有表記，沒有路的痕跡，沒有東西給予計算世紀的記號。從細的竹林無法看出人類歷史的年代，因為在每個世紀老的竹子死去，新的發了芽。光滑的石板也很少透露出人類歷史的消息。僅剩下一種回憶，在若干年以前人們工作着，搬着石級砌成一條路。牠是很粗糙的。樹林很靜；只有當一個男人或一個孩子經過的時候發出回音。路遙遠而且令人疲倦，豹在夜裏叫着，蛇沙沙的行着。讓牠們留着吧！樹林沒有牠們會更寂寞了。這裏生長着樹木和路旁的雜草，甚至在石縫裏也有。或者樹木並不理會這種太寂寞的生活吧。我却不是的，我高興聽到人們在石級上堅定的足步聲，穿過樹林的人聲，因為我怕我自己會消失或融化在死樣的寂靜中。我不需要我的頭腦分散，我們精神消失在廣大空洞的空間。我需要牠們集在一個地方，儘可能緊緊的握在手裏。

有時是感覺到樹林裏的時間的浪費，有時當走了一段路後，站在懸崖前或坐在一塊石上時，我又感覺到非常不同了。特別是在散步後的休息時，我便讓竹林的綠色，日落中羣山的遠景抓住了我，有

時天空比較晴朗時我便看着山頂上面的山頂，幾乎像是海浪無窮盡的波動着。於是我感覺我應該為風景唱一首讚美歌或做一支短歌，或做一些相當牠的壯麗和有價值的。沉浸在牠的動人的力量裏，我覺得我能夠做出來，能够做出可愛的作品像面前風景一樣。我的眼睛落在遠處的霧和近處流着的河水上，我過份的浪費和痛苦的需求。這正是大地之美佔據了我，我感覺無限的快樂，分析着竹林的莖或石頭中的神祕的花紋。好像是美麗與和平充滿了全世界，沒有一點憂愁和責任。

那就是美麗的大地怎樣的欺騙了牠自己和我自己！為什麼這樣的美麗，竟使我忘了抗戰呢！是這種和平和我們忘記鬥爭嗎？哈！是錯了，住在很遠的鄉下，過着一種外國人的生活，我今不忠實國家了。我可以為富的炫耀，舒服的引誘，和太多奢侈的物品所昏亂。但是為什麼大地自己可以欺騙我呢？這也太不合理，太可笑了。不，這風景，那末，決不會這樣令人心醉。真的，住在這裏還感寂寞，假使不是每天有敵機來，我幾乎忘記了戰爭了。他們幫助我們記起這鬥爭。

當我們拜訪田舍，人們老是很客氣的拿出椅子來請我們坐接着他們請我們不要嫌他們寒酸的房屋。平常在傍晚男人們做着額外的的工作，像編織籃子，女人們通常是縫紉。他們老是歡迎一個客人。我們談到田地，他們的工作，但主要的我們是談到空襲。問他們當敵機响的時候躲不躲，他們回答是躲的。有些人有小防空洞，聽到飛機响時便走進去。他們老是顯得十分滿足。一次我們拜訪一個磨着麥子的老婦人，我們有了一次奇怪的經驗去試着推磨。他們笑着我們，我們也笑着自己，這麼笨拙的做着這種事情。以後我們便打着友愛的招呼告別，並且答應下次再來，當花園內開花時他們讓我們摘幾朵去。

女人們比較容易和我們談話，男人們通常和父親談話。他們想知道我們是從什麼地方來的，而聽聽我們看過飛機時，一個女孩子嘻嘻的笑着，一個女人認真的問道，「你們不害怕嗎？」他們會看過日本飛機和聽轟炸，但是他們不知道一個也可以駕上一駕飛機爲了安全的目的到一個地方去。我想在我們談了我們的飛機後，一定已使他們覺得我們不平常了。

農夫們是這樣可愛的，他們十分有理性的工作着。他們毫不粗魯，我想他們在不得已時才求助於拳頭。中國的人民分佈在各省，很難互通音信，實際上都同樣方式的生活着。有着從祖先的承繼來的道德和傳統的主張的他們，才是中國的真正力量。

回家時幾乎天黑了，這裏有一種不同類型的生活，許多從中國各地來的人，操着不同的方言，有着十分不同的經驗。但是廟裏很和諧，我們在陽台上看到各個不同家庭的孩子們在院子裏一同玩着時，家長們則在一邊注視着和微笑着。

三十五 山中防空洞

無雙作

鬼子的鼠竄的終局是無足異的；他們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未來也永遠會是這樣，因爲他們是得這樣矮。

至于他們的鼠性我將告訴你一點，在八一三，上海陷落的週年紀念，和七七，抗戰的週年紀念，他們從不敢來轟炸我們，因爲那天我們的空軍豫備得很充分。他們嚇住了，第二天才來補足。假裝着因爲頭一天不是晴天的關係。但事實上我知道他們連想都不敢想到在那天來。因爲假使天氣好的話，日本值

察機並沒有不來之理。

於是他們就需要鼠般的蠢動了，他們老是過量的貪吃，做事大過他們的能率。舉例說，俘虜中國就是他們力所不逮的事情，而偏偏使人們發生他們長得並不矮的印象。但是每一個人都知道矮子是打不過個兒高的。再舉例說，在美國宣佈封鎖石油出口後，他們想要誇示他們毫不在乎，於是他們來瘋狂的炸了一天，可是由於他們的鼠性，不再繼續轟炸了，他們拉了一個可憐的籍口整停止了五天，我們曉得這不過爲的是省油吧了。

三 我們在翻後發現了一個小洞。於是我們開始在那兒躲。洞是很難容下我們全體五人的。最高的地點只有一英尺半，多數的地方低于此點。我們只好自掘山洞。我們掘着，掘着，用我們的手工作着；工作很容易，土非常鬆，但我們覺得很像野人的行爲似的。當我們又掘下一呎時，我們能够屈身而入了，剛好容下五個人。母親和我在警報來時開始有胃痛的壞習慣。我以爲這是由于害怕，我們的胃咕噥着，咕噥着，直到每一個地方都好像痛起來，解除警報一响，痛苦就不見了，我們不再害怕了，每次空襲時，我們便坐在我們所掘的洞外，直到聽見飛機聲再進去。這裏沒有解除警報，如果人們從廟那邊走來通知我們要慶時半點鐘，太費事了，通常一個警報約有三個或四個鐘頭過後我們便自願解除警報回到房間去，有時我們以爲過去了時，却模糊的聽到機聲。我們當時不加理會，大多數的人也不跑，只是坐一屋子內，不顯露目標而已。警報响時，人們如果已生起火便停止炊事，收起所有掛出的衣服，這些是規矩如此。不顯露目標是最重要的事情。

還有一種良好的制度，自由中國的各處，無論那裏只要一有警報，警察便出來在人們進入防空洞的

期間維持治安，假使一個盜賊抓住了就處以極刑。所以每個人都能閉着門離開家，實在也沒有人有心去偷，爲一兩件東西冒着生命的危險。但還有什麼分別？整個的房子即使不被劫也許被炸了呢。

三十六 空襲的故事一束

無雙作

人們幾乎每天都到空襲掩蔽處去，所以有許多談論到他們的故事，而人們在防空洞內所說的事情一本書也說不完。我從這裏和那裏的朋友聽到許多關於轟炸的故事。

有許多關於一個炸彈的故事，使一把椅子從這家飛上鄰人的屋頂，十分端正的放在那裏，使人們在棺材堆躲着，而免於死。有一個留學生有一位法國太太。他的房子燒掉了，於是他買了一把牙刷和一瓶牙膏到朋友家裏去住，朋友的家也被炸了，他又買了一把牙刷和一瓶牙膏，這樣的繼續一直等他買了四組牙刷和牙膏，後來他無論到什麼地方去都帶着他那最後一次買來的牙刷和牙膏了。

有一家有三層樓的房子。當第三層樓炸了時。他們搬到第二層樓去住，第二層樓炸了時，又搬到頂下的一層去住，最後連底下的一層也炸了時，他們只好搬家了，一個人真能運得三次航空獎券的頭彩！

有些人極端的害怕轟炸，或者是由于一些恐怖的經驗吧，所以警報一響，他們就面孔慘白，舉例說：福樓便塞管流着汗，她什麼東西也不能吃，什麼東西也不能做，一直等到警報過去以後。她三次險些死了。許先生和蕭先生却是兩個極端者，他們一定要走，走着，到一個十分遠的特別的洞裏去躲，爲他們覺得那兒才是最保險。

有一個麵包師不去防空洞，我不知道爲什麼緣故，突然間一個炸彈落在他的旁邊了。在轟轟聲以

他担了一塊生麵團把它揉在一起，窒息了種，使麵不至爆炸。他爲這件事從政府得到了廿塊錢。

有一個家庭包括着一個父親，一妻，一妾，和四個月大的寶貴的兒子。突然間（那是在北陪的第一次，還沒有人躲防空洞）炸彈開始落下了。那個妾很靈敏的把最寶貴的那個孩子放在地板上；丈夫是其次的重要的，躺在孩子的身上，這妾，覺得比妾重要些，躺在丈夫身上，妻子被指示着用的身子覆那蓋着妾。於是這四個堆在一起，結果妻子受了一點傷；她的一片肉炸掉了。因爲她是在最上的一層，但妾，丈夫，和孩子全文都平安，孩子也沒有悶死或壓死。

這一個人，但他看見炸彈落下時，像一個駝鳥似的，把他們的頭插在一處溝渠裏，自以爲十分安全，但是他的後聲炸掉了。

奇怪的是當戰爭拖下去時，中國的士氣越來越高了。當收復了一座城池，在空中襲後就有提燈會和遊行來慶祝。在即日並且還有成千的人觀看龍船比賽。我們依然舉行我們的慶祝，可是也照常生活着。孩子們在警報後立刻拿起書包到學校去。夜襲以後人們又在第二天六點鐘或七點鐘起身工作。母親們在防空洞裏生產孩子。

空襲不能破壞我們的幸福。炸彈怎能摧殘我們的士氣，牠僅爲我們自己感覺着，不能看到或接觸到？炸彈怎能破壞我們心裏的非物質的東西？炸彈可以飛下而且轟炸，但是我們却要抗戰到底。

三十七

遊擊隊之母

無雙作

在中國我們常常聽說趙太太和她的游擊隊員。後來我聽到她的故事原來是這樣的：

趙太太是一個六十歲以上的老婦人，人們叫她趙老太太。她是一個組織北平附近的游擊隊的女人，後來隨中國軍隊撤回內地來。

一九三七年七月，她的媳婦從山東來，帶給她一些片段的新聞。日本人準備進攻北平城了。

「我不准有這樣的事！」趙老太太說，她開始組織一羣年青人，大學生，來保衛北平。

一個朋友會給了她兩千塊錢，以備她的兒子趙侗參加到戰爭中去後養老之用。拿這筆錢趙太太請了她的游擊隊。同她住在一起的的大學生都加入了。他們在夜裏組織着，計畫盡可能的多買軍火。他們買了應用的手槍，子彈，制服，鞋和短襪，趙太太是他們的首領。

趙侗幾天後回來了。緊接着第二天就是蘆溝橋事變的發生。高粱還沒有長到足以藏身，於是在出城前他們等了幾天。

他們在城裏找到一處藏身的地方。他們開始運輸他們的槍枝和什物，這全是趙太太的工作。

「我是一個老婦人，」趙太太說，「假使他們抓住我槍斃那毫無關係。」她自己做着運輸工作的全部，不讓一個年青人來幫助。「我穿着一件破衣服，」她說，「和帶着一個破鹽子，在裏面我放着舊襪子，舊襪子，舊衣服，但下面全是軍衣子彈盒。」

於是這老婦人將這二千塊錢的軍火帶出了城。她的兒子同她一塊去到車站，坐在另一輛車子裏，暗地裏保護着她，以防有什麼意外。出了城後的交代是容易的：他們只要看見一個老婦人帶着一筐子舊東西就是了。趙太太天天運輪着，她的兒子天天坐着一輛車子看護。不幾天的功夫，全都安放在備藏的地方了。接着自己又回到城裏來住。

他們共有五十人，在一個號令下他們換上了同一的制服。他們藏身的地方被一個漢奸知道了，隔窗人前來包圍了他們。趙侗不敢到城裏來告訴趙太太，而她卻從一個在醫院裏受傷的軍官處得到這消息。她發覺所有的軍火都完了，兩個人被殺了。

趙太太又重新開始。她去找她的朋友們借了些錢。趙太太一直講下去。「我去四面要錢，我們需要帶牠去買軍火。」我向你要五百塊錢，給我吧，快點！」鄰人們給了她幾桿槍，她從她兩個闊朋友得到錢。這一次更多的學生參加了，他們比以前得到更多的軍火。

日本人佔了北平，趙太太幫忙年青人出了城。她僱了兩個老婦人，囑咐她們一次帶幾個男人出城去，就說她們是她們的姪子。當我們找到了一座廟可以藏躲時，趙太太非常興奮。她告訴男人們和老婦人們盡可能的帶出子彈和槍枝。老婦人們把槍枝藏在他們的包袱和被服內，回頭再依法行事。末了一次三個老婦人一道出發，把所有的東西都帶在她們的身上。趙太太帶着一手提箱的子彈。她們要帶着這沉重的負重步行兩哩路。當一個警察來過身旁時，三個老婦人一齊坐在她們的東西上。

「你們到那裏去？」

「我們不知道。到沒有鬼子的任何地方去。」

「靠不住吧。」

「你要我們三個老婆子什麼東西呢？假使你要東西，就拿這箱子裏的破被褥去！」這句話說得多麼有胆量！於是警察揚長而去。另外兩個老婦人都嚇昏了頭。但是趙太太站起來，又重新拿起子彈箱，帶到了廟裏。

日本人增加了數目，他們害怕起來了。趙太太提議去請幾個外國人來和他們一起住，這樣，日本人就不會加害他們，因為外國人在這兒。

「我們共請了十四個外國人與我們住在一起，」她說。「我們每天供給他們好酒菜，而我們自己則吃着過多的東西。我們給他們做特別的食物吃，決定着我們不再需要他們時，再一個個打發走。那些外國人對我們很好，我們有許多學生懂得他們的言語，所以每個外國人常兩個一個陪着談話。他們也非常同情我們的抗戰。」

接着兩百或更多的日本人來包圍他們了。但他們抵抗着，他們得到，六七桿槍，幾張軍用毯，殺死了約有十個日本人。當日軍隊敗退時，日本飛機來了，他們趕快送走了外國人。接兵來時，他們已遷居到了一個山裏。飛機來圍繞着他們，準備扔炸彈，他們眼睛都氣紅了。當飛機俯衝投彈時，趙太太的人們用機關向天空掃射，並且擊落了一架飛機。

「我們親眼瞧見那架飛機在雲中着了火，接着馬巴朝下的扔下了。我們歡聲雷動！甚至外國人都讚美着我們的準確。」在趙太太的初次勝利後飛機不敢再來了。

這是不可信的，這老婦人有着這樣的勇氣和精神。有一次她領導着她的羣衆解救了五百名囚犯。這事實，趙太太親身的經歷，幾乎是等于道信的，像一個人在小說中所讀到的戰爭故事一樣，但這却是真的。趙太太得到了消息，日本人務要屠殺囚犯了，這些都是落在敵軍手裏的愛國同胞，趙太太決計去援救他們。

「當我們聽到他們明天以後就要被殺時，我們當天就動身。我們的人武裝到越獄門，時天剛好斷黑

有幾個日本衛兵站在那裏。我們叫他們打開門。他們問：「是誰？」我們回答：「是警官，來檢驗犯黃鵬判決他們死刑的！」門開了，我們一擁而進，高聲喊叫，五百名囚犯應和着我們，斬斷了牢門，放聲痛哭。衛兵們這樣害怕，連抵抗都不做。我們得放了犯人，還多得了幾枝槍。」

那晚，趙個對解放了的囚犯說明他們的計畫和目的，并且告訴他們願意留下的就留下，願意回家的就回家。他是五百個人一齊喊道：「我們願意參加游擊隊！」

第二天趙個回來報告趙太太說每個人都願意留下，并且他們願意來向她致敬。趙太太拒絕這樣的崇拜。說她有許多工作要做，假使每個人都認識她了，也許五百個人之中有一次是壞的，那麼他們整個的工作都付諸東流了。

現在他們約有一千人了，趙太太感覺快樂。覺得現在他們有足夠的人可以自衛了，她把大多數的外國人都送走。他們搬到一處新的藏身所在，一座以前被幾個有錢的人享受過的大廈，當村人們聽見這群的一支軍隊時，他們都跑了。

「我一聽到這消息」，趙太太說，「我立刻請了些村中的長者和老太太來，我自己和他們說話。當他們聽見一個老婦人說話時，他們不再害怕了。我叫他們坐下，給他們倒茶，并且告訴他們，「請不要害怕，我們不是強盜，或者是別種軍隊，我們不過是遊擊隊罷了。我們的目標是打擊日本。我們全是中國人，所以全都是家，我們必須團結一致，因為日本人待我們太殘酷。女伴們都不要怕。這裏的大多數是大學生，他們全是有理性的。我現在老了，我也有女兒，還有一個媳婦。別的女兒們也都像我自己的女兒，或我的學生們的姊妹一樣，我們決不至於有一丁點的身軀。」

「請不要跑開浪費你的時間吧。我們希望你們年紀大的人去叫他們回來。我們不會對男人們斷想，也瞧得起婦女。」

他們每個人都回來了。趙太太對他們很和氣。當遊藝隊要走開的時候，她對他們說，「我們要離開你們了。我們對不起你們好意的款待。我們希望他們要努力的工作和抵抗。幫助國家也就是幫助你們自己！」

就這樣，趙太太這六十歲的女人，和她的遊藝隊移轉着。

她繼續的幫助窮人，從她的貧寒的錢袋裏擠出錢來接濟難民。

「我是一個老鄉下女人，不願得念書」，她永远是謙遜的說，「我不知道任何事情，僅只是人們必須幫助他們的國家。」

當她談話的時候，她一直談下去毫無倦容。談到悲慘的事情，她的老眼就眼淚汪汪，使聽者也哭須。她有着這樣的回憶，她談得這樣久！她使我們的確覺得自己藐小和自卑。

「我們到濟南的時候」，她說，「我們要換車。我們站在站上，等着。有一羣傷兵從前綫上回下來。那些兵士看起來這樣可憐！因為醫院裏人手不足，只有重傷者才有人理會他們。輕傷者還得背着重傷者。在那些還能背着別人的兵士中有的是子彈穿過了手，有的穿過了腿。而他們還要帶着鮮血淋漓的同伴。他們極慢的步行着。啊，這種景況多們叫人心碎啊！」趙老太太於是幫助他們。

「還有一個兵」，趙太太說，「弱得連頭都抬不動了。我放下身去，抬起他的頭對着我，饑他粥。當他睡到我時，他哭着說道，「你比我的母親還好。你還慶大年紀還來服伺我。」我也哭了。」

吃吧，」我說，「我看見你因為受傷而受苦，這比我自己受苦還要難受。但不要覺得太不舒服，那是一個受傷的人毫無好處的，你為你的國家而受傷，你應當因此而驕傲，我們老百姓是非常尊敬你的。對是一個老女人，沒有力量，我所能幫助你的，只是你一碗粥，盡盡我的心意吧了。」

三十八 我們的房子被炸了

無雙作

一天，在我們廟裏沒有發出警報，我們突然的聽到了飛機響。我們嚇壞了，因為他們來的很近。我們下樓藏在房屋的角落，那兒是最安全的地方。我們用手掩着耳朵，大張着嘴，飛機飛過去又飛回來，突然我們聽到了轟炸。

「北碚！」人們齊聲喊。「他們炸了北碚啦！」

我們在這兒瞧不見北碚，但人們却斷定了在那兒。「是北碚，我能斷定，再也沒有第二個地方炸彈聽到那麼逼真了」。現在一定炸成廢墟了；區區的一個三條街的村落那能忍得住三次轟炸？

或許我們的房子被炸了，但我們不這樣想，因為那是很難得中航空獎券的。（我們老這樣說；在內地說，「我被炸了」是犯忌諱的。）也許，也許我們想着；但我們不以為會是真的，因為炸彈四散而落，他們不會集中于一間特別的房子。

可憐北碚的人們吧！我希望即刻放出警報。不然要炸死很多人了。後來我們才聽得警報是原來有，但在廟裏的孩子來得及出來跑離以前，飛機就來了。

假使我們的僕人青山今天或明天上山，意思就是說我們的房子中了頭彩了，因為他是一個十分負責

的人。第二天當母親坐在陽台上，懷裏着青山來還不來時，她果然來了。面孔十分蒼白。

「我們的房子炸了嗎？」

「是的，」青山點着頭，不再說什麼，因為他是一個十分沉靜的人。他僅只溫和的微笑着，這是他的常態。

我們笑了。我們想着這是很有趣的。我們笑了又笑，一直笑到幾乎發瘋。

「什麼事發生了！」我們問道，仍然笑着。

「飛機和我們的飛機打仗，他們沒有辦法時，只好跑啦，所以他們扔下炸彈就是了。」我們又笑起來。

青山躲在一塊石頭背後，看到我們的房子被炸，他看見火焰和黑煙從北階升起，他全看見了，一半

的房子消失；因為這是一次直接的命中。我們的花園也炸了一點，但幸而，雖然是一個燃燒彈，我們的

房子僅被毀，並未被燒。

「哈哈！」我們笑着，仍然覺得有趣。「我們的房子被炸啦！我們中了頭彩啦！」接着慢慢的，意識

滲入我們的頭腦了；我們的房子被炸了，這不再是什麼可笑的事。我們以後年復一年的都會憶起日本

這回暴行。青山是沉默的，我們也沉默無言了。

青山又告訴我們另一個大炸彈落在我們房子一百碼的地方，炸起了許多塵土，並且飛到我們的天井

裏，在洋灰地上炸了一個洞。他們也炸了鄉村，幾個人被炸死了。所以，我們以為擲下平安，其實並

！他們來轟炸鄉間草屋和田舍了。事實上，他們只是隨時擲下炸蛋，像是無敵的孩子一樣的撒野。倒不

都是一樣的。只有在石塊下，藏在洞內，是平安的，我們不能再在地面上住了。

我們想去看看那創傷，但我們不敢立刻就去，因為我們不願意在北碚遇到一次警報。但是我們決定必去。於是一天早晨我們在五點半鐘時動身去了，這樣我們在警報可能來臨以前趕回山裏。

我們僱了轎子，在黎明中下了山。

我們的房子和每件東西都看到了。在北碚全村現在我看不出一片玻璃。我們的房子一邊被炸，一個塔完全倒了。他們正在修理。

所有的門都壞了。從我的臥室我可以聽見那間屋還在我的腳下，因為牠的天花板整個跌落了。可憐，是一塌糊塗。天花板，地板，門，窗子，沒有一件東西像樣。但這還不是不可修復的，所以實際上還可以說是毫無損傷，修理後我們又可以住進去了。我們聽見許多炸彈片，和約一呎半直徑的炸彈的推進器也在這兒。我們收集了一些，一起帶回去。青山告訴我們轟炸的那晚有些人要走進我們花園內拾取彈片。但青山告訴他們不要走進，否則便恐嚇他們要開槍了。喲，上天，青山要開槍！我不能加以想像。說山連一隻手槍都沒有，但人們也就沒有進來了。

接着我們匆匆的走過了街。整個的村子差不多全光了，但是我聽見仍然存在的幾家新店已經在未炸的街上開張。店炸了以後人們搬開又重新開張了。人們已經平靜下來，就在炸彈炸中的地方造起房子。我聽見一個婦人在一間只剩下三面牆的屋內掃着地板，有些孩子們整理着東西。有一個男人在樓上一間屋子裏刷牙齒，這屋也只有三面牆，靠街一面炸掉了。人們飛快的做着事情。我聽見兩家店中間的電話掉了；人們糊起了新聞紙當作牆，於是就有一家新店開張了。我發覺了幾家新酒店，同時也有三家三三空空襲中已經炸掉了，所以他們有着十分好的營業。此刻正有一千學生正在應復旦大學的考試。

我不必爲中國擔憂。她正在隱着炸彈的舉狀。

三十九 北碚空襲後

如斯作

當我們在小洞裏聽到一聲巨響時，我們知道一定是在北碚。消息傳來時果然被炸了。或許是我的房子吧，誰曉得？但這只是五十分之一的機會。第二天早晨，山來了。母親問，「我們的房子炸了嗎？」

「是的，炸了，」青山冷靜的厚答，他的嘴唇裂開像是一個微笑。我們跑出了我們的屋子，鄰人們都聚攏了來。

青山無精打采的用他的滑桑的聲音說道，「我正坐在一處懸崖下并且諦聽着，曉得一定出事了。後來我聽見烟和灰塵從我們的房子跑了出來，我幾乎急死了，我跑下去一看已經被炸，彈片燒了一塊草地，但沒有燒着屋子。」

「牠落在什麼地方？」我們追問他。

他的眼睛瞟着地板，說道，「離太太的房子有四呎遠。王先生叫我不要說毀壞的太兇。太太房間的一面牆倒了，其餘幾間的天花板也倒了。」我不能相信這事，不能相信這事出于青山之口。他不是過甚其詞的人。

炸彈估計約有五十磅，房子却沒有燒着，顯然因爲磚牆壓熄了火。我們全部興奮着。我的手因興奮而顫抖起來，這是事實，這是事實！這像是中了獎券的頭彩。我們並不可惜這房子，但是被炸這念頭却

不能從我們的頭腦裏拂去。即使我們坐臥不安，我們不能再繼續我們的工作了。第一次離我們房子一百碼，第二次離我們房子廿碼，第三次，一碼半。我不取想像到第四次。

我們必須下山來瞧，立刻就去！這是無謂的，他們說。既然已經炸了，就算了。但是我必須去瞧。今天是很大的陽光。我必須去瞧。還是什麼比這更重要的事情，我們自己的房子不知不覺的被一個日本炸彈炸毀了？「爲什麼對一間被毀的房子這樣痛心？」懷疑者問道。我不能解釋。我必須談話或做些什麼事情，我不能集中我的思想。那竟被炸了！

我們動身了一次，已經走到廟那兒了，因爲北碚天空中的雲已經消散我們又折回。但北 也有防空洞，我堅持着。我渴望再看見北碚。

不到一個星期的工夫我們又下山了，在一天清早。雖然是一個晴明的早晨也沒有關係。我的思想比我的腿跑得快，我們的腿拖在後面。再看見北碚是好的。我們已有很久忘懷抽了。但是我們只能瞧一瞧北碚！我希望住在那兒。天氣還早，人們已工作了。他們已不再悲傷着上次的損失。各種房子的窗子大大的打開着，日光投射進去。每個人在做事，沒有人想到空襲。這熟悉的房子看去有一種好感。我清楚什麼地方有什麼樣的房子在着，什麼地方的路高低不平。

啊，又回到北碚了！我們曾經在山裏躲了些時候；我們遠離了那些在烈日下走進防空洞又跑出來工作的人們。在山中我們能够過着一種正常的生活，正常的生活在這兒不是正常的，只有不正常的生活在這兒才是正常。正常的生活意思就是說我們逃避到一處平安的地方；我們拋棄羣衆生活而尋求一種私人的農業索居的生活。日本人所希望擾亂的無疑的是我們國家重要的地方，與戰爭有關的地方，日本人不

會碰會到一個在戰爭中荒涼而無關緊要的地方。讓我們和人們一齊走進防空洞吧，雖然這是傻事！我們在一座山上住着；我們在戰時尋求着孤獨和正常的生活。但北碚不關心什麼事情；牠只需要生活而已。王先生在我們走近他的家門口時看見了我們。時間約在早晨七點鐘。「你們房子炸了，但幸而你們是在山裏！」毀處在什麼地方？從這一巴我們看不到。我們的房子！我們走進花園後，看見了。母親的房子只剩了三面牆。木匠正在開始修理。震倒的一部份天花板被幾根支柱支着。「真是讀書的理想光綫，母親的房子裏現在有這麼多陽光了！」與戶外一樣亮！」

書房的天花板落下來了，甚至老鼠的家也毀壞了；牠們，牠我們一樣，不能再隱居了。在另一方向的我的屋子損傷很小。屋上的瓦都震落了損失出意外的小。我們巡視了屋子一遭，驚奇着青山收集了這麼多的炸彈片，牠們暫時都放在妹妹的牀下。有幾片十分難看，還有一個扭斷了的推進器。我隨身帶着照相機，馬上拍了幾張頗為難看的鏡頭。於是我們所受的損失一路拍入鏡頭了。我倒處好笑的走着。難看，難看！我把一捲膠片都用光了。

現在我們已經看了牠，照了像，沒有什麼事再要做的了。花園在我們離開的時候剛長了草芽現在已長長成了。我們所種的辣椒樹現在已避避着紅辣椒。時間流過很多，我們在山中簡直不知不覺的。我們帶了一些東西到山裏去，恐怕他們再來炸，現在從我們的家到城裏去了。我記得我們怎樣慣于到城裏去，而現在，在同樣的路上，我們離開了我們的空的家，去曠城裏，回頭再記日出中的安樂的家去。我不能認出北碚了。第三次轟炸十分嚴重。路變寬了，也比較不擁擠了，因為我們那未清楚的商店已經毀掉，或正在拆掉。路旁所有的店都已消失。我特別記得清楚有一家賣植物油燈的燈罩子的商店；

我們時常看見那店燈罩非常容易碎，只要火瘦稍微大一點或小一點。所以當我們走進那店裏時，肥胖而和氣的老板娘便會問，「燈罩嗎？」我們說，「還有什麼？」自然在這時候寶玻璃器皿是一番冒險的事情，但他們的儲藏所是鄉間，每天一點一點的輸送着供給，只拿一小部份貨物陳列。第一次轟炸時右邊的舖子炸掉了，第二次轟炸時左邊的麵包舖炸掉了。現在這店又炸掉。但我聽說這是拆去的，並不炸掉的。這胖婦人一定又別處笑着主顧了吧。

兩個多月來北碚怎樣漸漸的變成荒涼了呀！簡直辨認不出了。這是一座成長着的城，享受着從未炸過的物權和名氣。日本人不願讓他們這樣。現在沒有一間房子的窗子有着完全的玻璃，沒有一間屋子裏面沒有破壞的天花板。北碚在苦難中生長過，學習過。現在工人們一早就修理着房子，北碚的其餘的人還照常的生活着。沒有被命令拆毀的店家仍舊大開着門，似乎比平常雙倍的大開仍然有陳列的貨物盡則看上去沒有什麼東西了。人們在街上爲了重要而忙碌的使命走着，甚至看都不看一下那修理的工作或新的火場。這就是北碚的人們的可貴的特性。只是我們從山裏來的人覺得迷亂和興奮吧了。我們沒有看見昨天和前天他們在城裏做些什麼。一整排的大書店和有摩登傢俱的棧林，連同着他的果醬咖啡一起燒掉了。出奇的空曠，我們在碎磚中可以看到灰堆和燒焦的本頭。棧林消失了，還有一家國藥局也消失了；但我曉得在別的地方，或許離這座荒涼的城很遠的地方，一家新棧林已經拉起了他的白帳幕，一家書店正在整理架上的書了。火沒有蔓延開去，因爲這條街比這一處很寬。但當幫助着棧林搶救刀子和叉子以及罐頭水果時，多數的北碚人暗暗高興着這一帶房子的燒去，因爲主人爲他們所不喜。北碚！

我錯了。街上依就發濟着，不管增加了多少空場。人們依就蠕蠕着，帶着他們的藍子穿來穿去，說

市場回家。市場也破壞了，但食物仍然出售。一個人在路旁嗽着嘴。一個母親整理她女兒的頭髮。北陪由于牠的廢墟顯得神聖了。牠的精神是永久的。有着那粗糙的，燒焦的石壁做背景，那嗽嘴的男人和梳着頭的女孩像是英雄似的，甚至在路旁陳列着的布鞋都是值得贊美的。炸彈炸光了北陪一切裝飾；只有牠的骨骼裸露和顯現的立着。而在這廢墟裏，有一種力量的象徵。北陪，經過了流血，顯現得是一處純潔和更光榮的地方了，十字架上的耶穌本來比別的場合更顯得神聖呀。北陪連同牠的廢墟呼吸着，爲了生活，面對着廢墟顯得更可愛和更引人了。北陪現在精神煥發了。

穿過了街我們來到江邊，那兒有許多木船載着各種不同的貨物。人們在肩膀上搭着木材到鄰近的棚屋去。他們「唉呵，呵呵！」的用脚步的節奏唱着。他們的背灣着，流着汗女人們和兒童們坐在二三十條船上，忙着他們的小工作，在岸上人們等着過江。時光還早，工作已經積極進行了。從工廠的煙窗裏黑煙冒出，作坊裏鋸木和斫木的聲音响着。作爲這背景的老的市場，二次轟炸時就燒掉了；這兒是一連串燒焦的土地。河水流着，更多的木船來了，但是我們得背向北邊了，那「唉呵，呵呵！」的叫聲和木村的落地聲愈來愈離我們的耳鼓愈遠。

北在每次的轟炸後愈顯得英俊了。廢墟儘只增加牠的氣概。這就像某一種典型的婦人穿素還比盛裝來得美。她穿着越繁，美也愈增加。北陪不僅是美的，還是勇敢的，強健的，和不可克服。我必須報告着同那些人生活在一起是很好的。努力生活不管一切事情，拿生活當目的和整個的意識。對我，北陪在每次轟炸後，一次比一次可愛了，因爲只有在空野裏神魂才會出現，平時是藏在身體內的。我從不想離開北陪。想着這些事情是很蠢笨的。但是我曉得這不過是暫時的吧了，等到夏天過去，那時我們會

下山，纏繞每次的轟炸，與大家生活在一起。我高興永久住在這兒。當你看見我們在每晚電燈來到都愉快叫着時，隨便你叫牠一座小城或粗俗的地方吧，都可以。北陪代表着整個人羣的生活，他們工作最勤，笑聲最大。我們一面想着北陪，一面已經在稻田裏走遍了。北陪，我必定要再回來！

四十 離開北陪

無雙作

當我們曉得又要離開中國時，對我們每個人真是一個大失望。自然我們不喜歡空襲，但我們究竟也不喜歡離開中國。我們來的時候田裏剛剛插秧，我們走的時候，稻田已變成黃色了，稻穗沉重的下垂着。

我們開始沒精打采的收拾着行李。我們的腦裏想着什麼事情。這一次我們整裝要離開我們的國家了。我們不願再離開祖國；不在戰爭進行的當兒，我們不願出洋。但是我們却要去，因為父親要如此，母親自然要照顧着父親，我們孩子得聽話。

我們下山到北陪去，計畫着在旅館裏住一晚。我們和王太太和她的新生的寶寶，一看看一難分難捨。最後廟裏的知客僧站在一塊岩石上喊着轎子。

我們下山了。一路上，風景比平常更美了，那綠竹和山嵐。一切空襲的恐懼都忘却了。現在就只剩下離開祖國的悲哀。冷風從後面吹拂着我的頭髮。我們真的走了。什麼時候我們再回來拜訪北陪和青雲山，並且回憶起這時的事呢？

我們到了北陪。防空洞依然，警報來時人們就爬着上這山上的洞。我們也曾是他們中的一羣，我們

將爲此驕傲。幾十年以後這些個洞會變成什麼樣子呀，那時我將驕傲的站在牠們旁邊，說我也曾在洞內躲藏過瘋狂的轟炸。我將驕傲的微笑着，因爲我也曾受苦過，過着每一個中國人都應當受過的日子，因爲我們是中國人。我驕傲着我會有過空襲的經驗，更驕傲我們的房子了炸。我們分嘗了這偉大的戰爭的一部份，我們應該如此。有一天鬼子總會躺下來的，我知道那一天就要來了，我知道。

那晚北才十分可愛。牠的廢墟和殘餘物都是可愛的，他們都歷盡風霜了，我們表示着經滄與忍耐。月亮又用牠的銀白而寧靜的光照耀着街市，每件東西都有着陰影。我們要離開了。呵，那同樣有着美麗陰影的月亮。牠拋擲着陰影在大路上。每件事都在說，我們要離開了，我們要離開了，可是我們不願意。三四年以前，中國人憤於讚美月亮，而且舉杯迎之，但現在不行了；月光指僅示鐵鳥的駕駛者扔炸彈吧了；這有使人疑心爲漢奸的危險；月亮不是現今的中國人應該享受的。

我們在新開酒店內吃了飯，他們爲我們遙遠的旅途祝福。那地方稱在北陪完全不同。那兒一點也沒有這裏的景象，雖然屬于同一世界。黑雲集合了，立刻下了雨。我的每條神經都異樣了，每條神經要各自行動，我像是各個人的混合物。雨淋在我的臉上，我不在乎。我們要走啦，讓牠下，讓牠淋着我吧，我現在要盡量多得一點。這些防空壕洞，什麼時候我能再走進去！甚至一場空襲現在都是甜美的回憶了；我們不能再有好多了。

我們走回旅館。黑色的山直觸着天空。遠在山頂，一處小小的山尖，是青雲山，我們在上面的兩間小房子裏住了一個多月了。我希望我能把握住中國，感覺牠，看到整個中國的每一部份。我需要收復整個中國的版圖。爲什麼我不能留下呢？留下的房子的每個角落都是美妙的。我們想出國，那意思就是西

方人，不再是中國人了。北碚呵，北碚！我不願離開你。

四十一 最後一夜在北碚

如斯作

北碚，北，我們要離開他了嗎？我不能相信。我會計畫着和夢想着我自己和每個人住在北碚一直到我們勝利的那一天，一直到每個單位的日本軍隊都永遠退出中國，一直到新國家誕生的那一天為止。我們苦够了，那時我們走到街上去叫着，跳着，和歡呼着。那是最偉大的一日了！我們要塗上所有的胭脂花粉，戴上一切的手飾——冲着叫我們做瘋女孩的人們笑。我們要拿出所有的鑼來打，還要放鞭砲，還要打幾個碟子，還要在街上跳舞，還要舞着國旗，還要跳進一輛汽車，還要到重慶去，還要遇見誰拉誰，還要跑來跑去，直到疲倦得要死，還要坐在馬路旁看來來往行的行人。我們決不去睡覺，拿着火把到防空洞去，儘量高聲的叫喊，我們要把白色的衣服和白色的被單舖在院子裏，點着所有的燈，因為以後再也不會有警報，再也沒有目標，再也沒有射擊機和榴霰彈，再也沒有屠殺，再也沒有傷亡了，奇異生活的開始！我要喝醉酒和害病，我不會再有胃痛，因為我太快樂了。每個在北碚的人都會這樣。再沒有苦痛，不分老幼只是一個民族的狂歡。我們要為這次勝利遊行，向戰士們敬禮，感謝每個人和慶祝每個人。這將日以繼夜的幹着，一直到我們全都疲倦了，即使在夢裏也會有歡樂和笑聲。

但現在我必須離去了。勝利還沒有來，他們仍然要日夜的走進防空洞去等候着那天的到來。我不能與他們一起等待了。我要走了，不能和北碚呆在一起來看那天的來到了。這像是刑罰。像是我不能夠等，不耐心如他們那樣的等待那天來到似的。但我還是願意等，即使日子也許難那天十分遙遠。還是值得

人們花費時間的。我清楚北碚，清楚船怎樣等待那天的來臨。這兒會有更多的轟炸，更多的被殺，更多的房子被焚。但是木匠得低着頭，做一張椅子，店老板得低着頭，整理貨物，勞動者得低着頭，捐與重贖，事務員們得低着頭，在寫字檯上工作，一切都等待着那天來臨，他們才抬得起頭來。

我們到旅館去放下了行李。我們循舊路到仍然留着轟炸的痕記的我們的家裏去，天漸漸的黑暗和看不見東西了，山也變黑色了，我們走進了屋子，屋子顯得空洞。李木匠仍然在裝釘牆壁，爲什麼我看見這屋子有一種分離的感情呢？我走進了我的屋子。除了一張竹桌，什麼都沒有了，玻璃上仍然缺少幾片玻璃。父親書房的天花板還沒有裝好，青山說在我們回來以前一切都會弄好的，他不知道我們要離此遠去。浴盆裏狼籍着破碎的顏料泥塊，我們問青山我們的花園裏我到的炸彈推進機哪兒去了，他不好意思的聳聳着說他以兩塊八角錢的代價把牠賣了。一斤一毛五，這東西有十八斤即十四磅重。這是第一次我們不羨與青山，因爲我們想叫王先生給我們保管着一直到我們回來。我們告訴了青山，但他沒有十分聽明白。但是，他也上當了，他本來可以得到更多的賞錢的。

我們走了出來，給予房屋最後一瞥。這不是一間可愛的房子，但這却有關于我們在北碚的生活，離開他即等于離開每件東西。我們走了一遍又回城裏來。王先生，已經在北碚幾天了，給我們在一家三次轟炸後才開張的酒店餞行。我們帶着電筒走過炸毀了的街市，到一排未炸的房子前面來。我們登上一條活動的樓梯，來到一間擠滿了人和桌子的屋裏。我們進了一間雅座，那兒有豫備着很好的桌面等候我們了。

N先生和山先生也在座，蕭先生和齊先生也在這兒，趙小姐來晚一點。很多人知道我們要走了，歡

不知到那裏去。雷聲還沒有盡。雷聲子雷聲的一面沒有盡。我們也可以看見雷聲和風。雷聲響的時候，涼爽而振作精神的風吹過了。我們隱隱聽到雷聲，不時有一次閃電。這是一場夏夜晚暴風雨的傑作，今天是八月十六。

在河邊的石岸上火把靜靜的燈燒着，成堆的紙錢在各地飛飄。風吹過與着火旺起來了。爲什麼燒紙！爲什麼點火把！雷聲繼續着，來得近了，風掠過我們的房子，幾乎有點寒意。我們聽說燒紙錢是爲了遊魂，那些淹死的，餓死的或其他不得好死的遊魂，沒有活着的親戚燒紙的遊魂，於是每個人收集了一些紙錢送給這些鬼，以便叫他們不要來煩擾他們，我不理會這是爲的什麼，這是有趣的。火焰小小的一座，一些滅熄時別人又開始了一些。火焰固爲風勢發狂似的跳躍着。燒錢的人們的聲音隨風吹入我們的耳中了。

河對面大學村中有許多燈光，後面遠方是山，由於黑暗顯得更神妙了。雷聲就是由那邊傳來。整個事物都是奇妙的，而這就是我們在北碚最後一晚的眼前風景！我們希冀大雨點隨時濺到我們的桌子上來。讓雨進來吧！這是我們在北碚的最後一夜！爲什麼大地的一切怒吼都在我們離開的時候來到呢？讓牠來好了，因爲我們要離開北碚了。這是上天的威怒還是人間最好的絲綢織成眼前這副景象呢？這是使我們興奮起來，忘却我們的分離，還是僅只增大和加強那分離的思想呢？這是迷人的和美麗的，像是對遊魂的貢獻。

桌上充滿了有趣的語言，和流利的談話，還有笑聲的潮浪。有酒。王先生不斷的斟滿小酒杯，我們等着電燈來了，臘燭和洋燈在風中無力向抖動着，後來電燈來了，屋內突然光亮起來，幾乎閉眼，外風

的景物更黑暗了，汽機浸在中國的墨水裏。河邊的火現在已漸暗和熄滅下去，雷聲繼續着。電閃之後聲浪更响了；我們擠坐在一張桌子旁。晚餐是豐厚的，甚至過份了。酒後每個人都多話了。甚至父親的親喝了酒，我也喝了酒。全體爲戰爭的勝利乾杯，爲桌上的各個人乾杯，也爲不能下山的王太太和「看看」乾杯。那是我們僅有的遺憾。

「那末當你在勝利的那天回來的時候，你一定要乾十杯酒！」
「好就這麼約會。十杯，我現在已乾了三杯了。」
我們什麼時候才回來呢？

爲什麼我要離開，以後還要說，「我希望我有……」？還是比其他事情更爲我需要的東西。「我希望我有……」什麼什麼，但却不是這事。爲什麼我對我特別執着的事違反了我的意志呢？每句話和每一個動作只不過使我相信我就要離開了吧。

暴風雨沒有來；過去了，宴會後我們用手電照路，穿過街市，到旅館裏睡了一晚。

四十二 重慶

如斯作

約在九點半鐘我們到達了重慶的董家，但已經很熱了。他歡迎我們到他家去住幾天。我們上女住的旅館已經燒掉了。屋內很涼爽，但警察的豫期仍然使我們沒有休息。我們坐下來飲着茶和乘涼，這好像我們真的是等待一場警報了。可是重慶的警報是什麼樣兒的呢！轟炸會使人身變嗎？時間很久嗎！有一件我們所確定的就是在黑暗的防空洞內是一個很長而持續的「休息」，非到解除警報不止。

果然，在我們來到的十分鐘後，人們說紅球已經掛起了。空襲！我們還是陌生的。幸虧及時趕到重慶。我們跳去看掛在山頂的桿子的紅燈籠。我們看見在灼日下工人們從政府機關裏搬東西。像是一些打字機。東西放在附近建築物的儲藏室去，那建築物離地約十呎高。天氣這樣熱有的人頭上纏着白手巾，有的人戴着大草帽。外面在街上是一長串騷動的人羣，但我們看不見，因為我們是在這建築物的天井內。董先生說，旁邊是一座很好的防空洞。我們應當早去嗎？我們是陌生的，不願在重慶冒險。這不是北陪。我記得在北陪我們常常聽到從重慶來的轟炸的悶响；我們在五十哩外都聽到。他們來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呢？

董太太的僕人開始收拾着書籍，董先生的衣服，和幾隻手提箱，她把牠們放在一間八呎長十呎寬的小石屋內。我們的行李也放在那兒。那儲藏室也不見得比這間房子保險，不過房子較小，比較不大的會直接中彈，也可以說是危險的分担。在重慶沒有絕對保險的房子，每間房子都有中彈的機會。在卅八次的轟炸中，炸彈只是傾筐而下，並不瞄準，所以沒有五六所房子排在一起而沒有中過一兩次炸彈的，一間屋子矗立在一片廢墟當中也是十分平常的事。我們有幾件行李、自然，也得經過這危險，但是也許我們回來看見董先生的房子炸倒了，今晚就沒有地方睡覺。這思想在每次空襲前預備在重慶每個男人和女人的心中。空襲過去後有許多人發現這感覺成爲事實了。

接着汽笛响了，掛上了第二個燈籠。汽笛怎樣的抖動着；牠的聲音真難聽，好像一個人抽掉了你靈靜脈似的難過。北陪的汽笛從沒有這麼抖，這麼急。在這响聲下每個成人和孩子都改變原來的狀態了一切約活動差不多都停止，開始準備到房裏去。街上的脚步聲更多了。卡車叫着，小汽車叫着，全向着鄉

間跑去。緊張增進了，脚步急迫了。院子裏人們在跑來跑去。我們都準備好了走，靜等着第三次警報。我們心裏有些什麼東西！或者是興奮吧。董太太是安靜的，她曉得一切的步驟。天氣太壞，我們能够看見空氣中的熱，四下有一層薄薄的霧。我安靜的坐着，覺得重慶的一切都動起來了，整個的世界動着，向防空洞走去。每個人動着。空襲是每個人逃避不開的；我們只有找尋隱蔽處。飛機說要來到空中。炸彈，這兒又有許多事情要做了。

經常我們在地上感覺苦悶時就抬頭望天，在純潔的空中我們尋到安全。但現在我們却猜疑的望着天了。這時候是災難來自空中，而我們往地下躲。世界爲什麼這樣混亂，一個人把雨天看做一個可愛的天，黑暗，風雨的夜看做一個安全的夜呢？爲什麼我們希冀着不要睡眠，將一天最好的時間犧牲在一個黑洞裏，祇在日和夜中間這一小段的時間內急促的工作呢？我們投身于這種荒誕不經的事中，只有夢中的光亮來導引我們前進。

這時候沒有主僕之分，沒有僱主和傭者之分，每一個人都是獨立自主的，回返到自然賦與他的狀態。沒有社會的因素可以插入。祇有男人，女人，小孩，和老幼之分。因爲我們正在爲我們的生命而鬥爭，生命是沒有階級區別的。輔是一律平等。我高興看見人們團結一起，因爲祇有這樣，被危險驚恐着被未來好生活的幻景所鼓舞着，人們才顯得可愛的。祇有這樣，當我聽見人們一面工作着，一面留心着汽笛和唢理好的行裝，或當我視察着年青的，年老的，準備進防空洞的面孔時，我才真的感覺人類是高貴的。這高貴的性質是在人類裏，這是他的天性，而不是誰的教訓。這裏不容有我們自驕爲文明的文雅行爲，虛偽的拘泥，和一切人造的與管理的困苦存在。

在「正常」的生活中，這些成爲我們生存的目標。但是這裏我們發覺，這些虛偽的假面下的一些事情正是我們所拋棄了的，這才是人類的真實表現。因爲雖然我們簡單的在這兒生活着，睡，吃，和工作，却並不是野蠻的生活。祇有在這兒人才最高貴的，他的最佳的性質顯露了出來。祇有在這兒，有些事情是奇怪和崇高，值得換取一個人的生命。這是友愛，好心，理想，和生命必要的快樂的混合物；我以爲有着這樣的性質才能够欣賞日落，享受一星期工作後的長睡，享受青菜湯的香味，沒有人要懲罰或訓練這種樂趣的；他們自然有這樣的心情。

第三次汽笛响了，絕望的有力的鳴着，幾乎斷絕了人們的呼吸。這像是求救的呼聲。使我們全賴立奔入洞中去。這有點像是敗退。但或者祇有這類型的警報才能使重慶的居民意識到危險而離開他們的工作吧。在這响聲中我們離開屋子和走過院子。炙熱加上興奮；我們開始往下走，已經有許多人在走着那防空洞的石階了。我們跟着他們，每個人都低着頭，留心着石階，左右都有人往下走。幾乎每個人都有一把大草扇插在腦後。這是一羣有耐心的羣衆。人們低聲的談着。空中發出嗡嗡的巨聲，但我們不能看見飛機，覺得有一點怕飛機已經來了嗎？董太太說是我們自己的飛機，準備與敵機格鬥。啊！這嗡嗡聲，代替了日機殘浪的可怕，立刻鼓譟和振作起我們的自豪了。我們對於祖國又一次「陌生」了，因爲在北碚或在山坪的空中，我們至多一瞥看見五架中國飛機；這裏在陪都却有許多。這就是我們不能識出聲音的原因了。

在洞內進口處我們什麼也瞧不清。陽光在外面照耀着，而裏面是漆黑。我們用手電照着路，穿過放在這道中間的長橋。顯然有許多人在洞裏，我們祇能聽到聲音，不能聽見人。我們後來到空位坐下。

我們上面有一盞植物油燈。一個小而簡陋的東西；我們坐的凳子光滑而且結實。什麼都很合適，洞內有着一種和諧，地上稍為有一點潮，光綫是柔和的，但是在這種光綫內我們除了談話不能做任何事情，洞內有電燈，但第三次警報發出時就熄滅了。

現在每個人都在洞裏，祇除了警察和空中的飛行家。我們全都等待着。這兒在洞裏，坐在凳上的人們，有些是從三千哩外的北平，上海，廣東和每個地方跑來的；人們經過了冒險和幾遭不測的逃遁，這些想來重慶的幸運兒果然到了重慶了。不久他們就變成了重慶的土著。當地的人們為這些東方來的人們所驚異，所興奮，和長期的駭怕着，但他們熱心的歡迎他們，現在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啦，而他們從空襲中曉得他們的經驗是多們真實了。重慶成了大眾的鑄鐵爐，而現在保護他們到牠的心臟裏來躲避炮襲。一個民族和一個國家！還有那些永不會到達重慶的人，那些人由于或然率在路上被殺或被俘了，他們永不會到達重慶看見今日此時，每個人等候敵人來到的情景了。

起初半小時內什麼也沒有發生。躲進洞內的我們十分疲倦和煩惱。這裏我們和重慶的人們在一起了。沒有人知道就要發生什麼事情。重慶的外圍也許會有空戰。我們在空襲期間和重慶一起等候這還是第一。這是開始的開始，但這祇是在我們要離開以前的一場大款待吧了。也許有什麼發生的事會使我們留在重慶，我想也許會有什麼事，因為這是不可想像的。我們就要離開中國，離開一切，到我們不以為重要的地方去。有些事定會使我們留下吧。讓我留在這黑暗洞裏吧，因為我知道這是重慶的一部份。甚至那厭倦和強迫的空間也是好的，有意思。我們觀察着在對面的一家人；當我們閉着眼睛聽着別人的談話時，我們想要睡覺了。

「噲噲聲聽到了。」飛機來啦！靜一點！是的，我們聽到他們走近了，接着就是四散的轟炸，「這是什麼？」我們低語着。「我們的防空機關槍！」「啊！」最後關頭來了，我們閉着眼睛，張着嘴，掩着耳朵。每個人都是這樣不分少和老。我們看來可笑嗎？不管可笑與否，張開嘴巴是豫防有振動時空氣會壓入嘴裏去，這樣就使身體內外的抵抗力相等了，我們閉着眼睛，因為最厲害的振動跑進嘴裏去能使眼珠流出。真還是假，我們不知道，但是最好是豫防。我們掩住耳朵，可以少聽見爆炸聲，也就是保護我們的耳膜。這會是很嗎變？

我們聽到爆炸聲，洞搖動着，更多的爆炸，洞也更多的搖動着，以後飛機飛開了。爆炸聲很遠，是在城的別一部份，飛機沒有飛近，在這兒聽着飛機的聲音完全是一回事；在北碚仍然還疑心他們不會扔炸彈，這兒他們毫無疑問的會放。我們像是從一場昏迷中驚醒，略有興奮後我們恢復了我們的平靜和我們的談話。

洞裏超過了二百個人。人們成一排的在圍繞的倚着牆坐着。打字機在角落裏的答的响着，記錄着無幾電報告。總之，轟炸像是增進了洞內人們的力量和精神。他們開始更有力的談論着各種事情。當時問過去很久時，洞內的空氣漸漸惡劣和難聞，每個人都睡起來了。我們老是噁不安的動着，站起來幾分鐘，轉換了各種坐的姿態，屈着膝，用草扇墊着潮濕的壁靠着，甚至直立的靠在棧上。還要有多久呀！

接着約在午後兩點鐘的時候，又來了一批機聲。我們的神經緊張起來了。或許這次會走近一點吧；我左右不安的轉動着位置。一會兒他們來了。洞內的一些面孔靜待着和順從着。他們注視着牆壁，動着舌頭。但這仍然使我有些忐忑。我可以聽見炸彈的降落聲和轟炸聲幾乎同時振响。洞內又搖撼起來。

這燈熄滅了。會兒他們又去了。爆炸聲已較遠，但還不太遠。有人又去開了電燈。果是一枝一手槍。
門裏爲什麼我一聽到炸聲就倏然身體內抽去。一些什麼東西似的？每次，一小塊東西被抽去。我覺到在
某一個地方空洞和虛無。牠與炸聲同時飛去。我出奇的感到空洞。正像一個炸彈在衝破以後的情形一
樣。一連串的圖畫顯現了。房子被燒，人們或許被殺，救火隊與火災熱，火水相搏鬥。這些事情要
在城的各部份發生着。可是這兒在洞裏仍然是平靜的，永遠是無聲的黑暗和安全。許多人轉動着身體，
低聲談笑着。他們小冒險的故事，好像沒有事情發生過。究竟出了什麼事，這問題湧奔而出，使我們似
不得活動一下。損壞大嗎？起火了嗎？什麼地方？讓我知道一下吧。有人因爲只聽得許多許多
洞裏的人們看來是多們平靜和柔順呀！肩頭動了一下或聳了一下。人們又囑從的倚靠着了。這不是
他們的第 一 次。他們已嘗味了兩年了。他們不需要跑出去看。他們坐着，看幾個人打着呵欠。不知什麼
緣故聽見他們的臉，我也只得順從了。等待！等待！忍受又忍受，等待又等待！滾你鬼子的蛋吧！蛋
當解除警報將來時，我們都已先有這樣的預感了；有一瞬間靜默的徵候。約三點鐘的時候，電燈亮
了。立刻傳來了解除警報的汽笛。長鳴着像一個人求救的哀號。我們奔出了。解除警報已
笑吧了。讓牠響一點鐘我們也不在乎，毫無關係的了。解除警報，解除警報，解除警報，解除警報，解除警報
太陽非常熱，我們不能在下面待。一分鐘不出汗。我們爬上了階梯和走到董先生的屋裏去，就這樣我
們已汗透了。重慶全市喘了一口氣，緊張後得到休息了。每晚飯後我們到街上去，主要的只是在重慶的街
上走一走。重慶對我幾待是神公的。花在這裏的每分分鐘對我都值得，因爲我是在重慶睡。我屈服於

重慶的魔力之下。我們還沒有決定那一天走。讓他們一個停留吧。多一個在重慶的晚上也是好的。什麼時候我們離開呢？我想起傍晚時分重慶街上的塵土。天氣是乾燥的，當一輛人力車經過的時候，一陣塵土飛揚起來，我記得那情景來了。我們注視着街上的人們。什麼地方都是廢墟，廢墟；沒有一所房子是完整的，四處都有炸成的大坑，周圍堆着泥土的碎塊，就讓牠這樣，傍晚的塵土的路上人們有秩序的走着。塵土四處飛揚，但流浪的兒童毫不理會的老在這兒。重慶是這樣一個城市，比其說依靠別的什麼東西，不如說是生活在必定要生活的基礎上，建築一座城市的是人，而這兒就只剩下人和廢墟了。

這一部分爲以前的轟炸特別的損失重。雖然不是今天炸了的。人們在做些什麼？他們漫步着，購置着，談着，洗滌着。塵土是棕色的，屋頂的瓦是灰色的；但各處活動着的人們使景色生動了。炎熱是極度的，這給人們一種增加力量的狂熱。這狂熱幫助人們支持城市，也就是這種狂熱使重慶成爲奇異的居住的地方。假使現在沒有一個人重慶，會成什麼樣子呢？我不敢想像，人們活着，因爲他們是奇怪的動物。他們永遠，永遠不會死。即使重慶城被炸爲平地，他們也會活着，因爲只要他們活着，一座新的城市就會建立起來。沒有這些人那末一切便會絕望了。當我寫這一段時，我曉得了所有的被炸區都已重建起來了。人們正在進行着！

重慶從遠處看來是美麗的，從近處看來也是美麗的；甚至在重慶的一塊小石卵也是良好的。西瓜在一間沒有前面門窗的店裏出賣。一個女孩和她的穿藍衫的母親在做着生意。西瓜是青色的和光潤的，我們選了兩個。「怎麼賣？」「大的八毛錢一個，小的六毛錢。」「陪說。一塊錢兩個。」「沒有這麼便宜的東西，這是從北邊來的西瓜呀。」「我還不清楚北陪。」我們講囑了一吓價，結果是一塊二毛錢。

這真是奇怪的事情。西瓜是貨真價實。她管理着店內的銀錢和西瓜；她趕着蒼蠅，老是搖着她的手。她坐在小竹凳上，鼓着眼睛看守着西瓜。她時時叫着她的女兒爲她做些什麼事情。她用手腕的背擦去額上的汗水。她的頭髮由于在太陽裏工作微有棕色了。她把錢到她的口袋去，給了我們一個虛僞的微笑，「下次再光顧！」

我拿了一個西瓜，一個從北山來的西瓜。西瓜上貼了一張蓋了印的簽條。上面說，「不甜管換」，印上的字是，「北山農場出品」。西方化了嗎？西瓜是真的，摸起來涼爽而且光滑。

重慶的組成份子有：一天工作十四小時的青年愛國志士，日夜計畫和工作的官吏，還有隨遇而安的老百姓，還有一些我們所不喜悅的，只有在重慶才會出現的人們。力量是在青年和老百姓的身上，因爲他們本身就是國家。

四十三 重慶

無雙作

當我們乘了汽車到達北碚時，我們很榮幸的被邀爲董先生和董太太家裏的客人。旅館全炸了或折毀了。重慶的警報和北碚不同，汽笛聲响更高，還有紅燈籠掛起。當我們聽見人聲沸揚時，我們好容易走到了。僕人跑出去看到山頂上的一個燈籠。

「又來啦」他喊着。他們開始搬椅子到洞裏去，我們坐着等待第三次警報响，董先生和其餘的人在第三次警報來到以前還在辦公廳裏工作因爲他們不允許花費工夫等待鳴笛和進洞的。我們匆促的吃了中

鑿。這已經十分豐富了，因為我們嘗到了奶油，真正的餅和牛肉，這些都是我們在北碚所沒有的。此刻我們的飛機開始在空中飛了。有人說，一定有五六十架之多。接着汽笛鳴了。這是第二次轟擊。這樣的叫着。○○○○○○○○○○，○○○○○○○○○○，○○○○○○○○○○，○○○○○○○○○○，！——這還不怎樣害怕，因為只是第二次。第三次又响了。先是一個長的，○○○○○○，接着是短而強，末了是○○，聲音愈來愈大，最後，造成一種沉重的喘息，非常的哀傷，非常的深沉。那時我們到洞裏去，這是辦公室的洞。洞很大，可容二百人。是一個馬蹄形，有兩個入口。每個洞都至少如此，因為一個或會被閉塞，那末人們就要被掘出來。

在洞裏有一種頂奇怪的感覺。洞掘入地有七十呎深。軸位置在一面山洞上，而洞就掘進山裏去。比埋葬死人的墳墓還要掘得深，所以我覺得十分平安，假使我們的頂上是墳墓我就更覺得平安了。我也尚不感覺怎樣難過，有這多的人在這兒談着談着，甚至飛機飛得十分近我們還是聽不見。但是飛機飛過我們的頭頂時，聲音似乎大了一點。重慶已經是較為靠近美國的一個地方了；我突然這樣感覺，當我聽到父親在洞裏同一些外國朋友談話之時。他們用英語談論着，我們好久沒有談過或聽到一句英語了，牠們顯得十分親熱。

重慶已經十分摩登了，四處都裝了電燈，我沒有習慣牠們。我還沒有想到過你只要轉動一個開關十可也使屋內亮了，用不着一次又一次的割着火柴去點那難點的植物油燈。植物油燈點着後，屋內還是十分黑暗，接着小蝴蝶一類的蟲子就會飛進房間裏來，營營的响着，使你不能忍受，你只好躲到牀上去。洞裏，當我看到整個的重慶光亮了時，這幾乎像是奇蹟。自然在有夜襲時時，城門關閉了電燈，來一

個燈火管制，所以洞內當一個燈泡明亮時，意思就是說警報解除了。在那兒，我想着一切的事情，因為你進了洞，坐下和等待。除了坐下和等待以外，就沒有事情好做，而那當持續四五個鐘頭。有些人覺得既然沒有什麼好做，常常就睡着了。但我不能坐在這兒睡，我想我也不能在他們要來轟炸重慶的時候睡覺。但這實在也毫無關係，人們還不如來一場好睡。母親和董太太開始長時間的談心。我們每個人都有一把草扇子趕着繞腿的蚊子。於是我們等待又等待，那天他們沒有炸鄰近的地方。在重慶這兒，只要炸彈不正好落在你的頭上，他們還是不以為近的。我們聽見了炸彈，洞也稍微震動了一下，止于此而已。

第二天又是同樣的一套，只不過時間很長，在洞內坐的幾乎沒有精神了。飛機來很早，十點鐘來，點鐘才叫我們去，所以我們無法吃午餐。我們豫備了十二個熟雞蛋，與我們的表兄們分吃了，他們一向住在重慶，這時恰好來看我們。我們吃完了雞蛋時，便沒有事情要做了，我們只有坐着，坐着，洞內十分黑暗的。你無法站起來散步，而假使你站起來走兩步，你或許會踏到一個人的腿，跌到潮濕的地土，而你全身濕透和濺滿泥漿了，而人們或會責備你，而假使你想再回到你的坐位上，這是太暗了，你或者會坐到別人的身上去，而你的坐位會被別人佔據，而你或者只好和你的姐姐分享一個坐位，而她或者倚着你的肩膀睡着了，而你的隣人也許有一種難聞的氣味，而你會燥熱起來，而你也許恰好聽到炸彈的爆聲，而你或者會再跌倒了，而你的姐姐也許開始叫起來，而你會踏到一隻腳，而那腳的主人或會叫起來，而他或許赤腳的，而你會沒有地方洗滌你自己，而祇好坐着消磨空襲其餘的時間，而當警報解除的時候，你或者會像一個掘煤者似的走出來，而人們會問你什麼事發生了，而他們或者不相信你，而以後會以為你是一個漢奸，而以後，等等，等等……

於是我們煩惱的度過這幾個鐘頭，和我們的表兄弟們談着，有一個對我們的態度非常感覺興趣，再三的問着我們怎樣完全爛熟的。他說這是很有用的，我們也以爲然，我們祇是談着，無意義的事情，接着解除警報的汽笛响了起來，你的背上得這樣的僵直，你不想站起來了，即使你站起來，你一定會跌到溝裏去，弄到你的腿全溼了，而當你走出來時，是這樣的光亮，太陽會刺痛你的眼睛，你也常常看到火焰與黑烟從重慶的某一部分冒出來，你感謝火倒不那末近，你又自疚不應該希望火往那兒着而不往這兒着。

這就是重慶空襲的例子。但那晚鬼子覺得我們還沒滿足，於是一架偵察機來了，是在十點，我們剛剛滅了牀頭的開關，一面鑼鼓敲起來了，也是非常响，車子開始出動了。董太太起了牀，我們也一樣。這是同樣事情的又套一。在這些重慶的警報中，如果你願意，你可以驚異着每件事情，於是我們起了牀，笑着，走到防空洞去。在第三次警報來到以前我們參觀了董先生的辦公廳，人們已經開始移動貴重的打字機和所有值錢的東西到洞裏去了，董先生還在工作，房內的地板已經燒得半焦，窗子全燒了，但仍然是一間屋子，還沒有消滅掉。在辦公廳裏我們遇到一個蘇格蘭人，他在牛津大學念過中國文字，現在是一個中國公民了，他和你平常看見的中國人一樣。他的名字叫做馬彬和，他抽香烟抽到灼手時才能，這是十分中國味而且不大文雅的，他平時并且拒絕談英國話。他的工作祇是做英語廣播，拒絕接收超出生活須要的更多的薪水。

我們看到明亮的紅燈籠掛起來了，牠們做空襲的標識真是太好看了。董先生說他們印了很多小冊子，交給我們的飛行師帶到南京去散佈，告訴我們的同胞我們還在精神十足的戰鬥着。有一次他們飛到日

本去，接連的三天內鬼子十分警懼，他們把高射機關槍瞄準着天空。

但不久電燈熄滅了，我們知道這表示着第三次警報，汽笛立刻長鳴了。第三次警報振盪着和喚醒着每個地方，在夜間的寒冷中，當尖風吹過來時，第三次警報使人們警醒着，戰慄着，而感覺這不是好玩的事情，我們約在十一時進洞在那兒等候着我們十分疲倦和口渴，於是我們在小凳上蹣跚着試着睡覺。我們輪流坐到大椅子上去。

中有一個美籍報告員十分和藹的從他家裏拿了一張椅子來請如斯坐。鬼子是鼠性的，那晚証實是這樣。飛機來了。祇有十八架，他們沒有攜來足夠的汽油，一下子就回去了，我們出來的時候約在上午十一點鐘。我們想牠們也許還會再來，詭計多端是鬼子的特性。當德國狂炸倫敦的時候，我們也同樣有這種辛苦，因為鬼子備是德國的模倣者。果然，兩點鐘，我們剛剛要睡着的時候，鏢又敲起來了，他們在晚上敲着鏢喚醒人們醒來，同時也掛燈籠。因為我想着他們還會再來，我沒有換上睡袴，就這樣去睡覺，甚至穿着鞋子。當汽笛響時，我祇要穿上橡皮鞋就可以到防空洞去了，我們坐着，坐着，他們竟沒來炸重慶，但是去炸了別的地方，於是我們在四點時走了出來，我想快要天亮了，他們不再來了。廿四小時內三次我們已足够了，廿四小時內我們已經花了九個在洞內，其餘十五個鐘頭有四個等候着第三次警報响，以便到防空洞去，那末剩下的祇有十一個鐘頭了，我們睡了四個，其餘的時間內我們一點事也沒有做。

四十四 夜襲

新如作

月亮很滿，七點鐘的時候，一架日本的偵察機來了。夜襲嗎？遠方閃着電以後雷聲跟着來了。夜襲還是不是？這仍然是一個問題。無雙和妹妹老早入睡了。「儘可能的早睡！」是重慶的一個口號。

九點鐘時掛起了紅燈球，但只有幾個人移動着，大家以為轟炸也許因為風雨的關係而中止旅行。紅球內部通亮，是像一個宴會的燈籠。不久開始了下雨；大雨點敲擊在房屋前面的石鋪道上，聲音聽來十分清晰。我們坐在門口聽着雨。我們的膠皮鞋已經豫備好了。董先生辦公廳的屋子裏也亮着，董先生和另外幾個人們仍在辦公廳內忙着做事。嗚——！——！汽笛响了。空襲者既然不顧風雨而來，讓我們擊下幾架吧！我們穿上膠皮鞋，打着電筒。在黑暗中我可以聽見許多人影子在辦公廳的前面移動着笨重的東西。他們又重新開始了，不管是在一個雨夜。雨止了，燈籠增加到兩個。每個人都醒了，又開始到防空洞去的準備。第三次警報會來嗎？

來了！來了！那幽長的，興奮的刺激的，悲鳴的叫聲，我們已走下了防空洞的階梯。每個人手裏拿着電筒。月亮這時已藏進黑雲裏去了。各方來的人們歸納到這條小路到洞裏來。光綫在場地上閃爍着，人羣中只有一種低聲的申訴。讓我們約五十呎邊有一條小路通到另一個防空洞。光綫的閃爍是美麗的。人們看來像是黑暗的影子，因為現在是十一點了。洞幽幽黯，石塊看來比平常更為粗糙了。但是柔和的光綫很美，像是夏天夜晚的螢火虫。四週很靜；重慶的每個人都在進洞。光亮眯着眼，時而消逝，時而閃爍。我聽見人影和他們的手電一齊進了防空洞，消滅在黑暗裏。外面的照亮的行列縮短了。一場夜襲。進洞的人甚至比平常要踴躍。夜是涼爽的，一切的塵土，破磚，樹，和彈片全都消失在黑暗裏。沒有誰再是特殊者了，儘只是人中的一個，進洞行列中的一個，同胞中的一個。我們的飛機又升在空中準備突擊。

敵人。羣衆是安靜的，誰也辨認不出前後的人是誰一個。每雙眼睛只在光所達到的圈內放心着闊步，勇氣十分緊張，因為好久沒有來夜襲了。

空襲也是美麗的嗎？這幾乎像是夜間的提燈會，只是人們的感情非常不同吧了。每個人是沉靜的；應當睡覺而不應當到這兒來。炸彈白天會光臨，但是夜晚安了人們的心。天空使空襲成爲一種更深沉更純潔的事情，因為在晚上當一個人不能看清周圍的時候，就只能得見事物的模糊輪廓，而充滿了想像，與白天所見的迥然不同。猶被一種心情所染色着，所以每件東西都是神秘的，甚至一個人自己也會消融在神祕裏，因為感情統制着夜間，正像理智統制着白天一樣，甚至空襲也有一種幻想的成份。讓光綫在黑暗中閃灼吧；這是美麗的。約摸十分鐘的光景，每個人都進了洞，於是暗都又恢復了石紋的寂靜了。

洞比平常更潮。地上完全潮溼，我們在架在上面的木板上行走。從我們的坐位上，我們瞧着細小的油燈。這是惟一發光的東西。爲一天的防空洞生活所疲倦了，爲工作所疲倦了，爲等待所疲倦了，人們在他們的凳子上打着盹。洞是這樣的有。緣有些人開始高聲的打着鼾。突然間，每個人都停止低語了。我們讓打鼾者繼續着獨唱，而突然爆發了大笑，讓他們醒來，「唔！」

燈油裝的太滿了，油滴在我的頭髮上。我試着拂去牠。又一滴滴下了，我被動的拂着，獨在另一邊打盹。洞內塞滿滿的，我不能往前動一下，因爲那就要太貼近過道的中心了。對面一個婦人坐着，用手放在膝上托着頭；她的鄰人倚着潮溼的牆壁；一個小孩睡在母親的懷裏，母親帶着困倦的眼睛輕輕的拍着他。這裏什麼也看不見，沒有地方可以移動一下，我睡着了。解除警報的汽笛一點鐘的時候喚醒了

我。是的，解除警報喚起人們睡來正好。敵機未能衝進市區，祇炸了郊外一帶。每個人都醒了。我們魚貫而出；燈光又亮了！我們直奔着床舖，以便有一個好的睡眠。人們是快樂的，因為假使沒有什麼東西使我們快樂，那麼解除警報就可以。我們各自回到各自的家裏去。屋子裏亮了一陣，然後一個一個的暗下去了。過了晚安後，我們立刻上牀入睡。一下子就睡着了，而正當我們入於酣睡狀態時，汽笛又响了起來。這是一場玩笑，一個遊戲，還是可惡的狡計呢？我知道每個人都都在罵，「混帳的鬼子！」正當我們睡熟的時候！真是最可恨事。我們又得從頭做起了。幸而工人們沒有從儲藏室裏把東西搬了出來，否則他們剛把東西理好又要搬回去。我們又穿上了我們的衣服，假使不是爲了蚊子，我們一定脫了襪子了。我們又從頭到尾的穿戴起來。我們得穿上膠皮鞋，因為洞內還是潮溼的，我們帶着傘以防下雨。每個重慶市民都氣壞了，但每個人都得起來，穿起衣服，套上鞋子，向防空洞走去。我們沒有等到緊急警報就去了，假使我們必須要在洞裏消磨這夜，我們還不如早一點去好，仍是同樣的行列，同樣的燈光，只不過月亮已經從雲中露出了投射着巨大的黑影。每個人都比前次清醒。

「啊哈！一場惡作劇！」

「我渴剛剛睜了鞋。我必須要做一點什麼事情，所以我沒有睡一着，甚至連一雲眼都沒有。」

「在洞裏睡吧！」

「這裏是沒有地方的，但一個人可以坐着睡覺。」

「真煩人！走吧！」

在黑暗的洞中我們又一次的打着盹了。也許我們要這樣的消磨一晚吧。潮溼的土地，油燈，電筒，

我們這樣坐着又那樣坐着。在疲倦中，我們祇是想睡。

轟炸機來了，啊！更啊！得近了一點，接着是幾聲轟炸。一點消息也沒有。解除警報馬上就會來嗎？啊，來吧，來吧，來吧！讓我們出去吧！在我們真的達到願望前我們老是要等好久。三點半鐘解除警報才來。夜幾乎已過去了。我們疲倦的跨過天井。三點半鐘重慶從洞裏出來了，又回到牀上去了。對有些人，還不能就說是睡覺，第二天早上我們醒來看見在院子裏舉行七點鐘的紀念儀式。聽衆立正的站着轟立而平直，在國旗前面一個演說者講着話，我們聽不見他，但我看見殘酷的太陽已經升起，開始灼熱大地了。父親到他的辦公室去會見什麼人。重慶在清早醒來了。他們一共睡了幾個鐘頭。他們並不在乎。這祇是另外一天，另外工作的一天吧了。

四十五 會見蔣委員長

如斯作

我們特別榮幸的被請與委員長和蔣夫人一道晚餐。啊，我們受寵若驚！在他們的面前，是很會顯得態度自然的吧。想到他們放下他們的任務和重要的事情不去做，允許我們去拜訪他們，真是我們不敢希冀的機會。我們自然已經熟悉了他們的照片。他們實在是什麼樣兒呢？他們談些什麼呢！去會見這兩個我們所崇拜的和傳說過那末久的兩個人簡直太過興奮了。想想看他們親自走出來接見吧！我常常想到看見他們在一羣孤兒或軍隊檢閱之前的傳音器中說話的情景。現在我們却要實在在家裏看見他們了！

我們坐在客廳裏的時候，夫人先出來了。她的不拘禮節和活潑使我們驚異了。並且她是美麗的。她是多麼的生氣勃勃，老是準備着工作！她的舉動非常快，像一個美麗的婦人，但是自然她決不止此。人

們老是談着她的美國教育，但是只剩下美國教育又是什麼呢！她的微笑是當然可親的，使一個人立刻喜歡她。她的英語漂亮。她的精神和儀容都很振作，這幾乎是難于置信的，有這麼多的工作集中於她。她像是一個已工作很多，但還是像剛剛開始工作的人。

不久委員們進來了。我們甚至更急切和更興奮的見到他。有一個人一定要報告他的入內的，我推。但是他却靜悄悄的走了進來。他的脚步十分輕而堅定，他的面孔和他整個的身材是清朗而且泰然的。這就是在這次抗戰中領導國家，負起國家責任的人嗎？這是由于他的領導我們在這次戰爭中才覺得有把握。可是他，如他的似夫人的，並不顯露責任的緊張，像是有着充足的時間。我們專心的注視他們兩個，一定要儘可能的抓住在這裏每分鐘的時間，呀，他們兩個人都是活生生的人，並不是偶像！

委員長特別是一個神祕和有趣的人物，他並不談及戰爭的現狀或外交政策的問題。他問我們北踏怎麼樣，那兒是不是有很多的蚊子，這真使想不到一個偉大的領袖能夠想到這些事情，這使他那麼令人親近。他有着一隻敏慧的眼睛，他的聲音和氣而甜蜜的吹進人的耳裏，至少是那會話的聲調。現在和我們同桌吃飯的兩個人，就是我們國家的領袖嗎？他們也是男人和女人，但怎麼能做出這麼多的事情？

有一句話是我們非常高興的從委員長那兒聽到的，「中國的農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民了。他們是我們國家的力量。」

夫人對這句話的意義又加說了一句。「沒有一個國家能够比得上他們對痛苦的忍受力了。」農人們被領袖們讚美着，而領袖們也被農人們讚美着！

我憶記了一個列子，M先生曾有意意的問他的嬌夫誰會最後勝利，他們已經在山中了，在警報聲中上

着山。驕夫是山裏人，說。『當然我們勝利了。嗚呼！日本不能打倒我們的蔣委員長囉！』有着這樣的人民和這樣的領袖的國家，是必然會完全勝利的。

委員長和黨的笑了。這樣在他們的接見中我覺得非常自然。我們吃了西瓜，我記起我們買來的西瓜，和那賣給我們的婦人了。

晚餐後過了一回，我們向他們告辭和回家了。我禁不住對這次會見感覺十分興奮，現在我們看過他們了。兩小時前我還不知道他們是什麼樣子。他們對我們是新奇的。他們是人類，和一般人一樣的生活。我不能回復平靜。這像使我們看到這偉大戰爭中的特殊一角，或是新的內在部份，或是洩露給我們的秘密吧；告別後，我懂得我們會戰勝了。這是無須解釋的。我們只是瞧見了兩張滿足的，和氣的，和十分智慧的面孔。但是有些東西保障了我們定會戰勝，中國的國家將存在而成爲一個偉大的國家。

四十六 蔣委員長和蔣夫人

無雙作

好多人會寫過委員長和蔣夫人的事情，並且每次都贊揚他們，那末我再來加上一點，也沒有多大關係吧。中國的領袖們，輪到我來描寫他們似乎太不稱了，雖然如此，我還是來報告我們和他們的會見經過吧。

當我們到達重慶時，董先生說我們被他們所邀請了，並且說孩子們也同樣被請，我幾乎感到跳出我的身體了。我日夜都夢想着他們是什麼模樣，我不能想像到他們實在是如何的。我看過他們的照片。我總起碼有這點知識吧。

那天到了，四點鐘的時候，董先生陪我們到他們家裏去。我們坐在一隻特備的汽船裏渡過河。這是委員長和夫人的特備的汽船，在船的另一邊有兩個坐位，我想一定是他們的吧。一輛駐守的圓輪車拉我們至一定的地點後，又有特備的輪子抬我們到山上的房子去，整個時間內我不曉得思索些什麼，或做些什麼，或想像些什麼，於是我只是呆在那兒，覺得十分藐小。

當我們走進房子時，我們被領到起居室裏坐着，壁上有已故的英雄張治中將軍的圖像，還有大西洋列，亞細亞，古羅馬，等畫。當我們坐在那兒的時候，我仍然不曉得要想些什麼；我只是沉默無言。我不能想像我們真的來會見他們了。據着我們聽到從樓下走上來的脚步声，這是蔣夫人，她十分美麗，比她那些照片要美麗。她十分和藹的和我們談話，她還有一個非常柔和的聲音。以後她叫了她三隻狗給我們瞧，但因為這些狗太鬧了，又被送回去。

委員長接着來了，我們都站了起來。他是這樣的高興，我簡直難以相信。我大概以為他是一個十分嚴厲的人，個子太高並且很強壯。但委員長並不十分高。他非常愉快，始終微笑着。他穿着一套軍裝。我不了解怎樣一個人會這樣偉大而同時又這樣和氣和愉快。他似乎使你忘記戰爭和空襲和每一件事情。因為他很有趣，毫不憂愁，他的臉上沒有一條皺紋。我十分踴躍，儘只曉得委員長是在這兒，誰在領導我們度過戰爭，別的什麼都不曉得了。但是他仍然是這樣愉快，甚至還和我們孩子們談話。當我們進晚餐的時候，他問起我們回國後最愛的是什麼，如斯答是中國空軍的飛行聲音，我答是騎夫們，當委員長問起我們在北碚是不是有許多老鼠和什麼地方的飲水最好時，我不禁笑起來了。

晚餐後我們離開了他們，我仍然處在不知所措的狀態裏。但是委員長和蔣夫人是這樣的和藹，我知

這像大人物並不在軍中上我現偉大。當我離開那房子時，我確信日本必不能戰勝，無論以後怎樣。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第二天，八月十九日，重慶遭遇了空前未有的大轟炸。他們只是把炸彈扔下重慶市吧了。

在洞裏和平常一樣，但突然間，我們聽到飛機聲十分響亮。炸彈開始落下來，牠們非常近。我們開始震驚了，忽然炸彈愈來愈近，直到他們好像直中到我們的頭上。這像是放在我頭上的一把錘。一陣風湧入又湧出，打擊在我們胸上的空氣壓力是可怖的。沒有人說出一句話。風把所有的小油燈都吹滅了，當我們閉眼瞞時，四週一片黑暗。最初我以為眼瞞瞎了，我會聽說進入們因轟炸而瞎了眼。但是等不一我聽到了熟悉的劉火柴聲和人聲，當我瞧見一些光時我曉得我仍然活着。壓力依然留在我們身上，我整個身體都感覺不舒服。在我頭上的鏢依然在那兒打擊着；甚至在現在我不能忘記牠，既是我需要忘記我卻依然感覺着。當我們走出來的時候，我們看見董先生的辦公廳炸了，無線電室也炸了。那天來了很多飛機，於一晚上我們曉得鬼子要休息一下了，他們果然不會來。

四十七 八月十九日

如斯作

重慶大轟炸的那天是在八月十九日，僅有第二天接連而來的那次才足以比擬，在照例的鐘點時汽笛响了，人們重又開始移動打字機。董太太的僕人開始整理着書籍和董太太的衣服，把它們放到小儲藏室去。董太太正在念俄文。她是奇異的，董先生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時，當夜深他仍在辦公室內工作時。

重慶風光

她就翻開她的俄文文法，字典，和筆記簿來。這是奇怪的。她能在日夜的空襲情形堅持下去。她已經有長成的孩子們了，而她現在還對俄文感覺興趣，真是妙事。她說她歡喜變化；這就是她爲什麼歡喜俄文的原因。所以在警報時，她的僕人拿起她所有的筆記簿到小房子裏去。

我們又一次的跨過天井，參加到羣衆裏去。防空洞的進口處一矮子在賣熟雞蛋，我們停下了，母親留了下來。P I 從他的辦公廳跑來看我們，並且和我們一道進洞。他的臥室炸掉了，現在住在地板上。我們從他的位置上，偶然瞥一瞥油燈，和P I 談着我們被炸的房子，我覺得渴睡了，當我醒來時，我聽到機聲。轟炸機來了！炸彈馬上落了下來，爆炸一步步近一步，這次是不同了；他們仍然近過來，我緊緊的掩住耳朵。有些東西在我們頭上爆炸了，我知道，我知道。還是太响了，一連又有幾聲。十分近了！我緊緊閉上眼睛的不想觀看。洞可怕的震撼着，一陣風掃過了洞。我的肺部都感到壓迫了。接着轟炸行漸漸，終于停止。所有的油燈都熄滅了，洞內一陣震動。飛機一定是正在我們頭上，一定的！不然那能這樣的可怕？我們困難的呼吸着，一個孩子嗚咽着。洞內有一陣騷動；幾個電筒照滾着，人們開始扭亮電燈。有些人跑出去看，並且回來說洞的前面全是塵土。有一個命中的創傷，還有幾個中在四周，洞震撼的多厲害呵！空氣往裏緊壓——洞裏的人往在轟炸期間噤若寒蟬！來勢是還未快，我們中沒有人來得及害怕，祇是在過後我們才覺得。這種响亮的重擊，像一塊木頭敲着我們的頭，而外面是烟，是塵土！

董先生的辦公廳毀壞了；倒處都是炸彈洞。炸了，我們是在洞裏。洞是堅固的，祝福吧！董太太安撫着她的丈夫。他們的房子呢？還好。

我自己的思緒像是一堆亂綫。我覺得奇怪，一切都過去了。我們全都聽着一個曾在美國中國大學讀過書的人冷靜的述說外面的情景。他在說明中參雜着幾個美國字，從他的口裏聽來，他是從美國來的。我需要彎着我的膝和閉着我的眼。這同一的人又去外面帶了兩塊彈片給我們，是從一個日本炸彈上爆開的。我們遲疑了一下：接收了；牠們仍然是溫熱的，牠們中還存在着一點日本的氣味。一片是美麗的，一片大彎曲，沒有被燒的顏色，這是一個笨重的銅做的螺帽旋，面上刻畫着一個鏽。日本海軍的徽號！我向他要了來當做紀念。

這天飛機來了兩次，每次都有八十一架。如常似的投了許多彈，响而喧鬧。但今天是不同的。照例我們長時間的忍受着無靈的死寂。但是外面在動着，昭示着一件重大的事變，第二批轟炸機又來了，扔成百的炸彈，但沒有那麼近。洞裏每個人都激動了。有些可怕的事情發生了，警報解除得很晚，我們出來了。今天更顯得比平常炎熱，在我們面前是一個巨大的炸坑，離入口處約有十呎，那老頭賣熟雞的棚屋炸塌了，僅有木板正殘留着。老人顯然並不喪氣，他正在忙着和什麼人談話。空中烟的黑柱升着，黑而且濃厚。房子和所有物都燒掉了，而黑煙就是他們的殘餘。通到天井小道的被炸壞了，我們看見董先生的辦公室為一個炸彈炸倒了。我們走了上來，踏開亂草，傾跌着。炸洞不很深，因為石頭十分堅硬的緣故。天井的空處有許多炸彈洞；玻璃，殘磚，和木片，狼藉了一地，有些樹也炸倒了。人們用十分冷靜的態度談論着此次所受的損傷。有些人走去瞧他們的房子，幸而這裏只有爆炸彈落下。燃燒彈是更可怕了。即使這些已有五六百磅重。毀壞祇是在轟炸的幾秒鐘內完成了，過後炸彈失去作用，不能再傷害什麼，彈片也冷却。有些人已經捲起袖子向董先生的辦公廳工作，有些人已經推開

了斷毀的屋樑，考慮着其次做的事。啊，炙熱！我在日光下一分鐘就溼透了。我讓我的汗水從我的前額上滴下來。但是這炙熱加強了我們的意志，我們的「狂熱」。那搭在頭上的敲擊是我們不能輕易忘掉的事情。我們準備離開的事實，轟炸的效果，會住在重慶的感覺，——一切都消融在炙熱裏，我只覺得有些東西在我體內燃燒了，有些東西同火焰共同生存着。每一次我看着烟的黑雲時，火變成更活躍，好像一陣風吹旺了牠。這是狂熱，我讓油熱又燃燒。我的腦筋癱瘓了；我祇感到有些東西燒着，繞着。外人們走動着，趕回家去，我要離開了，我要離開了，我要咬牙切齒，我能做什麼呢！

圍繞我的一些面孔是非常神志清明的。這對他們似乎十分簡單。他們正在走回家去清理塵土。他們的行動視所造成的損傷而定。我感覺胸部燃燒了。我沒有一點事要做。想着當下一次空襲來時，我可以舒服的坐在一張沙發上了。當他們回來在廢墟中建立一間辦公室時，我應該到街上散步去，瞧着周圍，看着那些不曉得重慶的面孔。我應該做些什麼呢？我或者應該想一想我在禮拜日要做些什麼。當他們有空襲而生活在防空洞中時，我不感再覺到和解嗎！我將會做些什麼事情，或許是很蠢的，我不再知道什麼時候空襲者到達重慶。沒有空襲的時候，我曉得他們很好和快活的過活着的。但當有空襲時，讓我知道吧，我不願在重慶有空襲時我却恰巧的笑談着。我得想法知道。

甚至現在，心內燃燒着；走近董太太的房子，看着每一件炸了的東西，我是過份的滿足了，爲什麼逼我到一個舒適而浪費的世界去！但是我祇順從的離開嗎？我必須不。讓我幫助搬開磚頭，把他們堆起來，以便重新建築吧。也許重慶對於我如同天主教堂之於天主教徒一樣，那兒他們會高興的下跪的。

董先生的房子佛特設有直接中譯，但是由于離屋卅呎遠的八百磅炸彈爆發而招來很傷了。牀上厚厚

的覆了一層水。壁上鋪造了一個炸彈片。

向窗外看去，從蘇聯大使館冒起的烟更濃厚了。我含糊的聽到混亂中的遠遠的鬧聲，附近一帶運貨車和公共汽車都回重慶來了。我們全都還未能從轟炸恢復過來。

父親出去瞧個曉得飛機行期的人。他回來對我們說我們第二天早上就可以離開了。明天，那末快，明天我們就要離開重慶！

父親和我出去拍被炸的照片。我們去照那防空洞。有人已經填平炸彈坑了。有一個人來阻止我們拍照，未經允許是違法的。人們四處整理電綫到往上去。一個人在底下，一個人則在往上往下看，并且整理電綫。地上纏亂着舊綫和新綫捲。火勢更加猖狂起來。

四十八 告別重慶之日

妹妹作

我十分激動了。我不願意離開中國，但我要避開日本的炸彈。中國人住在香港，但那不是真正的中國，戰鬥的中國。在重慶，不僅是兵士們抵抗着鬼子，甚至農人們也抵抗着鬼子，他們用忍受戰爭的痛苦來抵抗鬼子。他們是快樂的，永遠不會痛苦。

我們吃了早餐，董先生和董太太伴隨着我們到飛機場去。我們在紅球掛起以前要等候着。半小時的談話後，董先生和董太太回家去了，母親去檢查行李去了，父親去瞧白崇禧將軍，得到一張他的照片，我們三個自動的留在辦公室裏。我們走出去瞧那位在一個島上的飛機場，注視着飛機着陸又飛開。一會兒父親回來，有一個人帶我到母親那兒去。我們要過磅，當我站在過重機上時我們帶着小袋子，照相機

和手提箱，但是她們並不多算我們的重量，護照檢查後，他們要看種痘証。父親從我的皮夾裏找不出來，我們也幫着在手提箱裏找。但是我們都找不到。我十分緊張和着急起來。經過十五分鐘的搜尋我們終于找到牠了。我們使每件事情都舒齊了和準備好了。彼得來了，帶了一些薄荷給我們在飛機上吃。彼得穿着粉紅色玻璃質的衣服。約在十二點鐘的時候，一個紅球掛起來了，我們過了羅渡到飛機場來。我看見警察往防空洞走去，飛機起飛了，我們離開重慶了！

第十九 離別

無雙作

我們又要離別了，但是不願意的。我們要飛往香港去。我們必須等到警報來的時候才起飛，飛行師認識母親，他說在中國航空公司服務的幾個人全是中國飛行師。

一會兒我們看見在我們上面的山上，人們在走着，年青的和年老的，走向防空洞去。雖然還沒有來空襲，他們已動身了，他們每天都走着，預料到有空襲。這兒，所有的重慶人，帶着他們珍貴的東西，造成了防空洞行列，他們每天如此而且覺得他們還要繼續一些時候，每天早晨九點，前進着，到防空洞去。不管有沒有空襲，重慶還是往防空洞裏跑。立刻警報來了，人們更增多了。他們多麼嚴肅，他們多麼平靜呀！他們盡着他們的責任，走向防空洞去。

當我們動着身時，我們在空曠着重慶，瞧着人們造成防空洞行列，每個人走向防空洞去。啊，我不願離開，我願再一次住在重慶，和祖國一同進防空洞！我們愈飛愈高了，而且愈飛愈離重慶遠了，人們向相反的方向走去。我們告別了，但重慶依然生活下去。在雲裏，我聽到悲悽的汽笛嗚叫着。這是

對中國的另一次空襲，但中國不在乎牠。

五十一 理想必會實現

如斯作

我們在重慶的最後一晚，花費在長而平安的，而且是極需的熟睡中。離開重慶！沒有事情發生來使我們停留下，或祇使我停留下。在我們離開正在爲生存而戰鬥的中途的重慶以前我們祇有幾個鏡頭了。六點鐘我們離開了房子，那兒我們會受過掩護和重慶的款待。我對於離開這一切興奮的事情感覺失望！我們步行往飛棧場，一路上每個人都沈默無言。我們走過街市，那裏許多建築物消毀了。我們瞧見一個年老的婦人在路旁的席子上出賣瓷罈。她想着這些瓷罈下次轟炸時也許破碎了，還不如出賣的好。在她坐位以前的房子僅祇剩了兩面壁，圍繞着許多廢物。我們繼續前進。有些人在洗着臉，有些人吃着着早餐，我們遇見兩個男人抬着一副棺材，裏面裝着一個在昨天瘋狂轟炸中的犧牲者。兩個人無動于衷的走着，做着一種職業。一輛卡車駛過了，滿載着年青的工人或學生，他們出發去做鄉村工作。公共汽車仍然停在棚屋裏：路仍然照常，殘廢和房屋屹立，在無可比擬的重慶精神中。人們察察去去的走着，有些人跑着，有些人站在開口注視着行人，已經有許多工人在防空洞上工作着了。

飛機場是在山巖下面河中央的一個島上。河水湍急的流着，對面是南岸。道路是泥土的棕色；山石是棕紫色。屋瓦已由灰色變成黑色了。人們穿着藍色的衣服，天空是藍而清的——一個壞的朕兆。只有一些特製的東西是紅色的，就是那些貼在門板上或店門口的標子，上面寫着，「本店照常營業」，此外，也許一個女孩在她的辮子上系一根紅頭繩。

我們到時候溜去，P.J.來告別。「昨晚轟炸如何？」

「慘！我經過整個的商業區。一處一處的房子起火。現在是不可辨認了。有些地方火還在着。一羣人在救火，但火勢太猖狂。每件東西都燒得焦黑。」

我們在做什麼？我們在等候着離開重慶的信號。下一次空襲時，我們不能再和重慶的人們一同呆在防空洞裏了。當警報解除時，我們不會再知道，不會知道如何的歡笑了！昨天一個炸彈在我們頭上爆發也並不怎麼可怕。下一次空襲或許一個炸彈會炸中我們的洞，而我們不會知道這回事了。這就是他們所謂的「一」嗎？不讓我留在重慶！我並不害怕炸彈，也不怕防空洞內悠長的鐘頭。現在在這等候室內，我們却憂等候紅球掛起，以便離開重慶了。也許今天不會走吧。永遠是有一個機會的。也許鬼子想着昨天的一次是儘够了。

不久紅球掛起。我不肯相信。我們跑到碼頭上去看。是的，果然，掛起在山上。我們真的要走了嗎。我們開始聽到山巖上的人聲和足步聲。人們帶着他們的行裝和傢俱，手裏抱着孩子，四散各處到防空洞去。昨天的經驗太多了，他們不再等候第二次警報就動身了。我們的手提箱被運走，我們登上汽船駛往河中央的飛機場去。我們必得走了。當汽船開動時，我們可以更清楚的看到重慶。在一處山巖上就是重慶。現在我們看到遠處和近處的人們在動着，動着。他們的脚只是前進，防空洞的行列已造成了，動着，朝着山巖或沿着山巖動着。天氣酷熱。開始我們還能聽到從重慶傳來的聲音，後來一點也聽不到了。我們只能看到小的人形，有的彎曲着，有的十分挺直，動着，動着，走向防空洞去。兩個紅球在竿上掛起了。

整個的軍艦正在向防空洞走去。這裏和那裏，在每條街和每間房子裏，每個人離開了，停留在潮濕黑暗的洞中。留在那兒恭候日本人來轟炸再走開。整個的重慶在動着，這兒一行，那兒一列，而我們却要離開到一個國外很遠的地方去，那兒重慶看來似乎是十分遙遠和無關了。

我們下了汽船，向飛機走去，我們在鵝卵石上步行。我回頭瞧着卵石和小草。她們是我們的！我，作爲一個中國人，能够證明她們是我的。還有着一半廢墟的名城我也可以證明是我的。但現在我們離開了，同時人們在嚴下走着，找尋着可以躲避天空來的敵人的藏身之處。我覺得我只有大部份離開，到一部份的我還留在重慶，到防空洞去，和重慶的居民一同慶幸着解除警報，那一部份的我在去到一個遙遠的地方時與人們分享着另一種奇異的生活。是的，在我離開這裏去過着一種外國生活時，「那個我」必得留下過着我的同胞的生活。我現在覺得快樂些了，已經有些東西我留給重慶了。無使在國外的一半的我也會因消失在重慶一半的我而感覺空洞。可是不管怎樣，我要離開重慶了。我走上了飛機。

再見重慶——祝你馬上勝利！

在飛機裏，我想着重慶的人們怎樣地過活着，他們已經過活了幾年了，他們怎樣在靜默中忍受着一切，甚至含着滿腔熱誠。對於知識份子，這是理想的實現，對於百姓，意味着一種新生活，政府認真的爲他們做事情，內戰和苛稅，和上流階級虐待的終結。

自從革命以來，已近卅年了，中國理想成爲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自從那時起，男人們和女人們爲這理想而奮鬥，而死亡。可是卅年來目的仍未完成，惡劣的環境存在着并且繼續，存在着。許多人爲此而死，全時人們却仍在地主的腳跟踐踏之下，國家仍處于屈辱的狀態之中。而現在最後關頭到了。中國

統一了，與那些恥辱我們的人民和偷盜我們的土地的人們戰鬥着，一個有秩序的新國家立刻建立起來了。對我們，每件事情都有意義，無怪乎老年人爲牠感到興奮，年青人爲牠而瘋狂的工作了。日襲和夜襲，我們都不在乎。每天工作做完了，我們向我們的理想走近了一步。

這裏是一種不同的生活，與國外不同，因爲我以為這兒是一個爲理想所主宰的國家。國外似乎並不注意我們。這是太遠了。這裏我們的生活着，使我們的理想實現。讓外界誤解我們吧，對我們漠視吧，今天是你們的，明天也是我們的，因爲我們爲我們的理想活着。從報紙上我們曉得了外國發生的事情，但這兒，我們的工作所佔據着，我們對牠們很少關心。戰爭和掠奪世界的一部份也發生着，轟炸，事變，勝利，失敗。我們同情和崇拜這一些國家，但那顯得太遠了。別人也很少關心我們，我們住在自己的世界內。我們孤獨的笑着和哭着。我們的理想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

你會看見過一個整個人民的集體含着這樣的忿怒，爲一個目標工作着嗎？那是很稀少的，但這兒就是這樣一個國家，如同被一個信仰所主宰着的科學家一樣。工作着不顧日或夜，不願障礙或艱難，而當一個國家的人民被一個理想所領導着時，你能想見那是多麼的難以抵抗了！中國有着一個理想，並且可以實現牠！中國既不知過去也不知將來；他不管綠葉是變褐色了，還是幼芽初生。讓他有暴風和大雨吧，但中國毫不理會。這兒和我們的老年人與盲者，和我們穿草鞋的兵士，和我們天真的孩子們的歌聲，一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和我們的傷兵之友、和我們的遊擊隊的佛教徒，一個國家正在爲獨立與自由的理想活着。我們爲此理想生存，而這理想定會實現，因爲在這兒，有着這樣國家的強盛的士氣，我們必能成功。」重慶就是中心。人們也許可以被殺，但重慶本身長生不死！